

著 嘸 馬 包

譯 元 達 吳



# 婚 結 的 樂 嘉 費

刊 叢 活 生 化 文

XXVII



包馬曬像

# 婚結的樂嘉費

Caron de Beaumarchais

譯 元 達 吳

刊叢活生化文

種七十二第

## 序

費嘉樂的婚姻的作者原姓卡隆 (Caron)，一七三二年生於巴黎，後來得志，就改了貴族的姓，叫做包馬曬 (de Beaumarchais)。他是一個鐘錶匠的兒子，繼承父業，發明了一種機件，能製造很小很薄的錶。他又是音樂家，當過路易十五女兒們的音樂教師。他也是理財家，是那時代財政家巴黎·杜弗內 (Paris-Duverney) 的親信人。他也是陰謀家，暗中幫助過美國爭獨立，反抗英國。他也是外交家，曾被派到西班牙、英國、德國、奧國辦理祕密外交事件。他有雄辯的天才，他經過不少案件。雖然有時也會敗訴，下過好幾次獄，但是總得着一般民衆對他的同情。在情場裏他是每戰必勝的，他一共結過三次婚；當時

甚至於有人疑心他前兩位太太是被他謀殺的。他生平無論做什麼，沒有不成功的，而且他什麼事都肯擔當，都敢擔當；他有大無畏的精神；不怕權貴，連路易十六也不放在心上。他的文學作品備忘錄（*Mémoires*）塞維勒的理髮師（*Le Barbier de Séville*）和費嘉樂的結婚（*Le Mariage de Figaro*）等也處處十足表現這大無畏的精神。

包馬曬寫費嘉樂的結婚的動機是有一段歷史的。

在塞維勒的理髮匠的序裏，他說他的喜劇不過是一個有趣的故事裏面最欠精采的一節，他可以繼續這故事，再寫出一篇更精采的喜劇，情節如下：

費嘉樂——塞維勒的理髮師——幫助阿勒瑪維華伯爵娶上露絲娜後，發現他自己已是馬斯憐和霸多老的私生子。先前這一對可憐的母子被霸多老遺棄，過了六年飄流乞巧的生活，費嘉樂給一批浪人的首領盜走，因此母子分離。包馬曬所謂最有精采的一段就是費嘉樂和他父母相認團圓。因為他的序裏有這一番話，孔體親王（*Prince de Conti*）公開地激他，要他把理髮師的續篇寫出來給大家看，於是乎他就動手寫費嘉樂

的結婚又名狂歡的一日 (La Folle Journée)。劇裏面雖然在第四幕插上費嘉樂和他父母團圓的一段，可是劇情的重心並不在此，比較理髮師序裏所述的故事增加了不少別的劇情。

費嘉樂的結婚是一七七八年寫完的，可是經過七次檢查，六年奮鬥，才得在一七八四年正式公演。這種經過祇有莫里哀的偽君子稍為可以比較比較。上演的第一天全巴黎為之轟動。觀衆情緒的緊張和高乃依的西德及囂俄的厄納尼上演時候差不多。

照當時文藝作品檢查條例，每一作品必需經過兩位正式檢查員檢定才得付印或公演。頭一個審查費嘉樂的結婚的檢查員叫做考克萊 (Coqueley) ——法國戲院的法律顧問。他雖然素來和包馬曬不睦，可是這回除了要他改掉些字眼以外，毫無留難地審定，准許他上演。他還說這齣喜劇的寫作很佳，一定可以號召觀衆。這是很奇怪的，該劇內容有許多地方嘲笑政府，特別是第五幕裏面著名的費嘉樂的獨語，攻擊政府可說是體無完膚，而且原本裏面比現在我們所讀着的修改過的本子激烈得多，包馬曬公然指

名攻擊巴士提 (Bastille) 監獄，而考克萊絲毫沒有留難他。

第一次檢查通過，候着第二次檢查時間內，費嘉樂的結婚已經傳入凡爾塞宮裏，互相傳誦，於是就出了岔子，包馬曬遇着了阻難。關於此事我們找出很多記載，而康邦夫人 (Madame Campan) 自己的記載當然最足憑信。

「我開始唸，陛下 (路易十六) 屢次插口，有時讚賞，有時非難……唸到獨白一場，裏面有好些攻擊行政的地方，特別是唸到攻擊國家監獄那一節，陛下很興奮地站起來說：「可惡得很，這齣劇永遠不准上演。要公演牠除非毀掉巴士提才不至於有危險的效果。他嘲弄一個政府裏面所有應當尊重的東西。」——「那麼，牠不能公演了嗎？」皇后說。——「不，不一定不，」路易十六回答說，「這是毫無疑義的。」」

後來路易十六就手諭給掌璽大臣，信裏面說：「我把包馬曬的喜劇送還你。我唸過了，我也叫人唸過給我聽。檢查員不得准許牠公演或付印。」

我們可以想像得出：包馬曬絕不會因這一紙禁令而放棄公演他的喜劇的，尤其是

他很明瞭路易十六不是一個有堅強意志的君主。他設法使得一般人認識他的作品，激起一般人對於他的作品的好奇心。朝中權貴裏面，路易十六掌璽大臣和普羅封斯伯爵（Comte de Provence）是極力反對費嘉樂的結婚的，至於亞多亞伯爵（Comte d'Artois）則想利用這機會苦惱路易十六，大多數朝臣則因路易十六的禁止而愈想嚐嚐這「禁果」，連皇后也是屬於後一派的。包馬曬於是利用這些人的好奇心，將他的喜劇帶到好些沙龍裏去公開誦讀。他用他的口才，去引起他人的注意，有時特爲把些字眼拉長些，有時特意著重些包含惡意的字句，他沒有一次得不着聽衆的讚賞的掌聲。除此以外，他還將第二幕薛侶萍唱的羅曼史曲傳出去，使得巴黎全城居民都唱上口。而且有時他還擺出點架子，別人請他到沙龍去唸他的喜劇，非三催四請還不肯去。

其實包馬曬儘可不必花這般大力氣去幹，他很可以把他的喜劇送到外國去演。一七八一年十一月俄后卡得林第二（Catherine II）致函包馬曬請他准許在俄國公演費嘉樂的結婚。那騷斯根親王（Prince Nassau Siegen）新在華沙附近山上建築



一所別墅，也想用別墅的戲台上演包馬曬的喜劇。不過，包馬曬執意要先在法國公演，所以他請求第二次檢查。

這次派來的檢查員是舒亞 (Suard)，一個最會討好權貴的人。他的檢查結果完全不利於包馬曬；禁止公演費嘉樂的結婚。

在這絕望時候，出乎意料之外，國家演員忽然接到命令，要準備排演費嘉樂的結婚。這急轉直下的變化，我們找不出證據，說明牠的動機。大約可以說是亞多亞伯爵和其他貴族努力的結果。包馬曬很高興，趕緊選定小娛樂戲院 (Menus Plaisirs) 為公演地點，派定演員担任各種角色。各事進行得很忙也很順利，似乎這「禁果」可以在一七八三年六月十三日開放給大家嚐嚐了。演員們也興高彩烈，努力練習，至少有過三十來次的排演。原先是禁止旁聽的，後來有些來頭的人漸漸也讓進去參觀。到六月十三日那一天，正當許多觀眾坐在小娛樂戲院等着開幕時候，忽然路易十六下來一道命令，禁止開演。當時不用說作者自己，單是那一羣失望的觀眾，心中的怨恨可想而知。居然有人說出

些在法國大革命前未聽見過的激烈的話，罵路易十六壓迫人民，罵他爲專制暴君。經過此番波折，包馬麗更不服氣，他決心繼續奮鬥，他說：『不管路易十六如何，非弄到費嘉樂的結婚公演不可，如果必需的話，弄到巴黎聖母院（*Notre-Dame de Paris*）的中堂公演。』這次公演不成的損失，他一人担任賠償，絲毫不連累別人。

以後，他第一步辦法就是要求重新檢查他的作品，因爲他以為這次吃了大虧，完全因爲舒亞報告不良的影響所致。八月初有個好機會：佛德累耳伯爵（*Comte de Vaudreuil*）致函包馬麗——那時他正在英國——請他允許在他的熱力微里哀（*Genevilliers*）地域內上演他的費嘉樂的結婚，因爲亞多伯爵月中要到熱力微里哀打獵，信內還對作者說明：已經得着路易十六的准許。同時佛德累耳伯爵又寫張條子給小娛樂戲院叫牠的演員準備好，條子裏面說：『皇后已經告訴我：皇上准許本月十八日前後在熱力微里哀演費嘉樂的結婚。』可是包馬麗堅持要重新檢查過他的作品，才答應牠上演，而且指定要「法國學院的嚴酷的歷史家加雅」（*Gaillard*）作檢查員。加雅檢

查結果滿意，於是這一回總算費嘉樂的結婚演出了，雖然還不算公開的上演。

上演那天晚上，一共有三百多觀眾，都是些貴族。雖然劇情有許多是嘲笑他們的，可是他們了不在乎，很快樂地享受這「禁果」。因為人多場小，有些太太們叫熱，包馬麗得意忘形，用他的手杖打破了些玻璃窗，讓屋子通通空氣。這是他幾年來最快樂的一個晚晌。關於這一晚的上演，我們找出些檔案，證明一切費用都是小娛樂戲院墊付的，間接是路易十六墊付，後來佛德累耳伯爵償還的。而且演員都是路易十六的國家演員。這種矛盾的事實，在十八世紀末葉的法國委實毫不足奇。

但是包馬麗還不能算得完全滿意呢，因為還沒有辦到公演他的喜劇。熱力微里哀的上演過後，路易十六說：「你們看罷，包馬麗的力量比掌璽大臣還大呢。」他沒有說錯，不過還得等候幾個月，包馬麗才獲得他最後的勝利。

他仍舊從請求檢查下手，警察廳長勒那亞（Lenoir）告訴他：問題不在檢查，而在請求路易十六取消他的禁令。路易十六的態度怎麼樣呢？他只要作者修改若干地方，和

經過兩位檢查員的審定。他的態度漸漸軟化了。

第一位檢查員是幾第 (Guidi) 一個三十多年沒有踏進過戲院的老頭子。他批評費嘉樂的結婚爲了不足奇的作品，他檢查結果說牠裏面有好些不道德的地方。

包馬曬有什麼辦法呢？他祇好請求重新檢查。這次派下來的檢查員是得封坦 (Desfontaines)，一位戲劇作家。他的報告書裏面特別說明他唸得很仔細，一共唸過四次，他說祇要取消和修改些地方，就可以准許公演。他還很詳細地研究和指出包馬曬摹倣以前作家的情節，並不是想證明包馬曬受以前作家的影響，而是證明前人說過的話，用過的劇情，有前例可援，不應該和他爲難。

這次包馬曬可滿意了，祇要再來一個好說話的檢查員就成了。這第六位檢查員也是一位戲劇作家，布累 (Brel)。他唸的是經過五次檢查修改過的稿，他毫無問題地審定了牠。

包馬曬爲穩當起見，請求在佛累德耳家裏召集法國學院會員，檢查員，文人，朝臣，要

人等等公開誦讀他的喜劇，任衆人批評和修改。在這公開誦讀中，包馬羅激他三寸不爛之舌，戰勝種種責難。他開始唸下去，有人插口責難，他立刻就接受別人的意見，可是過一會兒，話又說回來，很適當很客氣地辯護他自己的主張，終於令責難他人心悅誠服。結果誰都不要他削改，反給添些字句進去。包馬羅總稱贊別人增加的字句，和表示感謝。他的魔力很大，結果靠他的聰明的應付，他獲得完全勝利。

於是，一七八四年四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在法國喜劇院 (Comédie Française)

正式公演費嘉樂的結婚。

關於那一晚——我們該說那一天——的熱鬧情形，有很多記載，而法累里 (Fleury)

在他備忘錄 (Mémoires) 的記載最為清楚詳細。以下為法累里的記載：

「售票處沒有開門前十小時，整個首都的人，我猜想，已經在我們的門口等候着；不祇愛好戲劇和好奇的人，而且全體官場，而且親王和王爺們。包馬羅在一小時內收到五十封信，卑下地請求他送給他們作家的特別門票。售票原定下午四時開始，但是部

蓬公爵夫人 (Duchesse de Bourbon) 上午十一時就差用人到售票處等候，下午兩點鐘，俄盛太太 (Madame Ossun) 降低身份，對人行禮，請別人讓她走上去……這班羣衆衝散警衛，擠進大門……他們衝入戲院，擁擠到幾乎氣也透不過來……他們大多數是沒有門票的，經過門口時候，把錢擲給收票員。他們不會更低聲下氣，不會更勇敢，更焦急，單爲了要在戲院裏面爭一個座位。在戲院裏面，又是別一種現狀，一些盆子聲音，刀叉聲音，開酒瓶聲音……響得幾乎令人耳聾。我們的戲院變成了酒店……」

以上不過是法累里的記載的一小部份，可是我們看得出這一天包馬曬「禁果」的號召力如何。第二天傳說有些太太們擠進戲院時擠傷了。至於作者自己呢，他坐在一個包廂裏面，和兩位神甫一塊兒，他特爲請他們吃晚飯和陪他去的，因爲，據他自己說，要是他一旦死去，他就可以立刻有神甫爲他作最後的禱告。

這次公演成功，包馬曬固然心滿意足，但那些妬忌他的人和站在路易十六方面的權貴，根本反對費嘉樂公演的人，都攻擊他，說他用猥褻的劇情引誘觀衆，特別攻擊勾搭

女下人過日子的阿勒瑪維華伯爵，垂青書僮的伯爵夫人，和什麼女人都想談戀愛的薛侶萍。當然包馬驪絕不會不響任人批評他的作品，他和那班人大打筆墨官司。鬧得最凶的就是和舒亞的一場。我們記得舒亞是費嘉樂的第二個檢查員，是個會討好權貴的人，不准費嘉樂上演的。他和作者吵架，有權貴作背景，這些權貴是路易十六的親信，而路易十六當時雖然不聲不響讓費嘉樂公演，可是心裏怨恨而無可發洩的滋味，我們是可以想得出的。偏偏包馬驪這個人又是個胆大包天的人，他的筆尖犀利，當然舒亞不是敵手，但是筆戰文章裏有一句話，給舒亞抓住了。他說：「爲了公演一齣喜劇我連獅子和老虎都克服了，如今我成功了，倒想強迫我每天早晨……打臭蟲嗎？」舒亞明白「臭蟲」是指他，可是「獅子」「老虎」是誰呢？那祇有皇帝和皇后了。經他一慫恿，本來懷恨的路易十六就下令拘捕包馬驪，把他下在聖拉撒（St. Lazare）監獄，那監獄是專爲盜犯和淫蕩青年而設的，對於包馬驪的侮辱可想而知。後來到了第五天，路易十六漸漸明白，受人利用，替別人出了氣。同時巴黎的輿論也對此事不滿，以爲人民沒有保障，難

保今天安安靜靜，明天不會在監獄裏過夜。於是包馬曬被釋出獄。他謀消極抵制，足不出戶，關在家裏，宣稱預備舉家遷往英國，和出賣他的產業。如果他一旦實行起來，對路易十六是很不利的。後來還是由亞多亞伯爵出面調解。路易十六贈給包馬曬八十萬法郎，作為補償他幫助美國獨立所受的損失，而且皇后在屯阿農（Trianon）主持上演塞維勒的理髮師，亞多亞伯爵扮費嘉樂，佛德累耳伯爵扮霸多老，皇后她自己担任露絲娜角色。包馬曬於是滿意了，他的費嘉樂的結婚照常而且更熱鬧地繼續公演下去。

從第一次公演一直到現在，單說在巴黎的國家戲院——法國喜劇院和奧戴翁（Odeon）——已經快演到一千次，除了高乃依、莫利哀和拉辛的最賣座最受歡迎的劇本外，這個劇本可以說保持最高的記錄。

牠在國外也有相當的成功。除了法國戲班旅行到外國——特別到比利時——表演費嘉樂，受觀衆歡迎外，各國均有譯本，一七八五年有Kehl的德文譯本，一七八六年有Rhabeck的丹麥文譯本，和G. Decambon的荷蘭文譯本，一七八七年有俄文譯



本，一七九二年有 D. G. Björna 的瑞典文譯文，一七九五年有 Thomas Holcroft 的英文譯本。這些譯本的銷路都很好。上演時號召力也不壞。

除了譯本外，在法國摹倣費嘉樂的結婚的作本風起雲湧：費嘉樂的毒死，薛侶萍的結婚，芳舍特的結婚，費嘉樂結婚的翌日，費嘉樂的懺悔，費嘉樂回到巴黎，一對費嘉樂，費嘉樂的兒子，費嘉樂在監獄裏，費嘉樂的女兒，簡直數不盡，但是裏面找不出一齣可以有一顧的價值的。比較可以看看的還是包馬曬自己的續劇：罪母 (La Mare Coupable)。這三篇相連的喜劇 (Trilogy)——塞維勒的理髮師，費嘉樂的結婚和罪母——裏面，罪母當然是最弱的一本。

此外還有莫赤特 (Mozart) 和羅西尼 (Rossini) 兩大音樂家將費嘉樂的結婚編為歌劇。雖然和包馬曬原本稍有出入，可是牠們都是些成功的歌劇。

到底費嘉樂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能夠令路易十六和其他權貴忌憚牠，能夠使得一般民衆熱烈地捧牠呢？完全是因為牠是一齣「新」的劇本。牠的繁複的結構是「新」

的，牠的隱隱約約的內感的描寫是「新」的，牠的激烈的諷刺也是「新」的。

費嘉樂的結婚的繁複的結構，在古典派的劇本裏面委實找不出。古典派重單純 (Simplicity)，浪漫派趨繁複，包馬囉生在古典派和浪漫派過渡的時期，他的繁複的費嘉樂可以說是浪漫派的先驅，雖然他還保守着古典派的「三一律」。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一齣戲至長也不過演三小時，而費嘉樂的結婚居然從下午五時半一直演到十時。本來劇情就很繁複，還加上牠無所不包，無所不藏，有歌唱，有跳舞，有很占時間的結婚儀式。不過我們要記得，牠雖然長，觀衆並不討厭牠，因為牠從開幕至閉幕，沒有一秒鐘不吸收住觀衆的耳目，沒有一秒鐘不令觀衆心花怒放，因為牠是一齣充滿愉快的喜劇。她第一次公演的翌日，有些批評家就說不應該把牠排在任何一派或者任何一種戲劇裏。他們誰都不敢爲費嘉樂作個提要，因為他們不知從何下手。最後還虧作者自己出來寫給我們一個簡單的劇情節要。

從費嘉樂公演以至現在，不絕地有人對牠的道德觀念加以攻擊。一七八六年，巴黎

的主教在四旬齋節 (Carême) 講道時候，特准教徒吃雞蛋，同時特別禁止看包馬曬的費嘉樂。他把牠認做一齣不道德的喜劇。此外有許多批評家，特別那些妬忌包馬曬和仇視他的批評家，攻擊他，說他把些富於肉感的情節放在他的喜劇裏面。巴索蒙 (Bachar-month) 說：

「阿勒瑪維華伯爵想勾搭費嘉樂的未婚妻，伯爵夫人想引誘年青的書僮，這書僮想動手動腳捲起他所有遇見的女人的裙子。除這些穢事外，最糟的是費嘉樂記得和馬斯憐那個老狐狸睡過，後來才知道是他的親生的娘。這些便是費嘉樂的結婚的劇情。」

巴索蒙站在包馬曬對敵的地位，說話未免過火些；但是包馬曬的朋友中一方面爲他辯護，另一方面也說費嘉樂多少有些不道德的地方。瑟丹 (Sedaine) 在費嘉樂剛寫成不久，就告訴過包馬曬，勸他把些比較猥褻的地方刪掉。極利瑪 (Grimm) 則爲作者辯護，說他的目的本來不在寫一齣有道德教育意義的劇本。因爲有大無畏精神，把人生赤裸裸地放在戲台上表演出來，而且莫利哀，累以亞 (Régnard) 勒薩哲 (Le Sage)

他們的劇本裏面何嘗找不出同樣的情節？後來包馬麗爲他的喜劇作了一篇很長的序，他的目的就是闡明他的作品不是不道德的。

實則觀衆所最歡迎的，路易十六所最厭惡而且害怕的，還是劇裏對當時政府和傳統的社會制度的諷刺和攻擊。我們得記住一七八四年離開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那一年只相差五年。那時候盧騷的自由思想和伏爾德的改革政治的意見，剛充滿一般法國民衆的腦海，那時候法國民衆都候着革命爆發，可是他們都認爲革命是毫無困難的，是可以在歡樂中成功的。那時候密拉波（Mirabeau）的砲聲還沒有掩蓋費嘉樂的狂歡的笑聲。所以包馬麗的喜劇正迎合那時候的觀衆的心理，同時他冷酷的諷刺和激烈的攻擊給一般人對當代政府和社會更深刻的印象。有人說費嘉樂是法國大革命的第一砲，多少有點道理。但是別忘記牠的成功，也該感謝當時快要爆發的大革命。

十七世紀以至十八世紀上半期的喜劇都是些描寫可笑的人物，讓些特殊階級的人們去享受，到戲院快樂地笑半天的。費嘉樂的結婚則描寫些特殊階級的人——阿勒

瑪維華伯爵——受他的下人——費嘉樂蘇娜娜等——的愚弄，讓一般平民去享受，快樂地笑那些特殊階級的人。至於當時的貴族和朝臣，也參加在裏面也和一般平民一般地笑樂，那是因為費嘉樂的結婚嘲笑的對象不是他們裏面某一個人，而是他們的全體，因此他們就毫不在乎了。至於路易十六呢，那就不同了，他要維持政治和社會的現狀，不能讓作者攻擊他的巴士提監獄，不能讓他攻擊他的司法制度，不能讓費嘉樂告訴他的人民在法國是沒有言論自由的，不能讓他問他的軍隊他們是為誰的利益而流血，為誰的利益而犧牲生命的。因此包馬囉才遇到那種種阻難，也因此他才護得巨大的成功。

這些都是費嘉樂的結婚的「新」的特點，在他以前是沒有人敢做敢說的，至少在他以前沒有人敢像他一樣轟轟烈烈毫無畏忌地做和說的，那毋怪布雷地耶 (Brumaire) 在奧戴翁 (Odéon) 演講法國戲劇的新紀元 (Les Epoues du théâtre Français)，把費嘉樂的結婚認做法國戲劇的一個新紀元，因為那時候牠實在是很「新」的。如今把牠請到中國戲劇界來，我敢說牠也是很「新」的。

費嘉樂的結婚

又名：狂歡的一日



## 劇中人物的個性和服裝

阿勒瑪維華伯爵 演員應有很高貴的姿態，可是要瀟灑風流。他的心地腐敗絲毫不能消滅舉動的雅致。依照那時候的風俗，貴族們談到一切關乎女性的企圖，皆以嬉笑出之。這角色很難表演得好，所以這人物最受犧牲。但是經過一位很好的喜劇演員（麻累君）的表演，一切全表現出來了，確定了這齣戲的成功。

第一二兩幕，他作獵裝打扮，短靴，西班牙古裝。從第三幕至終場，一身極華麗的古裝。伯爵夫人 給兩種矛盾的情緒擾亂着，只能露出壓住的肉感和抑制的怒氣。不應有任何動作，在觀衆心目中，污辱她的可愛的和賢德的個性。這角色是本劇最難表演的





角色之一，曾給與天資過人的小聖華勒女士無限的光榮。

第一二四幕，她穿着一件舒服的教士式的長袍，頭部沒有任何裝飾。她在家裏，別人當她害着病。第五幕穿着蘇婀娜的衣服，戴着她的高冠。

費嘉樂 對將來担任這角色的演員，不能囑咐得太過份，要他像大散古那樣領悟這角色的精神。要是除了愉快與機警調和着的理智以外，他還看見別的東西，尤其是，他要演得有些少過火的話，他就會演壞了這角色。那位頭等劇員俾累維勒君◎認為這角色足以光耀任何有天份的演員，如果他懂得抓住它的形形色色的差別，和努力獲得完全的了解。

他的服裝和在塞維勒的理髮師的服裝相同。◎

蘇婀娜 年青姑娘，伶俐而不俗氣，快樂，可是沒有墮落的旦角那種幾乎不知羞恥的愉快。她的可愛的性格在序裏描寫過◎。沒看見過龔達女士的女演員，想表演得好，應當研究研究。

她的服裝，在頭四幕，是一身緊束上身的白色短服，衣服和裙子都很講究。她的帽子就是以後帽商稱作「蘇姍娜的帽子」<sup>②</sup>。在第四幕的婚禮，伯爵替她戴在頭上一頂帶長面紗高羽毛白色絲帶的帽子。在第五幕，她穿着她的主婦的教士式的長袍，頭上不戴什麼。

馬斯憐 聰明的婦人，生得有點急性子，可是過錯和經驗已經改變她的性格。擔任這角色的女演員，在第三幕母子相認後，如果會把身份提高到道德的最高峯，就增加這作品不少興趣。

她作西班牙保姆的裝束，淡暗的顏色，戴黑色帽子。

安東里奧 祇能顯出半醉的神情，逐漸清醒，第五幕就看不出他的醉容了。

他作西班牙鄉下人的裝束，袖口拖在後面。帽子和鞋子都是白色的。

芳舍特 十二歲的孩子，很天真。她的衣服是一件沿邊的和銀鈕扣的緊束上身的褐色衣服，很鮮豔顏色的裙子，戴一頂有羽毛的黑色帽子。這衣服就是婚禮裏面其他鄉

## 下女人的服裝。

薛侶萍 這角色只好依照往例，用一位很美的年青姑娘扮演。我們的戲院沒有很年青的男子受過相當訓練，能夠感覺得出這角色的細膩地方。當着伯爵夫人就胆小到不得，在別處則是一個可愛的頑童。無計畫地，無認識地，整個心靈朝着成年時期奔過去。總而言之，任何母親心裏也許願意她的兒子像他，雖然她會很痛苦。

在第一二兩幕，他穿着西班牙宮廷裏書僮的富麗服裝，白色的，沿銀色邊的，藍色的輕外套披在肩上，帽上有許多羽毛。在第四幕，女胸衣，裙子，帽子和領他來的鄉下女人一樣。在第五幕，軍官制服，軍隊帽徽，一把劍。

霸多老 性格和服裝跟在塞維勒的理髮師裏面一樣。這裏他不過是一個次要的角色。

巴斯勒 性格和服裝跟在塞維勒的理髮師裏面一樣。這裏他不過是一個次要的角色。

比利多阿生 該有那種好的被解放的穩定，像不再有害怕心的獸類一樣。他的吃口不過是一種多餘的雅致，僅僅覺得出而已。演員要在吃口上面尋找這角色的滑稽，就會鑄成大錯，他的表演就會與原意相反。他整個就是表現他的尊嚴地位和荒謬性格的矛盾。演員表演愈不過火，愈顯出真正的天資。

他穿着西班牙法官的袍子，比我們的認師的袍子狹些，差不多就是一件僧袍。大假髮，一塊布或西班牙圍巾圍在頸上，一根白色長棍子拿在手裏。

兩隻手 和法官裝束一樣，可是白色的棍子比較短些。

庭吏或警察 克利斯平<sup>①</sup>的衣服外套和劍。劍掛在身邊，沒有皮帶，不穿長靴，穿一雙黑鞋。白色的假髮剛露出來，長長的，有許多髮髻。一根白色的短棍。

蔽日 鄉下人的打扮，袖口拖下，顯明顏色的外衣，白色帽子。

年青的牧羊女 服裝與芳舍特同。

俾特利爾 外衣，背心，腰帶，馬鞭，驛卒的長靴，頭上罩上網巾，戴着跑街的帽子。

默角 一部份作法官打扮，一部份作鄉下人打扮，其餘的穿着僕人的衣服。

### 劇中人物的排列

爲了戲臺上面表演方便起見，作者特爲在每一場前面，把各角色的名字依照觀衆眼中的次序寫下。他們要是在每一場裏面有什麼重要的移動，就在應當移動時候，把他們的新的位置註明在註裏面。在戲臺上的位置是很重要的，值得保留的。破壞第一流演員傳下來的習慣會把全劇的表演整個破壞，這種劇團的疏忽會給演員最壞最壞的影響。

● 包馬囉認爲一齣戲能否成功，不單靠劇本的好壞，還要看演員表演得如何，因此他對於喜樂的結婚的第一次上演的重要演員非常感謝，他們都是當時的第一流的角色。當時角色的分配如下：

阿勒瑪維華伯爵……………Mole

伯爵夫人……………Sainval Cadette

賈喜樂	Dazincourt
蘇娜娜	Contat
馬斯憐	Bellecour
安東里奧	Bellemont
芳舍特	Laurent
薛侶萍	Olivier
霸多老	Déssarts
巴斯勒	Yanhove
比利多阿生	Préville
兩隻手	Marsy
庭吏	La Rochelle
戴日	La Rive
年青的牧羊女	Dantier

俾特利爾……………Florence

● 俾累維勒曾在塞維勒的理髮師擔任費嘉樂角色。因為年事已長，不能在費嘉樂的結婚再扮演這角色，只能擔任比利多阿生一職，但是他給大散古許多有益的指導。

● 在塞維勒的理髮師裏面，費嘉樂穿着西班牙很講究的衣服。頭上蓋着一條網巾。帽子是白色的，圍着一條顏色的帶子。一條絲圍巾鬆鬆地拴在頸際。背心和褲子是緞子的，金質的鈕扣的扣口。一條絲做的大腰帶。吊襠帶用穗子拴着，掛在腿上面。外衣是鮮明的顏色，襯裏的顏色和背心的相同。白襪子，灰色鞋子。

● 包馬囉的喜劇公演以後，許多批評家——特別是他的仇人——罵他，說費嘉樂的結婚是一本「有傷風化」的不道德的作品。包馬囉為自己辯護，於是寫一篇很長的序言。裏面有一小段說起為什麼蘇娜娜應該獲得我們的同情。他說：「蘇娜娜受一位有勢力的人的騙，他允許給她的利益比引誘她那樣地位的女人所需要的利益不知大多少倍。然而她毫不猶疑，把伯爵的心事告訴兩位和她最有關係最當心的女人。她的主婦和她的未婚夫。在她的角色裏面，找不出一句話一個字沒有「賢淑」和「盡職」的氣息。就是她的唯一的弄鬼也是為她的主婦而作的……」

⑤ 費嘉樂的結婚公演以後，蘇珊娜所戴的帽子，一時成爲巴黎最時髦的式樣。這篇「人物的個性和服裝」是公演以後寫的，包馬騷很以爲榮，所以用「蘇珊娜式的帽子」字樣。

⑥ 在塞維勒的理髮師裏面，霸多老是個大夫，穿着一件短短的扣上鈕扣的黑衣服。頭戴大假髮，綳領和綳摺的袖口。腰帶是黑色的。出門時候就披上一件大紅外套。

⑦ 在塞維勒的理髮師裏面，巴斯勒是個音樂師，戴着軟邊黑帽，長袍子，長外套，綳領和綳摺的袖口都沒有。

⑧ 克利斯平是喜劇裏面傳統的滑稽僕人的模型，他的服裝在歐洲也有一定式樣的。





## 人物

阿勒瑪維華伯爵 安達盧斯省的最高法官。

伯爵夫人 他的妻子。

費嘉樂 伯爵的隨身僕人兼別墅的門房。

蘇嫻娜 伯爵夫人的第一號侍婢，費嘉樂的未婚妻。

馬斯憐 女管家。

安東里奧 別墅的園丁，蘇嫻娜的身父，芳舍特的父親。

芳舍特 安東里奧的女兒。

薛侶萍 伯爵的第一號書僮。

霸多老 塞維勒的醫生。

巴斯勒 伯爵夫人的大鍵琴教師。

唐·居氏曼·比利多阿生 推事。

兩隻手 法庭書記，唐·居氏曼的秘書。

庭吏。

茲日 年青的牧童。

年青的牧羊女。

俾特利爾 伯爵的馬弁。

獸角 一羣女鄉下人，一羣男鄉下人。

地點在清泉別墅，離開塞維勒三里路。

## 第一幕

一間挪空了一半傢俱的屋子，正中放着一張大沙發椅，費嘉樂用尺量着地板。蘇娜娜在鏡子前面，將一項叫做「新娘帽子」的橙花冠放在頭上。

第一場 費嘉樂，蘇娜娜

費嘉樂 十九尺寬，二十六尺長。

蘇娜娜 喂，費嘉樂，瞧我的帽子。這樣你覺得好看些嗎？

費嘉樂 （握她的手）很好很好，我的美人兒。啊！這頂好看的處女花冠，在一位漂亮的

姑娘的頭上，真太美啦，結婚那天的早晨，在丈夫的情眼裏……

蘇娜娜（退後）你量什麼，孩子？

費嘉樂 娜娜，我看看大人給我們的床，放在這裏成不成。

蘇娜娜 這屋子？

費嘉樂 他讓給我們的。

蘇娜娜 我，我決不要它。

費嘉樂 爲什麼？

蘇娜娜 我決不要它。

費嘉樂 可是，你說呀？

蘇娜娜 我不喜歡它。

費嘉樂 總得說出個道理呀。

蘇娜娜 要是我不樂意說呢？

費嘉樂 嘿！一叫女人拿住啦呀……！

蘇姍娜 要證明我有理，那就是說我是會錯的。到底你是不是聽從我？

費嘉樂 你討厭別墅裏最方便的屋子，這屋子在兩間大屋子當中，晚上，太太要是有點

不舒服，在她那面按一下鈴，喇一下！兩步路，你就走進她的屋子。大人要吩咐什麼嗎？

只要在他那面按一下鈴，噠拉噠！跳三跳，我就到啦。

蘇姍娜 很好很好！不過，要是他清早按一下鈴，打發你一樁好好的費工夫的差使，喇一

下！兩步路，他就走進我的房門口，噠拉噠！跳三跳……

費嘉樂 您說這些話什麼意思？

蘇姍娜 你安安靜靜地聽我說。

費嘉樂 老天爺！什麼事呀？

蘇姍娜 就是這麼一回事，好朋友：阿勒瑪維華伯爵追逐附近的美人追膩了，他想回到

別墅來，可是並非回來找他的太太，是看上了你的太太啦。你明白了沒有？他希望這

屋子不妨礙他哪。這些是他的忠僕巴斯勒，他的娛樂的誠實工具，我的高尚的音樂教師，每天教我唱歌時候，對我說了又說的話。

費嘉樂

巴斯勒啊，我的小寶貝！如果在背上毒打一頓，把骨頭打得直過來，那麼……

蘇姍娜

好孩子！大人給我一份妝奩，你當做單爲了你的功勞，沒有別的用意嗎？

費嘉樂

我做了不少事，當然希望是這麼着。

蘇姍娜

所謂聰明人可多麼傻呀！

費嘉樂

大家都這麼說來着。

蘇姍娜

可是那些先生不願意相信哪。

費嘉樂

那我就錯了。

蘇姍娜

告訴你罷：那份妝奩是用來要我答應給他，祕密地，就說一刻鐘罷，單是他和我。

這是以前的貴族權利……你知道那是多麼討厭的。

費嘉樂

我當然知道，所以伯爵大人結婚時候，要是沒放棄這不名譽的權利，我絕不會

在他的勢力範圍內娶你的。

蘇娜娜 好！他放棄了，懊悔着哪。正想今天向你的未婚妻祕密地贖回它哪。

費嘉樂（搔頭）我的腦袋受了驚，變軟啦，我的額頭加了肥料……

蘇娜娜 那就別去搔它啦！

費嘉樂 有什麼危險？

蘇娜娜（笑）要是長出一顆小小的疙疸，迷信的人……

費嘉樂 你還笑，狡猾的婆娘啊！要是有了法子抓住那個大光棍，騙他上圈套，把他的錢弄

到口袋裏面！

蘇娜娜 弄鬼和弄錢，還不是你的拿手好戲？

費嘉樂 我不是怕丟臉才不幹。

蘇娜娜 是害怕嗎？

費嘉樂 擔當一件危險的事情，算不了什麼。可是，要有好結果，又要逃出危險，才不容易。



因為，晚上跑進人家，拐走別人的太太，因此吃一頓鞭子，最容易不過。好些渾傻子都幹過。但是……（裏面按鈴聲）

蘇娜娜 太太醒啦。她吩咐過我，要我結婚那天的清早頭一個對她說話。

費嘉樂 還有什麼講究嗎？

蘇娜娜 愛神說：這樣做會帶好運氣給被拋棄的妻子的。回頭見，我的費，費，費嘉樂。捉摸

捉摸我們的事罷。

費嘉樂 親親我，好讓我的腦袋清楚些。

蘇娜娜 今天，親我的愛人！我可願意！可是明天，我的丈夫會怎麼樣說呢？（費嘉樂親她）

蘇娜娜 嚶，嚶！

費嘉樂 你不了解我的愛。

蘇娜娜 （脫身）討厭東西，您什麼時候才不從清早到晚上老是對我說這句話？

費嘉樂 （神秘地）等我能夠從晚上一直到清早給你證明我愛你。（第二次按鈴聲）

蘇娜娜（遠遠地，合上手指放在嘴上）您要我親親您，這就是啦，先生。我沒有別的給您啦。

費嘉樂（向着她跑）啊！但是我親您不是這個樣子的呀。

第二場 費嘉樂（自語）

嫵媚的姑娘！滿面春風，嬌嫩，活潑，聰明，多情，溫柔！可是，還有，賢淑……（搓手疾行）呀！大人！我的親愛的大人！您想給我……要我保管她？我也想過，爲什麼派了我在號房，又要帶我到他的大使館，派我當送公文的跑差。我明白了，伯爵大人！同時有三個人高陞：您呢，國務大臣的搭檔；我呢，政治舞臺的莽漢；蘇娜娜呢，不清白的女人，私底下的大使夫人，兼鞭打跑差的職務。我像牛馬地奔跑我的，他倒美他的，去親近我的漂亮的女人！汗辱我，累死我，爲了您一家的光榮。您呢，想幫我的忙去繁盛我的家庭！多麼和諧的互助呀！不過，大人，好不老實呀。在倫敦全時管理您的主人和您

的僕人的事！在外國同時代表國王和我！有一半太過了，太過份了。——至於你呢，巴斯勒！當光棍，夠不上我！我要教你班門弄斧，我要……不，暗地跟他們幹罷，叫他們自相殘殺。留神今天的事。費嘉樂先生！首先提早您的佳期，好穩穩當當成了親。調開一位馬斯憐，她愛您愛到瘋了。把錢和禮物弄到口袋裏面。騙過伯爵夫人的小春情。圓滑地對付巴斯勒貴人，再……

### 第三場

馬斯憐，霸多老，費嘉樂

費嘉樂（打斷自己的話）……哎，哎，哎，胖大夫來了，什麼都齊了。喔，您早，我的心愛的大夫。是不是爲了我和蘇嫻娜結婚，您到別墅來的？

霸多老（蔑視貌）啊！先生，一點不對。

費嘉樂 如果對，那就很量大啦！

霸多老 當然啦，還很傻哪。

費嘉樂 我，我倒霉，騷擾過您的婚禮！

霸多老 您還有別的話對我說嗎？

費嘉樂 我再不照顧您的驢子了！

霸多老 （怒）您這臭油嘴！給我走開。

費嘉樂 您生氣嗎，大夫？您這種人真狠心！不會稍為憐憫不幸的畜生……真的……對付它們像對付人一樣！再見，馬斯憐，您總想控訴我嗎？

「彼此不相愛，何必成寇仇？」

我請大夫評理。

霸多老 什麼一回事？

費嘉樂 此外她會告訴您的。（下）

## 第四場 馬斯憐，霸多老

霸多老 (目視費嘉樂下) 這個怪東西總是這副樣子! 除非活剝了他的皮, 我敢說, 他死也帶住最驕傲最放肆的皮……

馬斯憐 (拉住他) 到底, 您來了, 永遠在我心裏的大夫! 您總是這樣死板板慢慢吞吞, 等

您救命會等到死, 就像那一年祇管您防備您的, 別人早就成了親。

霸多老 您總是又酸又辣的! 哼, 誰要我必須到別墅來的? 伯爵大人有什麼意外嗎?

馬斯憐 不, 大夫。

霸多老 他的壞婆娘露絲妮不舒服嗎? 謝天謝地!

馬斯憐 她不好受哪。

霸多老 爲什麼?

馬斯憐 她的丈夫冷淡她。

霸多老 (高興) 呀，她的好好的丈夫替我報復了。

馬斯憐 我說不出伯爵是什麼一回事，他又嫉妬又放蕩。

霸多老 厭倦所以放蕩，虛榮所以嫉妬。他就是這麼一回事。

馬斯憐 譬如今天他把我們的蘇娜娜嫁給他的費嘉樂。因為他們的結合，他給他們

好些……！

霸多老 大人一定要他們結合嗎？

馬斯憐 可不一定，但是大人想把這樁大事弄得愉快些，祕密地，和新娘……！

霸多老 和費嘉樂的新娘？這買賣跟他作得過。

馬斯憐 巴斯勒說作不成哪。

霸多老 那個無賴住在這裏嗎？真是一個強盜窩！他在這裏幹嗎？

馬斯憐 幹所有他能幹的壞事。可是我覺得最壞的就是他很久就對我發生的熱情。

霸多老 要是我，早就脫離了他的追逐。

馬斯憐 用什麼方法呢？

霸多老 嫁給他。

馬斯憐 您這無聊的惡毒的俏皮鬼，您爲什麼不用這方法脫離我的追逐呢？難道您不

應該嗎？您還記得您的誓言嗎？您還記得我們的愛瑪綠愛勒嗎？記得您忘記了的  
愛的結晶嗎？有了他，我們不該結婚嗎？

霸多老 (脫帽) 您要我老遠從塞維勒跑來聽這些廢話嗎？您忽然又犯上紅鸞星……！

馬斯憐 好罷，不談它罷。但是如果沒有方法叫您公正，叫您娶我，至少您得幫助我嫁別  
一個人呀。

霸多老 啊！願意得很。我們談一談罷。可是哪個天不要和女人不要的死鬼……？

馬斯憐 唉！有誰呢，大夫，除掉那個愉快的可愛的美男子費嘉樂？

霸多老 那個光棍？

馬斯憐 他從來不會生氣的，脾氣總是好好的。他只知抓住現在，努力享受，不愁將來，也

不想過去。活潑，慷慨，慷慨……

霸多老 像個賊。

馬斯憐 像個貴人。總而言之，他真可愛。不過，這是一個最怪不過的妖怪。

霸多老 那麼，他的蘇嫻娜怎麼樣呢？

馬斯憐 她嫁不着他，我的好大夫，如果您肯幫忙我，實現他答應過我的權利。

霸多老 在他們結婚的那一天？

馬斯憐 再近些時候也破壞得了呢。如果我不怕告訴您一種女性的祕密……

霸多老 對醫治身體的大夫，女人會有祕密嗎？

馬斯憐 呀！您明白，我對您沒有隱藏的！我們女性熱烈，可是胆小。某種迷惑引誘不了我

們去享受快樂。最是受人追逐的女人感覺她的內心對她自己說：『要好看，如果可

能的話，要賢淑，如果你願意，可是你得叫人看得起，這是必需的。』那麼，既然至少必

需叫人看得起，既然所有女人都覺得叫人看得起多麼重要，讓我們先恐嚇她，把伯



爵答應給她的好處傳佈出去。

霸多老 爲什麼？

馬斯憐 給羞恥心阻止，她就會繼續拒絕下去。伯爵呢，他就想報復，他就會作我的後盾，反對她的親事。那麼，我的親事就拿穩啦。

霸多老 有理有理。他媽的，這倒是一件好玩藝兒。把我的老女管家配給那個無賴，他幫過別人拐走我的年青的意中人。

馬斯憐 (快語) 他以為欺騙我就可以增加他的快樂。

霸多老 (快語) 他那時候偷掉我最心痛的一百塊錢。

馬斯憐 啊！多麼愉快……

霸多老 得懲罰一個賊骨頭……

馬斯憐 得嫁他，大夫，得嫁他！

## 第五場

馬斯憐，霸多，蘇娜娜

蘇娜娜（手上拿着一頂女冠和一條大帶子，臂上搭住一件女袍）嫁他，嫁他誰！

費嘉樂？

馬斯憐（尖酸地）爲什麼不您嫁他得啦！

霸多老（笑）女人生氣就是這副樣子！漂亮的蘇娜娜。我們正談他娶着您福氣真好。

馬斯憐 還沒算上大人哪，我們不該談到他的。

蘇娜娜（行禮）我是伺候您的，太太。您說話多少總有點刻薄。

馬斯憐（行禮）我才伺候您哪，太太。有什麼刻薄？一位放蕩的貴人享受一點兒他賞

給下人的快樂，有什麼不正當呢？

蘇娜娜 他賞給下人的？

馬斯憐 是的，太太。

蘇姍娜 幸虧誰都知道太太您的醋勁兒，而且對費嘉樂的權利是很輕的。

馬斯憐 那些權利早就可以加重些，只要依照您的模樣作法。

蘇姍娜 嘿，太太，那是有學問的太太們的模樣呀。

馬斯憐 不過，小孩子不一定是小孩子呀，天真爛漫得像個老法官。

霸多老 (拉開馬斯憐) 再見罷，我們費嘉樂的漂亮的未婚妻。

馬斯憐 (行禮) 大人的祕密情婦。

蘇姍娜 (行禮) 她很敬重您哪，太太。

馬斯憐 (行禮) 她能不能賞我點光，待我好一點兒呢，太太？

蘇姍娜 (行禮) 這件事，太太您不用想。

馬斯憐 (行禮) 太太您真是一位天仙呀。

蘇姍娜 (行禮) 哼！夠叫太太您難受的。

馬斯憐 (行禮) 您特別叫人看得起！

蘇娜娜 (行禮) 保姆才配叫人看得起。

馬斯憐 (怒) 保姆! 保姆!

霸多老 (拉住她) 馬斯憐!

馬斯憐 我們走罷, 大夫, 我滿不在乎, 再見罷, 太太。(行禮)

第六場 蘇娜娜 (自語)

走您的罷, 太太! 走罷, 您這冬烘學究, 我不怕您弄鬼, 我也瞧不起您的謾罵。——

看這自以爲了不得的老傢伙! 因爲念過點書, 虐待過年青時代的太太, 就想在別墅封王稱帝。(將手中的袍子擲在椅上) 我說不清取什麼來的。

第七場 蘇娜娜, 薛侶萍

薛侶萍 (跑入) 啊! 蘇娜娜, 我守了兩個鐘頭, 候你獨自一個人在屋子。唉, 你出嫁, 我呢,

我得走啦。

蘇姍娜 什麼？我出嫁會趕走大人的書僮嗎？

薛侶萍 (可憐口吻) 蘇姍娜，他攆我。

蘇姍娜 (模倣薛侶萍的口吻) 薛侶萍，幹了些傻事！

薛侶萍 昨晚他在你的表妹芳舍特家裏碰見我，我正教她練習今晚遊藝會她要擔任的呆子角色。他看見我就怒沖沖地對我說：『滾出去，小……』我不敢在女人面前

說他撒的蠢。『滾出去，明天你不能再睡在別墅裏。』如果太太，如果我的乾娘勸不開他，那就完了，蘇姍娜，我就永遠失掉看見你的福氣了。

蘇姍娜 看見我！我挨着我！你不再因為我的主婦偷偷歎氣了嗎？

薛侶萍 啊！姍娜，她真高貴，她真好看，可是她真令人敬畏。

蘇姍娜 那就是說：我不令人敬畏，別人就可以對我胡說八道……

薛侶萍 你很明白，壞人，我不敢胡說八道。但是你真幸福！什麼時候都看得見她，跟她說

話，清早替她穿衣服，晚上替她脫衣服，一根別針完了又一根……啊，蘇娜，我願意給……你拿住什麼？

蘇娜 (譏誚地) 唉！幸福的帽子和走運的帶子，它們晚上纏住漂亮的乾娘的頭髮。

薛侶萍 (興奮地) 她晚上用的帶子給我，我的心呀。

蘇娜 (收起它) 嘿，可不成。——他的心多麼親密！不是一個無關重要的乳臭小

子。(薛侶萍搶走帶子) 呀，帶子！

薛侶萍 (圍住大沙發走) 你說不知放在哪兒了，說弄髒了，說弄丟了。你要怎麼說就怎麼說。

蘇娜 (追他) 啊，我預料您不出三四年會變成一個最大的小無賴……您不把帶

子還給我嗎？(想搶回它)

薛侶萍 (從口袋裏抽出一張羅曼史曲) 留下罷！啊，把它留下給我罷，蘇娜。我把我的羅曼史曲送給你。將來想起你的漂亮的主婦，我會難受一輩子，祇有追念你纔給

我一線快樂的光明，依舊可以迷惑我的心。

蘇娜娜（奪取羅曼史曲）迷惑您的心，小賊骨頭！您當我是您的芳舍特。您在她家裏

叫人抓住，您就爲太太而長吁短歎。此外您還跟我胡纏。

薛侶萍（興奮）這是真的，我用名譽發誓！我忘了我自己。近來我覺得胸口有無限波

濤，祇要看見女人的影子，就跳動。聽見愛慾那些字，就哆嗦，就心亂。總而言之，我需要

對人說：『我愛你，』這個需要愈來愈急，急到單是我一個人也說，跑進花園也說，對你的主婦說，對你說，對樹說，對雲說，對把我的話吹入雲端飄散的風也說。——昨天，

我遇見馬斯憐……

蘇娜娜（笑）哈哈哈哈。

薛侶萍 爲什麼不成她是女人，她是姑娘！姑娘！女人啊！這些名字多麼甜蜜，多麼有趣！

蘇娜娜 他瘋了！

薛侶萍 芳舍特脾氣好，至少她聽我，你不好，你！

蘇嫻娜 真可惜！聽我說罷，先生（想搶回帶子）

薛侶萍（轉身逃走）嘿，你不着它，瞧，除非把我的命一塊兒拿去。不過，要是這代價你還嫌不夠，我再加上親你一千下。（他轉身追她）

蘇嫻娜（轉身逃走）一千個耳刮子，要是您走近點。我去對太太訴冤，我不但不替您講情，我還親自對大人說：『作得好，大人，攆走那個小賊，把那個壞東西送回給他的爹娘，他假裝愛上太太，他還常常想攆我。』

薛侶萍（見伯爵入，驚慌地跳到沙發後面）我完了！

蘇嫻娜 好胆子！

### 第八場

蘇嫻娜，伯爵，薛侶萍（藏著）

蘇嫻娜（聽見伯爵）啊（走近沙發，遮蔽薛侶萍）

伯爵（向前走）你興奮得很，嫻娜！你自言自語，你的小小的心兒像跳動着……可是，



很難怪，像今天這個日子。

蘇娜娜（傷促地）大人，您要什麼？要是有人看見您和我在一塊兒……

伯爵 我就會很不痛快，要是有人撞見我在這裏。你明白我對你的心事罷，巴斯勒不至於沒告訴你我愛你罷。我祇有一剎那的時間對你解釋我的心事。你聽着。（坐下沙

發）

蘇娜娜（興奮地）我不聽。

伯爵（抓住她的手）我單說一句話。你知道國王派我當駐倫敦大使。我帶費嘉樂跟我去。我給他個很好的位置。當妻子的本份。嫁夫從夫……

蘇娜娜 啊，要是我敢說句話！

伯爵（把她拉近點）說罷，說罷，我的愛人兒。你今天抓住一種權利，就可以支配我一輩子。

蘇娜娜（害怕）我不要，大人，我絕不要。我求您離開我。

伯爵 可是你先說呀。

蘇珊娜 (怒) 我忘掉說過什麼。

伯爵 說妻子的本份。

蘇珊娜 好罷！那時候大人您從大夫手裏奪來您的太太，那時候您愛她所以娶她，那時候您因為她放棄某種可怕的貴族權利……

伯爵 (愉快地) 給姑娘們許多苦惱的權利。啊，蘇珊娜！那可愛的權利！要是黃昏時候你到花園來談談它，我會給這小小的盛情大大的代價，大到……

巴斯勒 (在外面說) 大人不在家。

伯爵 (站起) 是什麼聲音？

蘇珊娜 我真倒霉！

伯爵 你出去，別讓人進來……

蘇珊娜 (不安) 我讓您留在這裏？

巴斯勒（在外面高聲說）大人剛才在太太屋子，後來出去了。我去看看。

伯爵 沒有地方可躲啊，這沙發後面……夠壞的。你得快些攆他走。

〔蘇娜娜擋住他的路。他輕輕地推開她，她退後，於是站在他和書櫃當中。不過，伯爵蹲下，佔好他的位置時候，薛侶萍轉身，恐怖地跳上沙發，跪著，蹲伏椅上。蘇娜娜把她帶來的袍子蓋住書櫃，站在沙發前面。〕

第九場 伯爵，薛侶萍（藏著），蘇娜娜，巴斯勒

巴斯勒 小姐，您看見大人嗎？

蘇娜娜（率直地）哼，我幹嗎看見他？走開。

巴斯勒（走近一點）您要是講理，就不會因為我的問題覺得奇怪。是費嘉樂找他哪。

蘇娜娜 他找除了您以外最想害他的人？

伯爵（旁白）看他怎麼樣替我賣力。

巴斯勒 替一個當妻子的謀幸福，算得害她的丈夫嗎？

蘇姍娜 照您的鬼道理就不算，您這墮落的工具。

巴斯勒 誰問您要別的東西，除了您去浪費送給別人的憑那甜蜜的儀式，昨天禁止您的，明天別人就要命令您做去。

蘇姍娜 無賴！

巴斯勒 所有認真的事體裏面，結婚最最滑稽。我以前想過……

蘇姍娜 想過可怕的東西。誰准您進來的？

巴斯勒 哪，哪，壞人別火啦！您願意怎麼樣才會怎麼樣的。可是別當我認費嘉樂先生是大人的障礙。要沒有那個書僮……

蘇姍娜 (膽怯地) 薛侶萍少爺？

巴斯勒 (模倣地) 愛的薛侶萍，他不停地在您身邊打轉，今早我離開您時候，他還在這裏走來走去，想進來。您敢說不對嗎？

蘇姍娜 好個騙子！滾出去，您這壞東西！

巴斯勒 別人看得清清楚楚，就算壞東西。還有，他那鬼鬼祟祟的羅曼史曲不是爲您而發的嗎？

蘇珊娜 (怒) 嘿！是的，是爲我的！

巴斯勒 除非是爲太太的！真的，有人說他伺候吃飯時候，眼瞪瞪地釘住太太……不過，鬼迷的他別太高興才好。大人對這件事很火很火哪。

蘇珊娜 (怒) 您真黑心眼，散佈這樣的謠言，去葬送一個失掉主人歡心的可憐的孩子。

巴斯勒 我造的謠嗎？大家都說，我才說的。

伯爵 (站起來) 什麼？大家都說！

蘇珊娜 呀，天呀！

巴斯勒 哈哈！

伯爵 趕快，巴斯勒，攆他走。

巴斯勒 啊，我走進來，抱歉得很！

蘇娜娜 （侷促）天呀！天呀！

伯爵 （對巴斯勒）她受驚了。我們把她扶下沙發罷。

蘇娜娜 （興奮地推開他）我不要坐。這樣隨隨便便走進來，多麼無賴！

伯爵 我們兩個人和你在一起，我的愛，一點小危險都沒有！

巴斯勒 我呢，剛才談到書僮，說說笑，給您聽見了，我很難受。我不過說來試試她的心。其實呢……

伯爵 五十塊庇斯禿勒，一匹馬，送他回爹娘家去。

巴斯勒 大人，祇爲了一句玩笑？

伯爵 一個小浪子，我昨天還撞見他和園丁的女兒在一塊兒哪……

巴斯勒 和芳舍特？

伯爵 而且在她的屋子哪。

蘇姆娜 (怒) 那兒，大人您一定也有些事兒罷。

伯爵 (愉快地) 我很喜歡這句話。

巴斯勒 是個好預兆。

伯爵 (愉快地) 好在，不對。我去找你的舅舅安東里奧，我的醉鬼園丁，想吩咐他點事。

我敲門，好一會兒門才打開。你的表妹神色倉皇。我就疑心起來，我對她說話，一面說，一面考察。在門後面有塊東西，有點像布簾子，有點像衣袋，我說不清是什麼，蓋住些衣服。我裝作沒有事的樣子，我慢慢地輕輕地拉開那塊簾子，(想模倣這動作，他拉

開沙發上的袍子) 我就看見…… (他看見書僮) 呀……

巴斯勒 哈哈!

伯爵 這個把戲跟上次的一模一樣。

巴斯勒 更好些哪。

伯爵 (對蘇姆娜) 妙極了，小姐！剛訂過婚，您就這樣準備起來？您要招待我的書僮，所

以不想有人和您在一塊兒？至於您呢，少爺，您不改改您的性格，誰都給您胡鬧過，單賸太太的侍婢，您的朋友的太太，您好不尊敬您的乾娘。不過，我絕不能容忍我敬愛的費嘉樂作這種奸騙的犧牲。他本來就和您在一起的嗎，巴斯勒？

蘇姍娜（怒）沒有什麼奸騙，更說不上犧牲。您跟我說話時候，他就在這裏的。

伯爵（威怒）你居然會這樣撒謊！他的最毒的仇人也不至於這樣害他。

蘇姍娜 他求我請太太替他向您講情。您走進來，他害怕，就用這張沙發躲起來。

伯爵（怒）真狡猾！我進來就坐在上面的。

薛侶萍 唉，大人，我在後面哆嗦哪。

伯爵 又說謊！我自己剛蹲在後面的。

薛侶萍 請您別怪，就是那時候我蹲在上面的。

伯爵（更怒）真是一條蛇，這個小……長蟲！他聽見我們說話！

薛侶萍 不，大人，我想盡方法不聽您說話哪。



伯爵 啊，奸細！（對蘇媚娜）我不准你嫁給費嘉樂。

巴斯勒 安靜點，有人進來。

伯爵 （把薛侶萍從沙發拉下地，教他站住）他當大衆在這裏。

### 第十場

薛侶萍，蘇媚娜，費嘉樂，伯爵夫人，伯爵，芳舍特，巴斯勒，一大羣穿白衣服的僕人及男女鄉下人。

費嘉樂 （拿住一頂白毛白帶的女冠，對伯爵夫人說）祇有您，太太，可以替我們求着這恩典。

伯爵夫人 您看，伯爵，我並沒有什麼能力，他們愣說我有。可是，既然他們的請求并非不合情理……

伯爵 （窘）該十分不合情理……

費嘉樂 （低聲對蘇媚娜）好好兒作我的後盾。

蘇娜娜（低聲對費嘉樂）不會有效力的。

費嘉樂（低聲）總得試試看呀。

伯爵（對費嘉樂）你們要什麼？

費嘉樂 大人，您的奴婢們，因為您愛太太，取消過一種討厭的權利，受了感動……

伯爵 那麼，那權利不再存在了。你想說什麼？

費嘉樂（惡作劇地）現在正該表揚極好的主人的美德。這件德行今天對我很有利，所以我想創始，在我的婚禮，慶祝它。

伯爵（更窘）朋友，你開玩笑！取消一種不名譽的權利，不過是對「清白」清清債而已。西班牙人可以樂意用柔情戰勝美人，但是定要用那最重要最甜蜜的一種，像奴隸式的債務，啊！那是汪達勒人的專制行爲，不是高尚的卡斯提勒人自己承受的義務。

費嘉樂（手牽蘇娜娜）您的賢明保全這位少女的清白，請您答應她從您的手，當大

衆，接受這用白毛白帶粧飾的處女帽，您的純潔的意志的象徵，以後所有婚禮，請您採用這儀式。我們合唱四行歌，永遠記念……

伯爵

（窘）好像我不知道談愛寫詩弄音樂是天下瘋子們的三種放縱條件……

費嘉樂 朋友，跟我一同來呀。

全體

大人，大人！

蘇姍娜

（對伯爵）爲什麼躲開您最配的讚美？

伯爵

（旁白）奸婦！

費嘉樂

您瞧瞧她，大人。永遠不會有更美的新娘，更顯得出您的犧牲的偉大。

蘇姍娜

撇開我的面貌，單贊揚他的美德罷。

伯爵

（旁白）都是一種圈套。

伯爵夫人 我也參加他們的請求，伯爵。這儀式對我永遠是寶貴的，因爲它的動機出於

您往日對我的愛。

伯爵 我永遠對您的愛，太太。因此，我才答應他們的請求。

全體 萬歲！

伯爵 (旁白) 我上了圈套！(高聲) 我單想改晚些，好讓這儀式更隆重一點。(旁白)

該快些找着馬斯憐。

費嘉樂 (對薛侶萍) 您呢，小子！您不叫好嗎？

蘇娉娜 他正垂頭喪氣哪。大人攆他。

伯爵夫人 啊，伯爵，我求您饒恕他。

伯爵 他不配。

伯爵夫人 唉！他這麼年青！

伯爵 可不像您所想像地年青。

薛侶萍 (戰慄地) 寬大的饒恕，不是您娶太太時放棄了的貴族權利呀！

伯爵夫人 他祇放棄了苦惱你們大家的權利。

蘇娜娜 要是大人放棄過饒恕的權利，那麼，一定是他樂意頭一件祕密贖回的。

伯爵 (窘) 一定啦。

伯爵夫人 幹嗎說贖回？

薛侶萍 (對伯爵) 我的行為輕浮，這是真的，大人。可是，我說話從來沒有不檢點的……

伯爵 (窘) 好罷，那就夠了……

費嘉樂 他說什麼？

伯爵 (興奮地) 夠了，夠了，大家都要我恕過他，我就答應罷。可是我不祇饒恕他，我還

要他在我的軍隊裏帶一團兵。

全體 萬歲。

伯爵 不過，有條件的：他得立刻動身到加得隆去。

費嘉樂 啊，大人，明天罷。

伯爵 (堅持) 我要立刻。

薛侶萍 我服從。

伯爵 向您的乾娘行禮，請她作您的保護人。

〔薛侶萍朝伯爵夫人跪下，說不出聲〕

伯爵夫人（感動）既然連今天也不能留您在此地過，那您就動身罷，少年人。一種新的職份叫您，您得去履行它，別辜負它。尊重您的恩主。記住我們這個家庭，在這裏您年青時代受過不少的寬待。您得服從，誠實，勇敢。您的成功就是我們的成功。（薛侶萍站起，回到他的位置）

伯爵 您十分感動呢，太太！

伯爵夫人 我情不自禁。誰知道一個孩子，投入這樣危險的生涯，會遇到什麼命運呢！他是我娘家的親屬，而且他是我的乾兒子。

伯爵（旁白）我看巴斯勒的話沒錯。（高聲）少年人，擁抱蘇娜娜……最後的一次。  
費嘉樂 爲什麼最後的一次，大人他回來過冬哪。你也親我一下罷，甲必丹（他吻薛侶

萍)再見罷,侶萍。去過一種完全異樣的生活,孩子。媽的!別再整天在女人堆裏穿來穿去,不再拿雞蛋捲,不再拿奶油餅,不再玩打手背。不再捉迷藏。祇有些好兵,噎黑臉膛,破衣服的兵,和一根重重的鎗。向右轉,向左轉,向前走,向光明走,別在半路摔下,

除非砰一下……

蘇娜娜 吓,可怕!

伯爵夫人 真是個惡兆頭!

伯爵 馬斯憐哪兒去了?很特別,她不和你們在一起。

芳舍特 大人,她打農場的小路走上到小鎮去的大路。

伯爵 她回來嗎……

巴斯勒 老天爺爺願意,她就會回來。

費嘉樂 希望老天爺爺永遠不願意……

芳舍特 大夫牽住她哪。

伯爵（興奮地）大夫來了嗎？

巴斯勒 她一看見他來就抓住他……

伯爵（旁白）他來得正巧。

芳舍特 她的樣子像很生氣，她一面走路，一面大聲說話，後來她站住，這樣做，伸長手……

……大夫對她這樣做，用手安靜她。她像火極啦！她提起我的表姐夫費嘉樂哪。

伯爵（摸她的下巴）表姐夫……未來的。

芳舍特（手指薛侶萍）大人，您饒恕我們昨天的事嗎？

伯爵（打斷她的話）你好嗎？你好嗎？小東西。

費嘉樂 她給她的愛情的狗矇住了。她也許會騷擾我們的婚禮哪。

伯爵（旁白）我担保她會。（高聲）走罷，太太，我們進去罷。巴斯勒，你過一會兒到我

這裏來。

蘇娜娜（對費嘉樂）你回頭就來嗎，孩子？



費嘉樂 (低聲對蘇嬋娜) 這一套好嗎?

蘇嬋娜 (低聲) 好孩子! (全下)

### 第十一場

薛侶萍, 費嘉樂, 巴斯勒 (全體下時, 費嘉樂拉住薛侶萍, 巴斯勒兩人, 把他們拉回來。)

費嘉樂 來, 來, 小子們! 這儀式一經採用, 跟着就到今晚我的慶祝會。我們得拿點勇氣溫習一下。別學那些壞角色, 批評家最留神的那一天, 他們就演得最壞。我們可不像他們, 我們沒有第二天可以饒恕我們的。今天得好好練熟, 我們的角色呀。

巴斯勒 (惡作劇地) 我的角色, 你想不出怎麼樣難哪。

費嘉樂 (背着他作捷他的姿勢) 你更不知道它會給你多大的成功哪。

薛侶萍 朋友, 你忘記我得走呀。

費嘉樂 可是你, 你十分樂意留下不走!

薛侶萍 嘿！我樂意！

費嘉樂 我們不能不弄鬼。你動身時候，不要言語。把旅行的斗篷披在肩上。公開地收拾衣服，讓別人在欄杆裏面看見你的馬。跑一會兒，一直跑到農場，再打後面步行抄回來。大人當你動身走了。祇要你不給他碰見，我担保慶祝會完了以後叫他生不了氣。

薛侶萍 但是芳舍特不懂她的角色哪！

巴斯勒 您一星期沒離開過她，您教會她些什麼鬼東西？

費嘉樂 你今天閒着沒事做，你教教她罷，給我點面子。

巴斯勒 當心，少年人，當心！她的爸爸不樂意哪，他的女兒吃了好幾下耳刮。她不跟您學

哪。薛侶萍，薛侶萍！您叫她受苦！「壺子水太深……！」<sup>②</sup>

費嘉樂 啊！那是我們的傻瓜，離不了陳腐的成語的傻瓜！好罷，書呆子！各國的哲理名言

怎麼樣說？「壺子入水太深，到底……！」

巴斯勒 「……就裝滿了水。」

費嘉樂 (一箇走一箇說) 不很俊, 還好, 不很傻!

● 費嘉樂想說: 「一叫女人拿住呀呀, 就不用想她們對你解釋理由。」

● 不單指他當上別墅的號房以後所做的事, 還指他在塞維勒的理髮師裏幫助伯爵, 騙過爾多老夫, 娶上露絲娜。

● 在封建時代, 婢女是主人的財產, 他們可以爲所欲爲。在包馬囉時代, 這種權利已經不復存在, 可是還有不少文藝作品以此爲題材。特別是法國革命以後, 許多人藉此爲攻擊貴族的一種理由。

● 法國俗語, 丈夫頭上長角, 就是說他的妻子不貞。蘇娜娜想說: 「迷信的人就會笑你, 說你頭上長了角啦。」

● 原文 *mi'en donner a parler*, 本作「騙我」解釋, 費嘉樂心眼多, 說了半句, 停一會兒才繼續下去, 於是把這句句子的意思弄糊塗了。這裏的譯文祇譯出他猶疑過以後所欲表達的意思, 不是他藏在心裏不想說出來的意思。

● 暗示塞維勒的理髮師全副的情節。在本劇裏, 我們可以遇到好些對白, 看出包馬囉故意把費嘉樂

的結婚連到塞維勒的理髮師去，雖然本劇可以離開塞維勒的理髮師獨自存在。

① 參考塞維勒的理髮師第二幕第四場。

② 引用服爾德的那呢那第三幕第六場裏面的詩句。

③ 塞維勒的理髮師的另一個名字叫作無用的防備 (La Précaution Inutile)。

④ 就是霸多老和馬斯憐的遺失了的私生子的名字。參考本劇第三幕第十六場。

⑤ 參考塞維勒的理髮師。

⑥ 原文 Page 爲貴族的子弟，也許因爲家境比較差些，也許想學習些貴族家庭的禮節，到別的關些的高級些的貴族家裏當「書僮」。

⑦ 原文 marraine 爲兒童出世時所認的「乾娘」，也有宗教的性質的。

⑧ 原文 en conter 有兩種意義：「求愛」和「說謊」，這裏兩種意義兼而有之。

⑨ 古代金幣，價值不等。在法國，以前每庇斯禿勒值十佛耶。

⑩ 「蘇娜娜，薛侶萍（在沙發上面），伯爵，巴斯勒」——原註。

⑪ 歐洲騎士盛行時代，每騎士都有一位「保護人」，或男或女，以女的占多數。這是歐洲中古時期所

謂英雄與美人的觀念。

- 「打手背」是一種兒童遊戲。參加遊戲者把手放在背後，給人擊打，認出擊者即得勝利。手被擊打多次即發熱，故名 *Main-chaude*（熱手）

- 原文 *Enfile* 與 *en file* 同音，為相關語。前者謂「這一套串的好處」後者謂「他（指伯爵）上了圈套沒有？」

- 巴斯勒要說的成語為「壺子入水太深，到底就破了」*tant va la cruche à l'eau qu'à la fin elle se brise*。意謂「冒險太多，總有一天失敗的。」

## 第二幕

一間華麗的寢室，一張壁龕睡床。一行低臺在前面，出入的門在右後方，通妝室的門在左前方，後方有一門通女僕人的屋子，其他一邊有一扇窗。

第一場 蘇娜，伯爵夫人（從右面的門上）

伯爵夫人 （躺在一張有軟墊子的大沙發上）掩上門，蘇娜，全告訴我，最詳細地。

蘇娜 我對太太一點隱諱都沒有。

伯爵夫人 什麼，蘇娜，他想勾搭你嗎？

蘇姍娜 啊！不大人跟他的女下人用不着這一套的。他想買我。

伯爵夫人 書僮也在嗎？

蘇姍娜 躲在大沙發後面。他來叫我替他求求您。

伯爵夫人 爲什麼他不直接對我說呢？難道我會拒絕他嗎，姍娜？

蘇姍娜 我就是這樣說呀。可是他捨不得走，特別捨不得離開太太。『呀，姍娜，她真高貴，

她真好看，可是她真令人敬畏！』

伯爵夫人 我有這副神氣嗎，姍娜？我總庇護他的。

蘇姍娜 後來他看見我拿着您晚上用的帶子，他就衝上來……

伯爵夫人 （笑）我的帶子……真是孩子氣！

蘇姍娜 我想搶回它。太太，他活像隻獅子，他的眼睛發亮……他抑制住尖銳而脆弱的

嗓子說：『你得不着它，除非把我的命一塊兒拿去。』

伯爵夫人 （夢幻地）那麼，姍娜？

蘇娜娜 那麼，太太，跟那個小鬼能有個完嗎？我的乾娘這樣子，我要那樣子。他連您的袍子都不敢親，就總想親我。

伯爵夫人（夢幻地）別談罷……別談那些瘋事罷……後來，蘇娜娜，我的丈夫終於

對你說……？

蘇娜娜 要是我不肯依從他，他就袒護馬斯憐。

伯爵夫人（站起來，一面用力搨扇子一面走路）他一點都不再愛我了。

蘇娜娜 爲什麼嫉妬到這個地步？

伯爵夫人 和所有當丈夫的一樣，我的人單爲了驕傲。唉，我太過愛他了！我的柔情叫他疲倦，我的愛叫他討厭。這就是我唯一對他不起的地方。但是我不能讓你的誠實態度害了你。你一定嫁給費嘉樂。祇有他可以幫忙我們。他來嗎。

蘇娜娜 他一見獵隊出發就來。

伯爵夫人（搨扇子）把對着花園的窗口打開些。這裏怪熱的……



蘇娜娜 因為太太說話走路太興奮了。（她走過去打開台後方的窗）

伯爵夫人 （幻想良久）要不老是躲開我……男人真是罪惡！

蘇娜娜 （從窗口大聲說）啊！大人在那面，騎着馬穿過大菜園。俾特利爾跟着他，帶着

兩條，三條，四條獵狗。

伯爵夫人 我們時間還多着哪。（她坐下）娜娜，有人敲門？

蘇娜娜 （一面唱一面跑去開門）啊，是我的費嘉樂！啊，是我的費嘉樂！

第二場

費嘉樂，蘇娜娜，伯爵夫人（坐着）

蘇娜娜 好朋友，進來罷！太太等得很焦急了！……

費嘉樂 你呢，娜娜？——太太用不着焦急。問題在哪兒？一樁倒霉的事。伯爵大人覺得我

們的太太可愛，就想收她作情婦，這是十分自然的。

蘇娜娜 自然？

費嘉樂 於是他派我當送公文的跑差，嫻娜當大使館的顧問。一點不奇怪。

蘇嫻娜 你說得完嗎？

費嘉樂 因為我的未婚妻蘇嫻娜不接受聘書，他就贊助馬斯憐的企圖。有什麼比較更簡單的誰妨礙我們，就破壞誰，作為報復，這是人人都會作，我們自己也作得出的。好，我說完了。

伯爵夫人 費嘉樂，您能夠這樣輕鬆地談一個葬送我們大家的幸福的計劃嗎？

費嘉樂 誰說，太太？

蘇嫻娜 不但不因為我們苦痛而難受……

費嘉樂 我還沒忙夠嗎？現在，我們跟他一樣有計劃地作去。先設法教他担心他的財產，好降低他對我們的財產的熱度。

伯爵夫人 說得很對，可是怎麼辦呢？

費嘉樂 已經辦妥啦，太太。假造一個警告，說您……

伯爵夫人 說我！您真熱昏！

費嘉樂 嘿！他才該熱昏哪。

伯爵夫人 這樣一個嫉妬的人……

費嘉樂 最好不過。想打這種性情的人的身上撈點好處，只要激動他們的血就成。這是女人們懂得頂透的！那麼，在他們氣得冒烟時候抓住他們，只消弄個小小詭計，拉住他們的鼻子，要哪兒就拉到哪兒，拉下瓜達勒幾維河也成。我交給巴斯勒一張匿名的條子，警告大人，說舉行跳舞時候該有個小白臉想來看您。

伯爵夫人 您這樣不顧事實，毀謗一位有身份的貴婦？

費嘉樂 太太，很少人我敢這樣子嘗試的，因為怕碰得個正巧正巧哪。

伯爵夫人 我該感謝您才對！

費嘉樂 您說好玩不好玩？把他今天一天的工作拆開幾段，叫他用打算和我們的老婆尋快樂的時候去東張西望，去咀咒他的太太！他已經走上錯路。他追逐我們的老婆

呢？還是提防他的太太呢？他神智紛亂時候……瞧，瞧，他在那面，在平地跑，追迫一隻筋疲力盡的野兔子。結婚時間眨眨眼就到。他不能站在反對地位的，他永遠不敢當着太太反對的。

蘇嫻娜 他不敢。可是馬斯憐，那個好傢伙，她敢呢，她。

費嘉樂 嘿！老實說，我很擔心這件事！你通知大人，說你黃昏時候上花園去罷。

蘇嫻娜 你依靠這一着嗎？

費嘉樂 嘿，他媽的！您聽我說。不願意無中生有的人，作不出什麼來，而且什麼也不配作。

這就是我的話。

蘇嫻娜 美得很！

伯爵夫人 話和意思一樣美。您允許她上花園去嗎？

費嘉樂 絕對不成。我把蘇嫻娜的衣服給某一個人穿。在約會地點給我們抓住，伯爵有

本領狡賴嗎？

蘇嫻娜 我的衣服給誰穿？

費嘉樂 薛侶萍。

伯爵夫人 他已經走了。

費嘉樂 我知道，他可沒走。您願意讓我全權辦理嗎？

蘇嫻娜 我們可以信託他，實行一個詭計。

費嘉樂 同時兩個，三個，四個，很紛亂的，很複雜的都成。我是天生當政客的。

蘇嫻娜 有人說這是個很難的行當呀！

費嘉樂 收錢，抓錢，要錢。祕訣全在這三句話。

伯爵夫人 他有這樣大的自信力，終於引起我對他的信任心。

費嘉樂 這就是我的目的啦。

蘇嫻娜 你說過？

費嘉樂 大人不在家時候，我把薛侶萍送來。您替他戴好帽子，穿好衣服。我重新把他藏

起來，訓練他。那麼，大人，您跳您的罷。（下）

第三場 / 蘇娜娜，伯爵夫人（坐着）

伯爵夫人（拿起人工漆盒子）天呀！蘇娜娜，我成個什麼樣子……那個少年人快到了！……

蘇娜娜 太太您不願意他逃掉罷？

伯爵夫人（對着小鏡子幻想）我……你看我怎麼樣責備他。

蘇娜娜 您叫他唱他的羅曼史曲罷。（將曲放在伯爵夫人膝上）

伯爵夫人 可是，我的頭髮真是很亂呀！……

蘇娜娜（笑）我只消整理一下這雙髮髻，太太您就責備得更美啦。

伯爵夫人（從幻想醒回）您說什麼，小姐？

## 第四場

薛侶萍（面有愧色）蘇娜娜，伯爵夫人（坐著）

蘇娜娜 進來罷，軍官老爺。我們瞧見您啦。

薛侶萍（咳嗽地向前走）啊！這個名字多麼苦惱我呀！它告訴我一定得離開這塊地方……離開一位乾娘，很……好的乾娘……

蘇娜娜 而且很美的！

薛侶萍（歎氣）唉！對啦。

蘇娜娜（模倣他）「唉！對啦。」好少年人，眉毛長長的偽君子。算了罷，好看的青鳥兒，

唱您的羅曼史曲給太太聽罷。

伯爵夫人（攤開宅）誰作的……你說它是？

蘇娜娜 瞧，做賊心虛。他滿臉通紅，叫人打了耳刮子嗎？

薛侶萍 難道不許……喜歡……？

蘇娜娜（握拳威嚇他）我會全說出來的，您這無賴！

伯爵夫人 得啦……他唱嗎？

薛侶萍 啊！太太，我哆嗦得……

蘇娜娜（笑他）咩咩咩咩咩咩。一到太太要他唱，得，瞧多謙虛的！我拿琴陪他唱。

伯爵夫人 拿我的吉塔琴罷。（伯爵夫人坐着，手拿樂譜。蘇娜娜站在她的沙發後面，從

她的頭上看譜，開始試彈。書僮站在伯爵夫人面前，兩眼下垂。這幕景正和方璐

畫的西班牙會話一樣。）

羅曼史曲（用瑪勒勃路從軍調）

### 第一節

我的馬兒喘着氣，



(我的心,我的心兒苦!)

跑到東跑到西,

任憑戰馬之所之。

第二節

任憑戰馬之所之;

無護從無弁侍;

在那兒,泉水之旁

(我的心,我的心兒苦!)

想念我的乾娘,

想得我淚下如雨。

第三節

想得我淚下如雨，

快要傷心致死；

我刻在榕樹上，

（我的心，我的心兒苦！）

單是她的名字；

國王恰巧經過。

第四節

國王恰巧經過，

帶着侯臣僧侶。

皇后說：美書僮，

（我的心，我的心兒苦！）

誰給您苦惱？

誰叫您流涕？

第五節

誰叫您流涕？

您得告訴我們。

——稟皇后和陛下，

（我的心，我的心兒苦！）

我有一位乾娘，

我永世敬愛她。④

第六節

我永世敬愛她：

我愛她愛到死。

皇后說：——美書僮，

（我的心，我的心兒苦！）

就爲了一乾娘？

我將盡力助您。

第七節

我將盡力助您；

我收您作書僮，

把我的愛倫娜，

（我的心，我的心兒苦！）

甲必丹的女兒，

有一天配給您。

第八節

有一天配給您。

——不，不用談了；

我願拖住鐵鍊兒，

（我的心，我的心兒苦！）

我甘心苦死，

不想安慰我自己。

伯爵夫人 天真而且……有情感。

蘇珊娜

(把吉塔琴放在沙發上) 嘿！說起情感，他是一位少年人，他……啊！軍官老

爺，您聽說過我們要今晚熱鬧些，想預先看看我的衣服您能不能將就穿一下？

伯爵夫人 我怕不成。

蘇珊娜

(和他比較身量) 他和我一樣長。我們先脫掉他的外套。(脫去他的外套)

伯爵夫人 有人進來怎麼辦？

蘇珊娜 難道我們作什麼壞事嗎？我掩上門去。(跑) 可是，我想去找頂帽子來。

伯爵夫人 就拿我的罷，在梳粧台上。

〔蘇珊娜走進門在台前方的粧室〕

第五場 薛侶萍，伯爵夫人(坐著)

伯爵夫人 直到跳舞時候，伯爵不會知道您在別墅。我們以後再對他說，因為趕不及把委任狀發出去，所以我們想……

薛侶萍（把委任狀給她看）唉，太太，這就是啦！他叫巴斯勒給我的。

伯爵夫人 已經給您啦？他連一分鐘也怕失掉。（看委任狀）他們趕得太快，趕到連襪子也忘了蓋上。（將委任狀遞他）

第六場 薛侶萍，伯爵夫人，蘇娜娜

蘇娜娜（拿住一頂大帽子上）襪子蓋什麼？

伯爵夫人 他的委任狀。

蘇娜娜 已經給他啦？

伯爵夫人 我正是這樣說呀。這就是我的帽子嗎？

蘇娜娜（坐在伯爵夫人身邊）而且是最好看的一頂哪。（口啣別針，唱）

朝這面轉過來罷，

好朋友，貞妮烈拉。

（薛侶萍跪下，蘇嫻娜替他帶上帽子）太太，他真動人！

伯爵夫人 把他的領口弄得更表現女性些。

蘇嫻娜 （整理薛侶萍的領口）嘿……看這孩子，他扮女人多麼美呀！我嫉妬他哪，我！

（摸他的下巴）您別這樣好看成不成？

伯爵夫人 她瘋了！袖口該捲高些，好讓那個阿瑪地式袖口比較好……（她捲起薛

侶萍的袖口）什麼東西在他的胳膊上面一根帶子？

蘇嫻娜 而且是您的帶子哪。太太瞧見了，我很舒服。我對他說過，我要說出來的，我早就

說過！嘿！要不是大人走到，我會搶回那根帶子哪，我跟他差不多一樣強。

伯爵夫人 有點血！（她解開帶子）



薛侶萍（慚愧地）今早打算動身，我就安上馬勒兒。馬頭一動，勒條的釘子把我的胳膊擦了一下。

伯爵夫人 從來沒有人用帶子……

蘇珊娜 尤其是偷來的帶子。——嘿，什麼勒條兒呀，什麼馬跳兒呀，什麼游號兒呀……我可不懂那些名目。——啊！他的胳膊多麼雪白！像女人的一樣！比我的還要白哪！太太，您瞧！（比較他們的胳膊）

伯爵夫人（冷冷的口氣）您不如替我到梳粧台拿些膠布來罷。

〔蘇珊娜含笑推開薛侶萍的頭。他望後倒，手扶著地。她走入門在台前方的棧室。〕

第七場 薛侶萍（跪着）伯爵夫人（坐着）

伯爵夫人（好一會兒不言語，注視帶子。薛侶萍眼睜睜地看住她）我的帶子，少爺……因為我最喜歡它的顏色……我失掉它很生氣哪。

第八場 薛侶萍（跪着）伯爵夫人（坐着）蘇嫻娜

蘇嫻娜（重上）貼在他的胳膊上面嗎？（她交給伯爵夫人膠布和剪刀）

伯爵夫人 你去替他把你的衣服帶來，另外還帶別一頂帽子的帶子來。

〔蘇嫻娜從台後方的門下，順手帶走書僮的外套〕

第九場 薛侶萍（跪着）伯爵夫人（坐着）

薛侶萍（兩眼下垂）拿走這一根，絲毫不會把我醫好。

伯爵夫人 它有什麼功效？（把膠布給他看）這個才比較有用些哪。

薛侶萍（吞吞吐吐地）一根帶子……縛過一個人的頭……接觸過一個人的皮膚

……一個……

伯爵夫人（打斷他的話）一個漠不相關的人。它對傷口有好處嗎？我倒不懂會相宜的。我留下這根縛過您的胳膊的帶子作個試驗看看，一擦傷……我的女下人們一

擦傷，我就試試它看。

薛侶萍（很感動）您留下它。我呢，我得離開此地。

伯爵夫人 不是永遠不回來的。

薛侶萍 我多麼命苦呀！

伯爵夫人（感動）他哭啦，現在！都是那個壞東西費嘉樂的惡兆鬧的。

薛侶萍（興奮地）啊！我希望他的預言立刻就實現！我要知道一定死在目前，我的嘴

也許敢……

伯爵夫人（打斷他的話，用手帕替他拭淚）不許胡說，不許胡說，孩子！您的話沒有半

點根由。（敲門聲響，她提高嗓子說）誰這樣敲門？

第十場

薛侶萍，伯爵夫人，伯爵（在外面）

伯爵（在外面）幹嗎關在屋子裏面？

伯爵夫人（慌張地站起）是我的丈夫！天呀……（對薛侶萍，他也站起來）您沒有

外套，頸和胳膊都露開！單是您和我在一起亂糟糟的樣子，他收到了一張條子，他的

醋勁……

伯爵（在外面）您不開嗎？

伯爵夫人 那是因爲……單是我一個人在這裏。

伯爵（在外面）單是您一個人那麼，您跟誰說話？

伯爵夫人（找話說）……跟您呀，當然啦。

薛侶萍（旁白）出了昨天和今早的岔子，他會當堂殺死我呢！（向粧室跑，走進去，掩

上門）

第十一場 伯爵夫人（自語，拿走粧室的門鑰匙，跑去開門，讓伯爵進來。）

伯爵夫人 啊！真精心！真精心！

## 第十二場 伯爵，伯爵夫人

伯爵（有點嚴厲）您沒有把自己關在屋裏的習慣的。

伯爵夫人（傷促）我……我正在辯論……是的，我正在和蘇娜辯論。她剛走過去她的屋子。

伯爵（審察地）您的臉色，您的口音，變化得很特別。

伯爵夫人 不奇怪……一點不奇怪……我敢確實對您說……我們談您哪……她走過去，我對您說過……

伯爵 談我……我趕回來，因為有樁心事。我騎上馬就收到一張條子，我並不相信的，可是我……有點兒拿不穩。

伯爵夫人 什麼，伯爵……什麼條子？

伯爵 太太，我們該承認，不是您就是我，身邊有些……有些很壞的人有人給我警告，說

在今天這一天裏面，我以爲不在此地的某人會來看您。

伯爵夫人 無論那個胆大的人是誰，他得走進這兒來，因爲我打算整天不離開這屋子。

伯爵 今晚，蘇婀娜的婚禮呢？

伯爵夫人 怎麼樣也不離開。我很不舒服哪。

伯爵 幸虧大夫在此。（書僮在粧室推翻一張椅）什麼聲音響？

伯爵夫人 （更傷促）響？

伯爵 有人弄翻一件傢俱。

伯爵夫人 我……我什麼都沒聽見，我。

伯爵 您一定有些了不得的心事。

伯爵夫人 心事！什麼心事？

伯爵 太太，粧室裏面有人哪。

伯爵夫人 呃……您想是誰，伯爵？

伯爵 我才該問您呀，我剛進來的。

伯爵夫人 呃，不過……很明白的，是蘇嫻娜，她在打掃屋子。

伯爵 您說她走過去她的屋子的！

伯爵夫人 走過去……也許走進那面，我不知道怎麼樣。

伯爵 如果是蘇嫻娜，爲什麼您這樣心慌？

伯爵夫人 心慌因爲我的侍婢心慌？

伯爵 因爲您的侍婢，我不知道。可是您心慌那是很明顯的。

伯爵夫人 那是很明顯的，伯爵，那位姑娘教您心慌。您留神她比留神我還要

厲害。

伯爵 (怒) 對啦，我很留神她，所以我想立刻就看看她。

伯爵夫人 是的，我相信您是無時不想看她的。最是毫無根據的疑心病……

## 第十三場

伯爵，伯爵夫人，蘇娜娜（拿住些衣服，推開台後方的門，上）

伯爵 這疑心病最容易消滅不過。（他朝粧室高聲說）走出來，蘇娜娜，我要您出來。

〔蘇娜娜在壁龕旁站住，在台後方。〕

伯爵夫人 她差不多光着身體哪，伯爵。難道女人們躲避起來，您也要這樣騷擾她們嗎？

她正在試我給她的嫁衣，聽見您的聲音，她就躲起來。

伯爵 就算她怕見人，至少能言語呀。（轉向粧室的門）答應我，蘇娜娜，是您在裏面嗎？

〔蘇娜娜在台後方，跳入壁龕，藏起來。〕

伯爵夫人 （興奮地，轉向粧室）蘇娜，我不許您答應。（對伯爵）從來專制也沒有到

這個地步的！

伯爵 （朝粧室走）好罷！既然她不言語，不管她穿不穿衣服，我也得看看她。

伯爵夫人 （置身向前）在別處，任何地方，我不能阻止您。可是我希望在我的屋子……



伯爵 我，我希望快些知道那個神祕的蘇珊娜是誰。問您要鑰匙，我看得清清楚楚，是沒用的。不過，我有一個最妥當的方法，我可以打破這扇門。喂，有人嗎？

伯爵夫人 叫齊您的下人，把一樁疑心病弄作公開的醜事，叫整個別墅拿我們當笑話？伯爵 很好很好，太太。是的，我一個人就夠了。我立刻到我的屋子拿需用東西去……

（開步走，想出去，又走回來）不過，既然您很不喜歡我叫下人，您願意不現醜不作聲陪我走一趟嗎？好讓所有東西留在原來的地位……這樣簡單的請求，很明顯的，您不至於拒絕我罷。

伯爵夫人 （侷促）呃！伯爵，誰想跟您作對呢？

伯爵 啊！我忘了那扇通女人屋子的門。我應該也鎖上它，好完全證明您是清白的。

（他走去鎖上台後方的門，拿走門鑰匙）

伯爵夫人 （旁白）啊，天呀！我太鹵莽，真該死。

伯爵 （回到她身邊）現在，那間屋子鎖好啦，請您讓我牽住您罷。（提高嗓子）至於

粧室裏面的蘇姍娜，勞她駕，候候我。我回來她就會嘗受點小苦頭……

伯爵夫人 伯爵，這遭遇真是羞人呀……（伯爵領她下，鎖上門）

## 第十四場

蘇姍娜，薛侶萍

蘇姍娜 （從壁龕出，向粧室跑，在門鎖上對薛侶萍說）開門，薛侶萍，快開門。我是蘇姍

娜。開門，出來。

薛侶萍 （出）啊，姍娜，這岔子真可怕！

蘇姍娜 出去，您一分鐘都不能耽擱。

薛侶萍 （害怕）呃，打哪兒出去？

蘇姍娜 我不知道，可是您出去呀。

薛侶萍 要是沒有出路呢？

蘇姍娜 經過剛才那一幕，他會踏碎您呢！我們都完了——跑去告訴費嘉樂……

薛侶萍 對着花園的窗口也許不很高罷。(跑去看)

蘇嫻娜 (害怕) 有一層樓房高哪! 不成, 不成啊! 我的可憐的主婦呀! 我的喜事呀! 天呀!

薛侶萍 (走回) 下面就是瓜田, 祇好弄壞一兩塊地。

蘇嫻娜 (拉住他, 高聲叫) 他要自殺了!

薛侶萍 (興奮地) 我甯可, 嫻娜, 是的, 我甯可跳進火坑, 我不願意損害她……這樣親

你一下會給我好運氣的。(吻蘇嫻娜, 跑開, 打窗口跳下)

### 第十五場

蘇嫻娜 (自語, 驚呼)

啊!……(她倒下地, 坐一會兒, 痛苦地走近窗口, 望下去, 又走回來)——他已

經走得老遠啦。啊, 這個小流氓! 又輕快又漂亮! 他要沒有女人……趕快站上他的位置罷。(走進莊室時候) 伯爵大人, 現在您可以打破門板, 如果您覺得好玩的話。誰

答應一聲, 誰不是人! (把自己關在裏面)

## 第十六場 伯爵，伯爵夫人（上）

伯爵（手拿鐵鉗，把宅擲在沙發上）所有東西都跟原來一樣。太太，您迫我打破這扇門，想想看會有什麼好結果罷。我再說一遍，您願意開嗎？

伯爵夫人 呃，伯爵，什麼可怕的壞脾氣能夠這樣改變夫妻的感情？要是您單給愛控制着，所以舉動狂暴，雖然無理取鬧，我也能原諒過去。也許，我會因為動機而忘記對我的侮辱。單是虛榮心怎麼樣能夠叫一個多情的人走極端呢？

伯爵 不管是愛還是虛榮，您得開門。否則我立刻就去……

伯爵夫人（向前）站住，伯爵，我求您站住。您想我會不守婦道嗎？

伯爵 隨您愛說什麼，太太。可是我要看看誰在粧室裏面。

伯爵夫人（害怕）好罷，伯爵，您看得着。您先聽我說……平心靜氣地。

伯爵 那麼，不是蘇珊娜嗎？

伯爵夫人（膽怯地）至少也不是一個……您應該害怕的人……我們正預備一樁

玩藝兒……很純潔的，真的，預備今天晚上玩的……我敢對您發誓……

伯爵 您對我發誓……

伯爵夫人 我們都沒打算損害您，他和我。

伯爵（快語）他和您是個男的。

伯爵夫人 是個孩子，伯爵。

伯爵 嘿，誰？

伯爵夫人 我不敢說出他的名字！

伯爵（狂怒）我去殺死他。

伯爵夫人 天呀！

伯爵 您說！

伯爵夫人 是那個年輕的……薛侶萍……

伯爵 薛侶萍！那個狂奴！我的疑心和那張條子都有證據了。

伯爵夫人（合手）啊，伯爵，別以為……

伯爵（頓足，旁白）我到處碰見那個天殺的書僮！（高聲）走開，太太，把門打開。現在我都明白了。今早我攆他，您不會這樣心軟；我要他走，他不會不走；您不會裝假，說蘇  
 嫻娜這樣那樣；他不會這樣小心地躲起來，要是沒有什麼曖昧的話。

伯爵夫人 他怕您看見他動氣。

伯爵（轉身，向莊室高聲怒叫）滾出來，小鬼！

伯爵夫人（攔腰抱住他，拉開他）啊！伯爵，伯爵，您這樣動氣，我替他害怕。別相信您的

不公正的疑心，我求您，慈悲地，別當您看見他衣冠不整就……

伯爵 衣冠不整！

伯爵夫人 唉！是的，正預備扮女裝，戴上我的帽子，單穿外衣，沒有外套，袖口打開，胳膊露

出，他正試試看……

伯爵 所以您就想留在屋裏！不賢婦！您會留在屋裏……很久很久地，可是我得先

攆走他這狂奴，消滅他，任何地方再碰不着他。

伯爵夫人 （跪下，雙手舉高）伯爵，放生一個孩子罷。我會永遠痛苦使得……

伯爵 您愈害怕愈加重他的罪。

伯爵夫人 他是無辜的，他想走的，是我叫他來的。

伯爵 （狂怒）站起來。滾開……你這賤人！好大膽子，敢替漢子求情！

伯爵夫人 好罷，我滾開，伯爵，我站起來。我連門鑰匙也交給您。可是，看您愛我一場的面

上……

伯爵 我愛你一場，你這淫婦！

伯爵夫人 （站起來，把鑰匙交給她）答應我，放走那個孩子，別傷害他，以後您的火氣

發洩在我的身上，要是我勸不開您……

伯爵 （拿鑰匙）我不聽下去了。

伯爵夫人（倒下沙發，手帕放在眼上）啊，天呀！他要死了！

伯爵（開門，向後退）是蘇蘇娜！

第十七場

伯爵夫人，伯爵，蘇蘇娜

蘇蘇娜（含笑而出）『我去殺死他！我去殺死他！殺死他呀，那個壞書僮！』

伯爵（旁白）啊，好教訓！（目視呆若木雞的伯爵夫人）您也跟我一樣。難道您裝呆嗎……不過，也許不單祇她一個人在裏面。（進粧室）

第十八場

伯爵夫人（坐着）蘇蘇娜

蘇蘇娜（跑到她的主婦身邊）鎮靜點，鎮靜點，太太，他走得老遠了，他一跳就跳……

伯爵夫人 啊！蘇蘇娜，嚇死我了。



## 第十九場

伯爵夫人（坐著）蘇娜娜，伯爵

伯爵（驚惶失措地走出粧室。半晌不語）沒有人。我瞎鬧，錯了。——太太……這齣喜

劇您玩得真可以。

蘇娜娜（愉快地）我呢，大人？

〔伯爵夫人將手帕放在嘴上，努力鎮靜，不語。〕

伯爵（走近伯爵夫人）什麼，太太，您鬧着玩嗎？

伯爵夫人（稍爲鎮靜些）幹嗎不，伯爵？

伯爵 這個玩笑鬧得真凶！您的動機是什麼呢？我求您告訴我……

伯爵夫人 您這樣發瘋，值得可憐嗎？

伯爵 和名譽大有關係的事叫做發瘋！

伯爵夫人（口氣漸漸穩定）我委身於您，難道就該永世受您拋棄受您嫉妬嗎？祇有

您敢把這兩種東西連在一起！

伯爵 啊！太太，我不是故意的。

蘇珊娜 剛才太太讓您叫下人來就好啦。

伯爵 你說得有理，那麼，我就自取其辱了……饒恕我，我十分抱歉！……

蘇珊娜 大人，您該承認您活該呀。

伯爵 我叫你，幹嗎你不出來？你這壞人！

蘇珊娜 我趕緊穿衣服，許多別針要別上。而且，太太不許我出來，當然有她的道理。

伯爵 別再提我的錯處了，你還是幫我勸勸她罷。

伯爵夫人 不，伯爵。這種侮辱是無可挽回的。我進厄秀蓮修道院去。我看得清清楚楚，

現在正是時候。

伯爵 您能夠這樣做，沒一些懊悔嗎？

蘇珊娜 我敢說她一走就會傷心流淚的。

伯爵夫人 啊！會的，蘇娜娜。可是我甯可懊悔，我不願意下作到怨過他。他太氣人。

伯爵 露絲娜……

伯爵夫人 我不再是她，不再是您熱烈追逐過的露絲娜！● 我是不幸的阿勒瑪維華伯

爵夫人，您不再愛的憔悴的棄婦。

蘇娜娜 太太……

伯爵 (懇求) 可憐我……

伯爵夫人 你可沒可憐過我呀。

伯爵 不過，那張條子……它激動我的血！

伯爵夫人 我可沒答應別人寫那張條子。

伯爵 您知道這樁事嗎？

伯爵夫人 就是費嘉樂那個糊塗蟲……

伯爵 他也在裏面嗎？

伯爵夫人……是他交給巴斯勒的。

伯爵 巴斯勒說是一個鄉下人交給他的。嘿，你這個奸細，撒謊，你這個兩頭蛇，你得賠償我們大家的損失。

伯爵夫人 您不肯饒恕人，自己倒要人饒恕。男人就是這個樣子啊！要是我答應饒恕您，因為您不過是受那張條子的愚弄，我要大家都饒恕過去。

伯爵 好罷，伯爵夫人，我十分樂意。可是，這樣羞辱您的過失，我應該怎麼樣修補呢？

伯爵夫人（站起）羞辱我們倆的。

伯爵 啊，說單是羞辱我的罷。——不過，我還不很明白女人們怎麼樣能夠很快地很適

當地改變神色，變化口音。剛才您臉紅，您哭，您臉發白……真的，現在還發白哪。

伯爵夫人（勉強笑）我臉紅……因為恨您疑心我。不過，男人們夠不夠精細，分別出

無辜受辱的憤怒和罪有應得的驚惶失措呢？

伯爵（笑）那個衣冠不整，單穿外衣，差不多露體的書僮……

伯爵夫人（指蘇娜娜）就在您面前呀。您不是看他比看別一個更高興嗎？平常您並

不討厭碰見這一位的。

伯爵（笑得更厲害）您裝出來的哀求和眼淚……

伯爵夫人 您引我笑，可是我一點都不想笑。

伯爵 我們男人自以為有些政治能幹，可是我們祇跟小孩子一樣。您，您女人，太太，國王才該派到倫敦當大使去。您女性一定很用心研究過表情，所以有這樣大的成就！

伯爵夫人 總是您逼我們的。

蘇娜娜 祇要我們接受一句盟約的束縛，您就看得出我們是否守約君子。

伯爵夫人 別談下去罷，伯爵。也許我做得太過份了，可是像這樣嚴重的事情，我還能夠寬容您；那麼，至少我也該得着您的寬容罷。

伯爵 您得再說一遍饒恕過我。

伯爵夫人 我說過嗎，蘇娜娜？

蘇珊娜 我沒聽見，太太。

伯爵 好罷，算您無意中吐出這句話罷。

伯爵夫人 您配嗎，您這個負心人？

伯爵 我悔過，所以就配啦。

蘇珊娜 疑心太太粧室裏面有個男人！

伯爵 她已經重重懲罰過我了！

蘇珊娜 她說是她的侍婢還不肯信她！

伯爵 露絲娜，您的心真是這樣硬嗎？

伯爵夫人 啊，蘇珊娜，我心裏得真可以！我給你一個什麼樣的榜樣（伸手給伯爵）他們

男人再不會相信女人會生氣的。

蘇珊娜 好！太太，跟他們鬧，結果總是如此的。

〔伯爵熱烈地吻他的妻子的手。〕

第二十場  
蘇娜娜，費嘉樂，伯爵夫人，伯爵

費嘉樂 (氣喘喘地跑到) 聽說太太不舒服。我趕快跑來……我很快活她沒有什麼。

伯爵 (乾澀地) 您倒很週到。

費嘉樂 這是我的責任呀。大人，既然太太沒有什麼，您的年青下人，男的女的，都在下面，

帶着小提琴和風笛，候您允許我娶我的未婚妻，好陪我……

伯爵 那麼，誰在別墅留神伯爵夫人？

費嘉樂 留神她，她又不是害病。

伯爵 不是害病。不過那個不在此地的，該來找她的人怎麼辦？

費嘉樂 哪個不在此地的人？

伯爵 您交給巴斯勒那張條子所說的那個人。

費嘉樂 誰說的？

伯爵 我不是打別處知道的，您這光棍！您的臉色控告您，已經證明您撒謊。

費嘉樂 那麼，就不是我撒謊，是我的臉色。

蘇珊娜 算了罷，嘉樂，你失敗了，你的雄辯沒有用了。我們已經全說出來了。

費嘉樂 說什麼您當我是個巴斯勒！

蘇珊娜 說你剛才寫那張條子，騙大人，說他進來這裏時候，書僮在粧室內，其實是我躲

在裏面的。

伯爵 你有什麼話好說？

伯爵夫人 費嘉樂，不用再隱藏了，那個玩笑已經開過了。

費嘉樂 那個玩笑……已經開過了？

伯爵 對啦，開過了。你有什麼話說？

費嘉樂 我說……我很希望同樣多談談我的親事。要是您吩咐……

伯爵 你到底承認那張條子嗎？



費嘉樂 既然太太願意，蘇姍娜願意，您自己也願意，那麼，我就不能不願意啦。不過，我要是站在您的地位，真的，大人，我們對您所說的話，我半句也不會相信。

伯爵 證據確鑿，還想狡賴，你終於叫我生氣！

伯爵夫人 （笑）呃，那個可憐的孩子！您幹嗎要他重複再說一遍呢，伯爵？

費嘉樂 （低聲對蘇姍娜）他有危險，我警告他，這是一個誠實的人該作的。

蘇姍娜 （低聲）你看見書僮嗎？

費嘉樂 （低聲）還滿身傷痕哪。

蘇姍娜 （低聲）啊，怪可憐的！

伯爵夫人 走罷，伯爵，他們渴想成親。他們的焦急是很自然的。我們進去行禮罷。

伯爵 （旁白）馬斯憐，馬斯憐……（高聲）我想……至少先換件衣服去。

伯爵夫人 對我們的下人也要換衣服！難道我換過了嗎？

## 第二十一場

費嘉樂，蘇珊娜，伯爵夫人，伯爵，安東里奧

安東里奧（半醉，手拿着一盆壓壞了的紫羅蘭）大人，大人！

伯爵 你要什麼，安東里奧？

安東里奧 請您派人把對着我的花地的窗口重新安上鐵條。打那些窗口什麼都扔下

去，剛才還扔下一個人。

伯爵 打那些窗口？

安東里奧 您看看我的紫羅蘭弄成什麼樣子！

蘇珊娜（低聲對費嘉樂）留神，費嘉樂，留神！

費嘉樂 大人，他一清早就喝醉了。

安東里奧 錯啦。是昨天賸下來的一小小滴兒。判斷得多麼……鹵莽輕率。

伯爵（怒）那個人！那個人！他在哪兒？

安東里奧 他在哪兒？

伯爵 對啦。

安東里奧 我就是這樣說呀。早就該替我把他找出來呀。我是您的下人。只有我當心您的花園。有人跌下去，您覺得出來……我的名氣受損害啦。

蘇娜娜 (低聲對費嘉樂) 岔開他，岔開他。

費嘉樂 你總要喝酒嗎？

安東里奧 嘿！不喝，我就冒烟啦。

伯爵夫人 但是用不着喝也……

安東里奧 太太，嘴不乾喝酒，隨時講戀愛，我們跟別的畜生就祇有一點分別哪。

伯爵 (興奮地) 回答我的話，否則我就攆你。

安東里奧 難道我會走嗎？

伯爵 什麼？

安東里奧（摸摸他自己的腦袋）要是您的這個東西不很成，不留下一個好用人，我可不會傻到送走一位這樣好的主人呀。

伯爵（怒搖他）你說打這窗口扔下一個人？

安東里奧 對啦，大人，還是剛才不久的事情，他是穿白色外衣的。他媽的，他連忙躍掉：  
伯爵（不耐煩）後來？

安東里奧 我想追他，可是我的手撞在鐵欄杆上面，痛得我連這個手指頭都動不了。  
（舉起手指）

伯爵 至少你認得出那個人罷？

安東里奧 啊，認得出……要是我看見他！

蘇珊娜（低聲對費嘉樂）他沒看見。

費嘉樂 爲了一盆花就大驚小怪！你的紫羅蘭值幾個子兒，膿包用不着找了，大人是我跳下去的。

伯爵 什麼，是您？

安東里奧 「值幾個子兒，膿包！」您一會兒就長了這些嗎？我剛才看見您比現在短小得多，靈巧得多啦。

費嘉樂 當然哪，跳下去總得縮小一點……

安東里奧 我想……誰說的那個瘦鬼書僮也許像些。

伯爵 薛侶萍？你說是他？

費嘉樂 對啦，他特地騎馬從塞維勒跑回來！也許他早就到那兒了。

安東里奧 啊！不，我不是這樣說，我不是這樣說。我沒見他跳下馬，因為我要是看見，也會跟您一樣說的。

伯爵 好耐煩！

費嘉樂 我在女下人的屋子，穿上白色外衣，怪熱的！我在那兒候着姍娜，忽然聽見大人的口音，跟着一些很響的聲音。我不知道怎麼樣想起那張條子，害怕得了不得。於是

乎，我不得不說出我那份傻勁了，我就毫不思索跳下花園，我的右腿蹶傷了一點兒哪。（搓腿）

安東里奧 既然是您，就該把您這張廢紙還給您，是您摔下地時候打您的衣服掉下來的。

伯爵 （攔住）交給我。（他打開那張紙條摺上）

費嘉樂 （旁白）要露馬腳了。

伯爵 （對費嘉樂）您雖然害怕，總不至於忘記這張紙條的內容，和怎麼樣到您的口袋罷。

費嘉樂 （窘，翻口袋，取出些單子）當然忘不了……可是，我有那麼多單子，我得全點過才成……（他看一張紙）這張是什麼？啊，是馬斯憐的信，有四頁長，真美……是在監獄裏面的那個獵戶的狀紙嗎？……不，這在這裏哪……小別墅的傢俱清單也在別一個口袋裏面……（伯爵重新打開他手中的紙條）

伯爵夫人（低聲對蘇姆娜）啊，天呀！蘇姆娜，是軍官委任狀。

蘇姆娜（低聲對費嘉樂）糟了，是委任狀。

伯爵（摺上那張紙條）好，您素來很會隨機應變的，猜不出來嗎？

安東里奧（走近費嘉樂）大人說，您猜不出來嗎？

費嘉樂（推開他）滾開些！你這個壞人，你在鼻孔裏面對我說話。

伯爵 您記不起是什麼嗎？

費嘉樂 啊，啊，啊，怪可憐的！是那個可憐的孩子的委任狀，他交給我，我忘了還給他。啊，

啊，啊，我真糊塗，他沒有委任狀怎麼辦呢？我該趕快……

伯爵 他幹嗎交給你？

費嘉樂（窘）他……他想要添些東西在上面。

伯爵（看紙條）並不缺少什麼呀。

伯爵夫人（低聲對蘇姆娜）戮子。

蘇娜娜 (低聲對費嘉樂) 缺少戳子。

伯爵 (對費嘉樂) 您不回答?

費嘉樂 是……真的, 缺少一些東西。他說照規矩……

伯爵 規矩! 規矩! 照什麼規矩?

費嘉樂 應該蓋上您的紋章。也許用不着的。

伯爵 (重新打開那張紙條, 很生氣地搗成一團) 算了罷, 注定我知道不了的。(旁白)

費嘉樂 這個東西當他們的頭兒, 難道我不會報復嗎? (想生氣地走出去)

費嘉樂 (攔住他) 您不叫我們行禮結婚就走嗎?

## 第二十二場

巴斯勒, 霸多老, 馬斯憐, 費嘉樂, 伯爵, 蔽日, 伯爵夫人, 蘇娜娜, 安東里奧, 伯爵的僕從及佃戶

馬斯憐 (對伯爵) 別叫他, 大人。您沒賞恩於他以前, 該替我們主持公道。他和我有盟



約在先。

伯爵（旁白）我的報復機會到了。

費嘉樂 盟約什麼樣子的？您說。

馬斯憐 好，我說，您這個沒有信用的東西……

〔伯爵夫人坐下有軟墊的大沙發。蘇娜娜站在她的後面。〕

伯爵 什麼事，馬斯憐？

馬斯憐 是一樁婚娶的義務。

費嘉樂 天大的事情祇爲了一張借券。

馬斯憐（對伯爵）以娶我爲條件的。您是一位大貴人，本省的最高法院官……

伯爵 您上法庭去，我會替大家主持公道。

巴斯勒（指馬斯憐）那麼，大人您允許我實行對馬斯憐的權利嗎？

伯爵（旁白）嘿，把條子交給我的光棍。

費嘉樂 同樣的瘋狂！

伯爵 (怒對巴斯勒) 您的權利！您的權利！您配當着我說話嗎？您這個傻大爺！

安東里奧 (鼓掌) 天知道，他一開口就說中他的名字。

伯爵 馬斯憐，什麼全攔起來，等到審查您的文據時候再說，我們在大廳公開審判。誠實的巴斯勒，忠實的代辦，您到小鎮找聽審人員去。

巴斯勒 為她的事？

伯爵 您還替我把交給您條子的鄉下人找來。

巴斯勒 難道我認識他嗎？

伯爵 您反抗嗎？

巴斯勒 我進別墅不是當聽差來的。

伯爵 那麼，當什麼？

巴斯勒 我是本村奏大風琴的天才，我教太太大鍵琴，教女下人唱歌，教書僮彈曼多琳。

我的職務特別是用吉塔琴娛樂您的朋友，在您喜歡命令我時候。

蔽日（走向前）大人，要是您喜歡的話，讓我去罷。

伯爵 你叫什麼名字當什麼的？

蔽日 我叫作蔽日，我的好大人。我是趕羊的，叫來管烟火的。今天教堂有會，我知道在哪兒找這個地方專作打官司買賣的那一班瘋子。

伯爵 我喜歡你的熱心腸。去罷。可是您（對巴斯勒）您陪這位先生，在路上彈吉塔琴，唱歌娛樂他。他是我的朋友。

蔽日（快樂）啊，我是他的……

〔蘇娜娜用手安靜他，對他指指伯爵夫人。〕

巴斯勒（愕異）我陪蔽日，彈……？

伯爵 這是您的職務。走，否則我攙您（下）

第二十三場 上一場的人物，除了伯爵。

巴斯勒（自語）啊，我可不跟鐵盆子碰，我不過是……

費嘉樂 一個瓦壺。

巴斯勒（旁白）我不幫他們辦喜事，我還是弄得穩穩當當地娶上馬斯憐罷。（對費

嘉樂）我沒回來以前，相信我，什麼都不要決定。（他到台後方沙發上取吉塔琴）

費嘉樂（跟住他）決定！嘿，走罷，別害怕。就算你永遠不回來……你不想唱的樣子；

你要我先開始嗎？……來罷，快樂些罷！為我的未婚妻大聲唱個好聽的罷。（他倒行，

跳舞，唱後面的塞克底爾曲；巴斯勒陪着他，全體跟上）

塞克底爾曲

我不要黃金千億，

我富願幽淑的

蘇  
娜。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因此，她的好品行

是我的理智的

金科玉律。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啦啦啦

〔歌聲漸遠，漸不能聞〕

第二十四場

蘇姍娜，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坐在她的大沙發上）你看，姍娜，這一幕都是你的糊塗蟲的條子鬧出來的。

蘇姍娜 啊，太太，我從粧室走出來那時候，要是您看見您的臉色才有趣哪！忽然間半點

血色都沒有，可是祇像一陣雲飛過去，漸漸地，您就面紅，紅呀，紅呀！

伯爵夫人 他打窗口跳下去嗎？

蘇姍娜 一點不猶疑，那個可愛的孩子！輕巧得……像隻蜂似的。

伯爵夫人 啊，那個要命的園丁！一切一切把我擾亂到……同時湊不上兩個念頭。

蘇姍娜 嘿！太太，正相反。那時候我才看得出；習慣於上等社會的太太們撒謊撒得多麼

從容，撒到半點馬脚都露不出來。

伯爵夫人 你以為騙得過伯爵嗎？他要在別墅碰見書僮，他會怎麼樣？

蘇姍娜 我去囑咐他們好好兒把他藏起來……

伯爵夫人 他得動身走。剛才的事發生過，你懂得，我可不會上當，讓他替你上花園去的。

蘇姍娜 我也一定不去。那麼，我的親事又……

伯爵夫人 （站起來）等一等……不用別人替，你也不去，要是我親自去呢？

蘇姍娜 您，太太？

伯爵夫人 那就不會有人冒險哪……那時候伯爵要賴也賴不了……懲罰過他的嫉

妬，再證明他不忠心，豈不是……得啦，第一次冒險成功給我勇氣再來一次。你趕早

告訴他，說你上花園去。可是，特別留意，別讓人……

蘇姍娜 啊，費嘉樂呢？

伯爵夫人 不，不，他會插進來的……去拿我的絲絨面罩和手杖來。讓我到涼台想想看。

〔蘇娜娜走進梳室〕

第二十五場 伯爵夫人（自語）

好不害臊，我的計劃！（轉身）啊，帶子！我的漂亮的帶子！我把你忘掉了！（她從沙發上拿起帶子，捲好它）你不再離開我……你叫我記起那一幕，那個可憐的孩子……啊，伯爵，您幹了什麼我呢？現在我幹什麼呢？

第二十六場 伯爵夫人，蘇娜娜

〔伯爵夫人偷偷將帶子藏在胸口〕

蘇娜娜 這是您的手杖和面罩。

伯爵夫人 記住：我不許你對費嘉樂洩漏半點風聲。



蘇娜娜（愉快地）太太，您的計劃真好。我剛想過。它接連一切，完結一切，包括一切。無

論有什麼事發生，現在我的親事可算得千穩萬妥了。（她吻她的主婦的手。同下）

〔休息時間，有些僕人佈置審事廳。他們帶來兩張有靠背的椅子，給律師坐的，放在戲台的兩旁，後面留下空敞的走道。在戲台中間近後方，放一道脚板，分兩層的，在板上面放伯爵的沙袋。他們把記錄員的桌子和凳子放在台前面旁邊，把比利多阿生和別的法官的座位放在伯爵的脚板的兩旁。〕

● 西班牙的大河，經過哥勒都和塞維勒而入大西洋。

● 薛侶萍不敢在伯爵夫人面前說出「愛」那一個字，所以改口說「喜歡」。

● 「薛侶萍，伯爵夫人，蘇娜娜」——原註。

● 方雅，法國畫家——一六八四至一七四五。

● 「唱到這一句，伯爵夫人叫書僮停止，把紙摺上。其餘的不用在戲台上唱」——原註。

● 「薛侶萍，蘇娜娜，伯爵夫人」——原註。

● 「薛侶萍，蘇娜娜，伯爵夫人」——原註。

- ⑧ 狹狹的袖口，手腕處帶鈕扣。在阿瑪地歌劇裏面的人物都穿這種衣服，所以有這名稱。
- ⑨ 參考第一幕第十場第五十對白。
- ⑩ 「薛侶萍，蘇嬋娜」——原註。
- ⑪ 就是說要把伯爵夫人關在修道院裏面。依照那時候的法律，當丈夫的有這種權利，如果他的妻子不貞。
- ⑫ 貴族家庭，夫婦相稱用「您」而不用「你」表示互相敬重之意。這裏伯爵忽然改用「你」表示對伯爵夫人的鄙視。譯文譯作「你這賤人」怕單用「你」字表達不出原文之意。
- ⑬ 「蘇嬋娜，伯爵夫人（坐着）伯爵」——原註。
- ⑭ 厄秀蓮女教團的修道院，一六〇五年設立的。
- ⑮ 重新提起塞維勒的理髮師的經過。
- ⑯ 參考道一幕的第二十二場。
- ⑰ 「安東里奧，費嘉樂，蘇嬋娜，伯爵夫人，伯爵」——原註。
- ⑱ 我們看得出來，包馬囉對費嘉樂的忙了。

● 一種有前奏面的西班牙歌，很快的節拍，三拍子的。

● 包馬羅喜歡把佈景如何安排作給觀眾看。這些動作都在幕前進行幕拉開，就看得見第三幕的佈景。

## 第三幕

別墅裏一所大廳，名「御室」，當審事廳用的。旁設一御座，有羅蓋罩住的，羅蓋下面掛着國王的相片。

第一場 伯爵，俾特利爾（身穿外衣，足登皮鞋，手拿一密封的包裹）

伯爵（快語）你明白了沒有？

俾特利爾 明白了，大人。（下）

第二場 伯爵（獨自一人，高聲呼喚）

伯爵 俾特利爾！

## 第三場 伯爵，俾特利爾（重上）

俾特利爾 大人？

伯爵 有人瞧見你嗎？

俾特利爾 沒有有靈魂的東西。

伯爵 您騎那匹東方馬罷。

俾特利爾 在菜園的欄杆邊旁，鞍子都上好了。

伯爵 咬咬牙，一口氣跑到塞維勒去。

俾特利爾 祇有三里路，很好走的。

伯爵 您一下馬就打聽書僮到了沒有。

俾特利爾 到縣署？

伯爵 對啦，特別打探到了多少時候。

俾特利爾 我明白。

伯爵 你把委任狀交給他，趕快回來。

俾特利爾 要是他不在那兒呢？

伯爵 那麼，您更快些回來告訴我走。

第四場

伯爵（自語，一面走一面幻想）

我把巴斯勒弄開，優得真可以！……生氣毫無用處。——他給我那張條子，通知我一樁對於伯爵夫人的企圖……我走到時候，却是侍婢關在裏面……她的主婦驚惶失措，假的也許真的……一個人打窗口跳下，又一個人後來不打自招……也許是假裝的……線索就此溜掉。裏面有些曖昧……我的奴婢互相狎暱，這種皮囊的人算得什麼？不過，伯爵夫人哪！要有人胆大包天，敢……我哪兒弄錯了？事實上，怒火上升時候，最有節制的想像會變成像做夢地瘋狂！——地鬧着玩，她強顏為笑，

她不自然地歛住笑容——她會自尊，我的名譽……放在什麼鬼地方！另一方面，我走到哪兒？蘇蘇娜那個狡猾東西是否洩露了我的祕密？他還不是她的丈夫，已經就這樣了……誰逼我，要我這個怪念頭？我有過二十來次想放棄……都是猶疑不決的結果！我要想她而內心不發生衝突，也許我會少需要她一千倍——費嘉樂那個東西要我候他！我得機敏地審查審查他，（費嘉樂在台後方出現，站住。）試試看，跟他說話時候，用轉折方法，弄清楚，看他不知道不知道我愛上蘇蘇娜。

第五場 伯爵，費嘉樂

費嘉樂（旁白）挨着我們了。

伯爵……要是他聽她提起過一個字……

費嘉樂（旁白）我不信。

伯爵……我就要他娶那個老傢伙。

費嘉樂 (旁白) 巴斯勒先生的愛人？

伯爵 …… 再看我怎麼樣擺佈那個年青的。

費嘉樂 (旁白) 啊！我的太太了，勞您駕。

伯爵 (轉身) 嚶，什麼什麼東西？

費嘉樂 (趨前) 是我，我來聽您吩咐。

伯爵 幹嗎嘍哩咕嚕的？

費嘉樂 我沒說什麼。

伯爵 (模倣他) 「我的太太了，勞您駕。」

費嘉樂 那是……我的回話的結尾！「去告訴我的太太了，勞您駕。」

伯爵 (踱步) 「他的太太！」……我知道，我叫您來，有什麼絆住了您老先生？

費嘉樂 (假裝整衣) 我摔下時候，在地上弄髒了。我換衣服哪。

伯爵 要一個鐘頭嗎？



費嘉樂 得費些時間呀。

伯爵 這裏的下人……穿衣服比上人還要多花時間！

費嘉樂 因為沒有人伺候他們呀。

伯爵 ……我不很明白，剛才有什麼迫您冒沒有意識的險，跳下……

費嘉樂 險！別人會說：我活葬在深坑裏面……

伯爵 您試試看假裝受騙來愚弄我，您這狡猾奴才！您懂得很清楚，我不是因為您遇險所以不安，是因為您的動機。

費嘉樂 因為一個假的警告，您怒沖地走到，像糜累那山●的瀑布，衝倒一切。您找一個人，您一定要找着他，要不，您就破門破壁！我恰巧在那兒。誰知道您盛怒時候會不會……

伯爵 （插口）您可以打扶梯躲開的呀。

費嘉樂 得！您就在走廊抓住我。

伯爵 (怒) 在走廊? (旁白) 我動火, 妨礙我要知道的事。

費嘉樂 (旁白) 走着瞧罷, 跟他幹一下。

伯爵 (緩和些) 這不是我要說的話。別談罷。我想……是的, 我想帶你到倫敦去, 當送

公文的跑差……可是, 仔細想想……

費嘉樂 大人改變宗旨了嗎?

伯爵 頭一件你不懂英文。

費嘉樂 我懂 God-dam。

伯爵 我不明白。

費嘉樂 我說我懂 God-dam。

伯爵 那麼?

費嘉樂 鬼東西, 英文美極啦。不需多少就應用得很遠。在英國, 憑 God-dam 這一句話, 不管在什麼地方, 什麼也不會缺少的。——您想嚐隻肥雞嗎? 您就跑進酒店, 祇要

對跑堂作這個姿勢，（作翻爻叉的姿勢）說聲『God-dam』！他就會拿給您一塊鹹牛腿，不帶麵包的。可羨得很！您喜歡乾一盃最好的紅酒或甜酒嗎？祇要這個樣子，（作開酒瓶的姿勢）『God-dam』！他就拿給您一瓶啤酒，顏色很鮮豔的，酒泡直流到瓶口的。多麼滿意呀！您要是碰見一位美人，那些扭扭捏捏，眼睛朝下，胳膊望後，屁股搖搖擺擺的美人，那麼，合上您的手指，俏皮地放在嘴上。呀！『God-dam』！她就賞您一下重重的耳刮子，證明她懂您。英國人，說實話，談話時候，東插西插些別的字眼。可是，很容易看出來，『God-dam』是英文的基礎。大人要沒有別的動機，把我留在西班牙……

伯爵（旁白）他想到英國去，她沒告訴他。

費嘉樂（旁白）他當我什麼都不知道。照他的樣子激他一下看看。

伯爵 伯爵夫人有什麼動機，跟我這樣惡作劇？

費嘉樂 天知道，大人，您比較我清楚得多啦。

伯爵 我什麼都替她預先想到。我送給她許多東西。

費嘉樂 您送東西給她，可是您對她不忠心。別人給我們皮毛的滿足，倒把我們的需要剝掉，我們該感謝他嗎？

伯爵 ……以前你什麼都告訴我的。

費嘉樂 現在我也不瞞您什麼呀。

伯爵 你替伯爵夫人賣力氣，她給你多少錢？

費嘉樂 我從大夫手裏救她出來，您給過我多少錢？當心，大人，別作踐好僕人，怕因此造出一個壞下人。

伯爵 爲什麼你作事總有點含糊？

費嘉樂 因爲您盡找岔兒，所以什麼地方都覺得含糊。

伯爵 你這名譽頂糟糕的！

費嘉樂 要是我實際上比較名譽好些呢？有多少貴族，敢跟我說這句話？

伯爵 有一百次我見你朝着幸運走，可是你從來不向前走。

費嘉樂 您要怎麼樣？大伙兒在一起，誰都想跑得快，擁啦，擠啦，推啦，踏啦，誰有能幹，誰走得，賸下的都給壓碎了。所以就完了。我就放棄了。

伯爵 放棄幸福？（旁白）有點新鮮的玩藝兒了。

費嘉樂 （旁白）現在挨着我了。（高聲）大人，您抬舉我，派我管別墅的號房。這運氣就夠美的啦。真的，雖然跑差有優先權，分散有興趣的新聞，我也不想幹了，我倒願意和我的媳婦快快活活在安達盧斯<sup>①</sup>深居……

伯爵 誰阻止你帶她一起到倫敦去？

費嘉樂 那麼，我得常常離開她，不消多少時候，我就想不到我是娶過媳婦的了。

伯爵 您要有品格，有聰明，總有一天可以陞上官場。

費嘉樂 高陞要聰明？大人您太看不起我了。就算平庸些，會爬會鑽，沒有不成功的。

伯爵 ……祇要跟我學點政治。

費嘉樂 政治，我懂得。

伯爵 像英文一樣：英文的基礎！

費嘉樂 是的，要是有什麼可以誇張的話。可是，知道裝不知道，不知道裝知道，懂得裝不懂，聽見裝聽不見，尤其是，沒有半點能幹，裝作很能幹；沒有半點秘密，常常作出有好大秘密，要隱藏的樣子。掩上門，修理筆桿，神氣裝得深奧莫測，其實肚裏空空洞洞。不管好壞，裝作要人，散佈間牒，收養奸細，仿造戳子，截留書信；手段不高明，把目的鋪張得萬分重要。所有政治不過如此，要不，我把腦袋輸給您。

伯爵 嘿，你說的是陰謀而已。

費嘉樂 政治，陰謀，隨您叫。可是我以為它們有血統的關係，誰願意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更愛我的女友，哈哈，」像好國王的歌所說。

伯爵 (旁白) 他不想去。我知道了……蘇娜娜賣我了。

費嘉樂 (旁白) 我愚弄他，以其人之道治其人之身。

伯爵 所以，你希望馬斯憐的案子，你能夠贏過來？

費嘉樂 難道大人您可以追逐我們的年青少女，我拒絕一位老姑娘，就算得犯罪了嗎？

伯爵 （嘲笑）在法庭，法官忘掉自己，祇見法律。

費嘉樂 法律，縱強凌弱的法律……

伯爵 你當我是說着玩的嗎？

費嘉樂 嘿！誰知道，大人意大利的俗語說得好：「時間是一個風流人，」最真切不過。時

間會告訴我：誰對我好，誰對我壞。

伯爵 （旁白）我看他全知道了。他得娶那個保姆。

費嘉樂 （旁白）他跟我玩手腕，他知道了一些什麼？

第六場 伯爵，閣者，費嘉樂

閣者 唐·居氏曼·比利多阿生。

伯爵 比利多阿生？

費嘉樂 嘿，準是那位普通法官，法庭推事，您的好好先生。

伯爵 請他候一會兒。（闕者下）

第七場 伯爵，費嘉樂

費嘉樂 （好一會兒望住冥想着的伯爵）……大人，就在這裏嗎？

伯爵 （醒回）我……我已經吩咐過把這屋子收拾好，作公開審判用。

費嘉樂 嘿，還缺少什麼？您的大沙發，好好先生的椅子，記錄員的板凳，兩張凳子給律師的，上流社會站在前面，臭民衆站在後面。我找刑具去。（下）

第八場 伯爵（自語）

這無賴叫我進退兩難！辯論起來，他占上風，他迫你，他包圍你……嘿！你們一男



一女兩個光棍！你們聯合起來作弄我？你們可以作朋友，作愛人，願意作什麼就什麼，我都答應，可是他媽的，要作夫妻呀……

第九場

蘇姍娜，伯爵

蘇姍娜（喘息不定）大人……對不起，大人。

伯爵（愠然）有什麼事，小姐？

蘇姍娜 您生氣嗎？

伯爵 您找東西，一定是的？

蘇姍娜（膽怯地）太太害愛鬱病，我跑來，請您借一瓶以太。一會兒就還您的。

伯爵（給她以太）不用還，留下給您自己用罷。您不久就會用得着的。

蘇姍娜 難道像我這種地位的女人也會害愛鬱病嗎？這是有身份的毛病，祇有在小沙

龍裏才會害的。

伯爵 一位鍾情的未婚妻，失了她的未婚夫……

蘇姍娜 把您答應給我的粧奩還馬斯憐……

伯爵 我答應給您，我？

蘇姍娜 (兩眼下垂) 大人，我相信聽您說過的。

伯爵 是的，如果您答應聽我的話。

蘇姍娜 (兩眼下垂) 難道聽大人您吩咐，不是我的責任嗎？

伯爵 狠心的姑娘，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呢？

蘇姍娜 難道說實話會嫌太晚嗎？

伯爵 你黃昏時間不上花園去？

蘇姍娜 我不是每天晚上都在那兒散步嗎？

伯爵 今早你多麼嚴厲對付我。

蘇姍娜 今早……那個書僮藏在沙發後面？

伯爵 她有理，我忘了。可是，爲什麼執意不從，當巴斯勒替我……

蘇珊娜 爲什麼一定要一個巴斯勒……

伯爵 她總是有理的。可是有一位費嘉樂，我很怕你什麼都告訴過他哪。

蘇珊娜 什麼對啦，我什麼都告訴過他，除了應該不告訴他的話。

伯爵 (笑) 哈，可愛，可愛！那麼，你答應嗎？如果你失約，我們說定罷，我的心，沒有約會，就沒有粧奩，就沒得結婚。

蘇珊娜 (敬禮) 可是，大人，沒得結婚，就沒有貴族權利。

伯爵 她這句話什麼意思？真的，我愛她愛到瘋了！可是，你的太太候着這瓶……

蘇珊娜 (笑笑地還他那瓶以太) 我可以無緣無故找您說話嗎？

伯爵 (想擁抱她) 妙人兒？

蘇珊娜 (脫身) 有人來了。

伯爵 (旁白) 她是我的了。(逃避)

蘇娜娜 我得趕快報告太太知道。

第十場

蘇娜娜，費嘉樂

費嘉樂

蘇娜娜，蘇娜娜，你離開大人，跑得這麼快，到哪兒去？

蘇娜娜

現在你愛打官司，司就去打罷。你剛贏過來了。（逃進）

費嘉樂

（追她）啊！可是，你說……

第十一場 伯爵（上，自語）

『你剛贏過來了！——我走上圈套了！嘿，我的好小子，我要懲罰你們，用……好好的判斷，很公正的……但是，他要償還那個保姆的錢呢……用什麼還？如果他還……啊，啊！我不是還有那位倨傲的安東里奧嗎？他的高尙的驕傲，瞧不起費嘉樂，不願意把他的外甥女嫁給一個不知道誰養出來的人，給他的怪皮氣加點火

……爲什麼不在陰謀這塊大場地，什麼都該培植到，就算是一個傻瓜的虛榮心。

(叫)安東……(見馬斯憐等上下)

第十二場

霸多老，馬斯憐，比利多阿生

馬斯憐 (對比利多阿生)老爺，聽我的案子。

比利多阿生 (身穿法官袍子，有點口吃)好罷，您——您口頭說罷。  
霸多老 是一件婚約。

馬斯憐 兼借款。

比利多阿生 我懂——懂得，諸如此類。

馬斯憐 不，老爺，不能「諸如此類」的。

比利多阿生 我懂——懂得。您是欠債的嗎？

馬斯憐 不，老爺，我是債主。

比利多阿生 我懂——懂得你——你想要回款子？

馬斯憐 不，老爺，我要他娶我。

比利多阿生 哼，我懂——懂得很透。他哪，他肯——肯娶您嗎？

馬斯憐 他不肯，老爺，所以就打官司啦！

比利多阿生 您當我不懂——懂得官司嗎？

馬斯憐 不敢，老爺。（對霸多老）我們在什麼地方！（對比利多阿生）什麼是您審判

我們的案子嗎？

比利多阿生 難道我拿錢買——買官做，為別的東西嗎？

馬斯憐 （歎氣）官要錢買，多麼腐敗！

比利多阿生 對啦，最——最好不要錢就給我們官做。您告——告誰？

## 第十三場

霸多老，馬斯憐，比利多阿生，費嘉樂（搓着手上）

馬斯憐（指費嘉樂）老爺，我告這個沒有信用的人。

費嘉樂（很愉快地對馬斯憐）也許我打攪您了——顧問老爺，大人一會兒就回來。

比利多阿生 這個孩——孩子我在別處見過的。

費嘉樂 在您的太太家裏，在塞維勒，我伺候過她的，顧問老爺。

比利多阿生，哪——哪一年？

費嘉樂 您的小少爺沒出世前一年不到些。他是一位很美的孩子，我很得意哪。

比利多阿生 是的，他是最美——美的一個。聽說你在——在此地作——作你的壞主意？

費嘉樂 老爺真是好人。這不過是一樁苦事。

霸多老 一件婚約呀。啊——啊，可憐的傻瓜。

費嘉樂 老爺……

比利多阿生 你見過我——我的祕書，那個好孩子嗎？

費嘉樂 是不是叫做兩隻手那位記錄員？

比利多阿生 對啦，那——那個兩頭吃的。

費嘉樂 吃！我敢說，他吞哪。嘿，對啦，我看見過他，證書啦，證書加補充啦。而且，還實行得多

麼凶呀！

比利多阿生 形——形式總——總該履行呀！

費嘉樂 當然啦，老爺。要是案子的好處歸打官司的，顯而易見，形式就是法官們的產業。

比利多阿生 這孩——孩子不——不像我起初所想地那麼傻。啊，好罷，既——既然你

懂得這麼多東西，我——我們就當心你的案子罷。

費嘉樂 老爺，我依靠您的大公無私，雖然您是我們的司法官。

比利多阿生 噲……對啦，我——我是司法官。可是，如果你——你欠債不還……



費嘉樂 那麼，老爺您一定知道：那就等於我沒欠債。

比利多阿生 自——自然啦……呃，他說什麼？

第十四場

霸多老，馬斯憐，伯爵，比利多阿生，費嘉樂，庭吏

庭吏 (引伯爵入，高聲叫) 大人。

伯爵 比利多阿生貴人，在這裏，穿袍子！不過是一件家庭的案子，穿城裏的衣服已經嫌太好了。

比利多阿生 您——您才是哪，伯爵大人。可是不——不穿袍子，我總不行。因為形式，您懂——懂得哪，形式！同一個人譏笑穿常服的法官，祇——祇要看見穿袍子的檢事就會哆嗦起來。形式，形——形式！

伯爵 (對庭吏) 開審。

庭吏 (走去開門，用尖銳聲音叫) 開審！

## 第十五場

上一場的人物，安東里奧，別墅的僕人，男女鄉下人（穿着禮服），伯爵（坐在大沙發上），比利多阿生（坐在伯爵旁邊），記錄員（坐在他的桌子後面的凳子上），法官們，律師們（坐在板凳上），馬斯憐（在椅上，在伯爵旁邊），費嘉樂（坐在另一板凳上），鄉下人和僕人站在後面。

比利多阿生（對兩隻手）兩——兩隻手，宣——宣讀案件。

兩隻手（拿起一張紙念）『尊而又尊，乃至極尊之俾得喬治，為本地貴紳，高山，傲山及其他山嶺之男爵，控告年青戲劇家，阿隆左，卡勒得隆。』關於一篇初演就失敗的喜劇，兩人都否認是作者，都推諉給對方。

伯爵 他們倆都有理。叫他們退庭。他們要再合作別一本作品，吩咐他們出貴族的名義，用詩人的天才，好讓他們的作品在上等社會裏面揚眉吐氣。

兩隻手（宣讀另一張紙）『佃戶安得累，培特盧契與控告本省的徵收員，』關於一

僭強制執行的案子。

伯爵 這案子不歸我管。我替我的臣民服務，在國王面前保護他們比較好些。過去。

兩隻手 (拿起第三張紙。霸多老和費嘉樂站起) 『巴勃，阿假，麥得令，尼可勒，馬斯憐，

蠻幹氏，成年的姑娘，(馬斯憐站起來，行禮) 控告費嘉樂……，』教名①沒填。

費嘉樂 佚名。

比利多阿生 佚名——佚名是哪一位菩薩？

費嘉樂 是我的。

兩隻手 (寫上) 『控告佚名，費嘉樂。』地位？

費嘉樂 紳士。

伯爵 您是紳士？(兩隻手寫上)

費嘉樂 要是老天爺願意，我會是一位王爺的兒子哪。

伯爵 (對記錄員) 念下去。

庭吏（用尖銳聲音叫）肅靜！

兩隻手（念）「……案由：蠻幹反對費嘉樂結婚。霸多老夫替原告辯護，費嘉樂自

己辯護，但須得法庭允許，因不合慣例與法律也。」

費嘉樂 兩隻手大爺，慣例常常是件壞事。當事人稍為受過點教育，明白自己的案子總

比較清楚些。有些律師大出其冷汗，拚命地嚷，什麼都懂就是事實不懂，叫訴訟的人

傾家蕩產，一點不在乎，叫聽審的人討厭，叫法官打瞌睡。寫過一篇弁累那辯護書。

以後，就更神氣十足。我呢，我會用很少的話把事實說得清清楚楚。法官老爺……

兩隻手 用不着，因為您不是原告，您祇能辯護。來，大夫，宣讀契約。

費嘉樂 對啦，契約！

霸多老（帶上眼鏡）很確切的。

比利多阿生 該——該看看呀。

兩隻手 肅靜。

庭吏（用尖銳聲音叫）肅靜！

霸多老（念）「立契人在清泉別墅向馬斯憐，蠻幹女士借得二千比阿斯他，十足

紋銀。一經索取，當在原來地點歸還該款，並娶女士為妻，以示感謝。」簽名，單是費嘉

樂字樣。我的結論：償還借款，履行條約，兼付堂費（辯論）法官老爺……這種有趣味

的案子，法庭從來沒審判過！自從阿歷山大第一答應娶美人達雷斯特利為妻……

伯爵（插口）慢點說下去，律師。被告人對契約有無異議？

比利多阿生（對費嘉樂）您反……您——您反對這張契約嗎？

費嘉樂 法官老爺，原告律師念那張契約的居心不良，也許是看錯，也許是神智不清，因

為原文沒說：「歸還該款並娶女士為妻，」而是「歸還該款或娶女士為妻。」這區

別太大了。

伯爵 契約上是「並」字還是「或」字？

霸多老 是「並」字。

比利多阿生 兩——兩隻手，您自——自己念念看。

兩隻手（拿起契約）這才穩當哪，因為常常雙方念的時候會作弊的。（念）「呃，呃，

呃，呃，一經攪幹女士，呃，呃，呃，呃，索取，當在原來地點歸還該款……並……或……

並……或……」這個字不清楚，有塊墨水在上面哪。

比利多阿生 墨——墨水？我知道是什麼。

霸多老（辯論）我堅持是連接詞「並」字，用來連接那句子相關的份子的。「歸還該款並娶女士為妻。」

費嘉樂（辯論）我堅持是更替詞「或」字，用來分開那些份子的。「歸還該款或娶女士為妻。」書呆子，雙料的書呆子。讓他說拉了話，我不懂，我揍死他。

伯爵 怎麼樣判斷這樣的問題？

費嘉樂（快語）娶她還要還她錢嗎？

霸多老（快語）要的，我們結婚，兩口子財產分開的。

費嘉樂（快語）我們結婚，兩口子身體分開的，既然結過婚，債還清不了。（法官們站起，低聲交換意見）

霸多老 好滑稽的還債方法！

兩隻手 肅靜。

庭吏（用尖銳聲音叫）肅靜！

霸多老 這個光棍叫結婚做還債！

費嘉樂 律師，您是辯護您自己的案子嗎？

霸多老 我是保護這位小姐的。

費嘉樂 您繼續下去不講理就得啦，可是別罵人。怕當事人動火，法庭才允許把第三者叫來，可是沒答應那些有理性的辯護人變成驕傲放肆的特殊階級，不受懲罰。那麼

着，豈不是污辱最神聖的制度？（法官們繼續低聲交換意見）

安東里奧（對馬斯憐，手指法官們）他們有什麼吶吶地說個不清呢？

馬斯憐 大法官給人教壞了，他又去教壞別的法官。我的官司要輸了。

霸多老 （低聲，憂鬱口氣）我害怕哪。

費嘉樂 （愉快地）拿出點勇氣來呀！馬斯憐！

兩隻手 （站起來，對馬斯憐）啊，太過份了！我檢舉您。爲了法庭的尊嚴，我請求慢點審別的案子，先裁判這件事。

伯爵 （坐下）不，記錄員，我絕對不裁判關於我私人的侮辱。西班牙的法官不用因爲些出軌的舉動而臉紅，這種舉動最是適宜於東方的法官。別的錯誤已經夠了！我再改正一件，我要說明我的裁判的理由。凡是法官拒絕說明理由，就是法律的大仇敵！原告能要求什麼呢？不還款就結婚。同時兩種都要求是矛盾的。

兩隻手 肅靜。

庭吏 （用尖銳聲音叫）肅靜！

伯爵 被告怎麼樣回答他？如果願意要她的身體，我們准許他。



費嘉樂 (快樂地) 我贏了。

伯爵 可是，依照原約：『一經索取，歸還該款，或娶女士爲妻，』法庭斷被告歸還原告二

千比阿斯他，十足紋銀，否則就在今天娶她爲妻。(站起來)

費嘉樂 (驚呆) 我輸了。

安東里奧 (快樂地) 斷得好!

費嘉樂 好什麼?

安東里奧 因爲你不能當我的外甥女婿。謝謝，謝謝，大人。

庭吏 (用尖銳聲音叫) 退庭。(民衆下)

安東里奧 我告訴我的外甥女去。

第十六場

伯爵 (兩頭走) 馬斯憐，爾多老，費嘉樂，比利多阿生

馬斯憐 (坐下) 啊! 我透了一口氣。

費嘉樂 我呢，我透不出氣。

伯爵 (旁白) 至少，我報復了，總算出了一口氣。

費嘉樂 (旁白) 那個巴斯勒，他該來反對馬斯憐結婚的，看他怎麼樣回來——(對

向外走的伯爵) 大人，您走了嗎？

伯爵 都判斷完了。

費嘉樂 (對比利多阿生) 都是您這個誇嘴的胖顧問……

比利多阿生 我，誇嘴的胖——胖顧問！

費嘉樂 當然啦。我不娶她，我以前是個紳士哪。

〔伯爵站住〕

霸多老 您得娶她。

費嘉樂 不用我的高貴的爹娘的同意嗎？

霸多老 他們是誰？讓我們瞻仰瞻仰。

費嘉樂 您得給我些時間呀。我快找着他們了。我足足找了十五年哪。

霸多老 不要臉！是個揀來的孩子！

費嘉樂 遺失的，大夫，也許該說給人偷走的孩子。

伯爵 （走回來）遺失的，偷走的，有什麼證據？他會亂嚷，說人毀謗他哪！

費嘉樂 大人，那些強盜在我的身上找着的繡花絨繡花氈子和金屬的粧飾品，如果還不夠表示我是生在上等人家的，那麼，我的爹娘的小心防備，在我的身體上面留下特別的記號，很可以證明我以前是個怎麼樣寶貝的孩子。這花樣在我的胳膊上

……（他想解開右臂）

馬斯憐 （興奮地站起來）一個刀形刻在您的右臂上？

費嘉樂 您怎麼樣知道的？

馬斯憐 天呀！就是他啦！

費嘉樂 對啦，就是我。

霸多老 (對馬斯憐) 誰他

馬斯憐 (興奮地) 就是愛瑪綠愛勒。

霸多老 (對費嘉樂) 你是給些浪人拐走的嗎?

費嘉樂 (興奮地) 就在一所別墅的附近。好大夫，要是您把我送回給我的高貴的家庭，隨您要多少報酬都可以。就算是整堆整堆的金子也不會嚇倒我的四海聞名的爹娘的。

霸多老 (指馬斯憐) 這就是你的媽啦。

費嘉樂 ……奶媽?

霸多老 生你的媽。

伯爵 他的媽!

費嘉樂 請您說明白些。

馬斯憐 (指霸多老) 這就是你的爹爹啦。

費嘉樂 (煩惱) 啊, 啊! 我倒霉, 倒霉。

馬斯憐 你的天性沒告訴過你嗎?

費嘉樂 從來沒有過。

伯爵 (旁白) 他的媽。

比利多阿生 那就清清楚楚了他——他娶不了她。

↓ 霸多老 我也不娶她。

馬斯憐 您也不那麼, 您的兒子怎麼辦呢? 您對我賭過咒……

霸多老 那時候我瘋了。如果這種回憶也算得做束縛, 我就非娶上全世界的人不可啦。

比利多阿生 要——要是大家都看得這麼仔細, 誰——誰也不想娶誰了。

霸多老 這樣明顯的過失! 可哀的青春!

馬斯憐 (漸漸火起來) 是的, 可哀的, 而且比您所想像更可哀! 我並沒有否認我的過失,

這一天證明得太太好了! 可是, 過了三十年規規矩矩的生活, 消滅過失, 還這麼費

力！天生我是要我賢淑的，我一能運用我的理智，我就不糊塗。但是在幻想時期，在沒有經驗而有需要的時期，給壞小子包圍着，給窮困攻擊着，一個孩子抵抗得了這許多集團的敵人嗎？在此地嚴厲批評我們的那個人，也許他一生不知摧殘過多少不幸的女人哪！

費嘉樂 罪孽愈重的愈不寬待別人，這是一個定律。

馬斯憐（興奮地）你們男人比忘恩負義更糟，你們用蔑視摧殘你們情慾的玩具，你們的犧牲品！我們女人年青時候的過失，你們才該受懲罰哪。你們和你們的法官，自以為了不得，有判斷我們的權利。因為他們無可饒恕的疏忽，我們的誠實生存的路就此剝奪掉。有一個制度是為不幸的少女而設的嗎？他們祇有一種天然的權利，作婦女們一切的粧飾。他們男人倒有上千的工具。

費嘉樂（怒）他們連丘八也利用到！

馬斯憐（興奮）就算比較上等些的階級罷，女人只受你們嘲弄，給表面上的尊敬矇

住，實際和奴隸一樣，有財產就受未成年的待遇，有過錯就受已成年的懲罰！從各方面看起來，你們對我們的行為不叫人害怕就叫人可憐。

費嘉樂 她有理！

伯爵（旁白）太有理了！

比利多阿生 老——老天爺，她有理。

馬斯憐 可是，我的兒，叫不正直的人拒絕，對我們有什麼關係？別留意你的來處，只看清你的去向。那才是對誰都要緊的。過幾個月，你的未婚妻就可以自主了。她嫁給你，我負責。跟你的嬌妻和你的慈母一起過活，她們倆是爭着愛你的人。對她們要寬大，爲你自己要快樂，我的兒。對一切人要愉快，要爽直，要心地好。你的媽就不會有什麼缺憾的。

費嘉樂 媽，你的話和金子一樣寶貴，我依從你。是的，我真傻！地球轉了幾千萬年，這無邊無際的期間裏面，我碰巧抓住小小的，不會再回來的三十個年頭，我自尋苦惱，想知

道是誰生我的！誰煩惱，誰活該。這樣吵鬧地過一輩子，簡直是不停地討苦吃，像逆流而上的可憐的馬，就算站住，也得不着休息，雖然不望前走，也得用力拉。我們候着罷。

伯爵 擾亂我的傻事兒！

比利多阿生（對費嘉樂）您的爵位呢？別墅呢？您在——在法庭裝腔。

費嘉樂 法庭！它要我作一樁好漂亮的傻事！在我差點爲一百塊錢殺死今天才認識的父親以後！可是，既然上天拯救我逃出這些危險，我的爹，請您饒恕我罷……還有您，我的媽，您擁抱我……最慈愛地親親我罷。（馬斯傑跳起撲住他的頸）

## 第十七場

爾多老，費嘉樂，馬斯傑，比利多阿生，蘇珊娜，安東里奧，伯爵

蘇珊娜（跑步上，拿着一個錢袋）大人，慢點。別讓他們結婚。我來用主婦給我的粧奩清還這位太太。

伯爵（旁白）主婦鬼迷了！好像都是同謀似的！



## 第十八場

額多老，安東里奧，蘇姍娜，費嘉樂，馬斯憐，比利多阿生

安東里奧（看見費嘉樂吻馬斯憐，對蘇姍娜說）嘿，對啦，還罷，你看，你看。

蘇姍娜（轉身）我看夠了。去罷，舅舅。

費嘉樂不，請您別走。您看見什麼呀？

蘇姍娜看見我傻，你卑鄙。

費嘉樂都不對。

蘇姍娜（怒）還有，你心甘情願娶她，既然你疼她。

費嘉樂（愉快地）我疼她，可是我不娶她。（蘇姍娜想出去，費嘉樂攔住她）

蘇姍娜（打他一下耳刮子）您好大膽子，敢攔阻我！

費嘉樂（對衆人）這樣就是愛嗎？你沒離開我們以前，我求你，看看清楚這位親愛的

女人。

蘇娜娜 我看住她啦。

費嘉樂 你覺得她……

蘇娜娜 醜怪。

費嘉樂 嫉妬萬歲！嫉妬不跟您討價還價的。

馬斯憐 （雙臂伸開）擁抱你的媽罷，娜娜。這個作弄你的壞人是我兒子呀。

蘇娜娜 （跑向她）您，他的媽？（她們互相擁抱）

安東里奧 這是剛才的事嗎？

費嘉樂 ……我剛才知道的。

馬斯憐 （興奮）不，我的心傾向於他，祇摸錯了動機。我一向給您支配着。

費嘉樂 我以前拒絕您，媽，是給對於我等於本能的理智支配着，因為我並不是憎惡您

的，這些錢就是個證據……

馬斯憐 （給他一張紙條）這是你的。收回你的借券，這是你的結婚費。

蘇娜娜 (把錢袋擲給他) 把這個也拿去罷。

費嘉樂 謝謝，謝謝。

馬斯憐 (興奮) 我以前是個苦命的姑娘，我差點變作最不幸的婦人。現在哪，我是個

最幸福的母親！擁抱我，我的兩個孩子。我的心情全放在你們倆身上。我能夠怎麼樣快樂就怎麼樣快樂。啊！孩子，我多麼愛你們呀！

費嘉樂 (感動，興奮地) 你說罷，媽，你說罷，你願意看我的素來不認識的淚泛濺我的眼睛，把它們溶作水嗎？這些至少是快樂的淚呀。可是，多麼傻！我差點害羞起來。我覺得淚在我的手指中間流動着。瞧，(分開他的手指) 我真傻，忍住它，羞愧呀，走你的路罷！我同時想哭又想笑。我現在的情緒，不能有第二次再感受的。(一面擁抱他的母親，一面擁抱蘇娜娜)

馬斯憐 啊，我的愛！

蘇娜娜 啊，我的愛！

比利多阿生（用手帕擦眼睛）那麼，難道我——我也是個傻子？

費嘉樂（興奮）悲哀呀，現在我可以向你挑戰了！要是你有胆量，在這兩位親愛的女人當中攻擊我。

安東里奧（對費嘉樂）請您別這樣甜言蜜語。家庭裏面，父母的親事該在子女的面前呀，您明白嗎？您的爹娘他們手拉手作夫妻嗎？

霸多老 我的手？我甯願它是癱的，倒下，如果我和這個傻瓜的母親手拉手作夫妻！

安東里奧（對霸多老）那麼，您是個後娘式的父親嗎？（對費嘉樂）這樣的話，我們的情種，用不着談下去了。

蘇妮娜 啊，舅舅……

安東里奧 我難道把我的姊姊的女兒嫁給一個沒有爹娘的孩子嗎？

比利多阿生 這可——可能嗎，傻瓜？一個人總有爹——爹娘的呀。

安東里奧 那個傢伙……他永遠不用想娶着她。（下）

## 第十九場

霸多老，蘇娜娜，費嘉樂，馬斯憐，比利多阿生

霸多老

(對費嘉樂) 現在，你找個人，收你作兒子罷。(想下)

馬斯憐

(跑去攔腰拉霸多老回來) 慢點，大夫，別走，別走！

費嘉樂

(旁白) 不，我想所有安達盧斯的傻瓜都給放出來，阻礙我的親事！

蘇娜娜

(對霸多老) 好爸爸，是您的兒子呀。

馬斯憐

(對霸多老) 又聰明，又能幹，又漂亮。

費嘉樂

(對霸多老) 不費您半個子兒。

霸多老

你偷我的一百塊錢呢？

馬斯憐

(撫愛他) 我們會很當心您的爸爸！

蘇娜娜

(撫愛他) 我們會很疼您的爸爸！

霸多老

(感動) 爸爸，好爸爸，爸爸！我比這位先生更傻，我，(指比利多阿生) 我像個

孩子，隨你們擺佈。（馬斯憐和蘇媚娜擁抱他）嘿不成，不成，我還沒答應哪。（回頭）大人呢？他哪兒去了？

費嘉樂 我們快找他去，迫他答應。他要弄別的鬼，又得重頭幹起了。

全體 快，快。（他們把霸多老拉下去）

第二十場

比利多阿生（自語）

比——比這位先生更傻！我可以對自己說這——這種話，可是……在——在這塊地方，他——他們一點都不客氣。（下）

● 這一場裏面，伯爵對傅特利爾有時用「你」有時用「您」，作者用意想描寫伯爵煩亂的心情。

● 糜累那山在西班牙南部。

● 在十八世紀，法國才開始注意到英國的社會。那時候旅行英國是法國人最時髦的事。許多到過英

國旅行的人，不論是否文人，都寫上幾頁對於英國社會風俗的觀感。當代著名作家，如服爾德，孟德，斯鳩等都到過英國而且很細心觀察過研究過英國的文化。

② 塞維勒的理髮師的舊事重提。

③ 這是對貴族的諷刺。包馬驪所描寫的費嘉樂並非一個平常的僕人，他有思想，有天份，就是差點地位，沒投生於貴族的艱胎，所以就吃大虧了。這種思想盧騷在包馬驪以前已經說過，宣傳過，早已成熟在那時代候着大革命的法國人的心裏。

④ 安達盧斯是西班牙南部的一個省分，塞維勒屬之。

⑤ 這是包馬驪對政治舞台的觀感和諷刺。

⑥ 參考莫利哀的厭世者第一幕第二場的古曲：

「倘若國王給我

他的大城巴黎。

要我必需放棄

我的女友的愛，

我將對亨利國王說：

拿回您的巴黎；

我更愛我的女友，哈哈，

我更愛我的女友。」

- ② 這一場很著名，因為牽涉許多包馬曬的私人生活，牽涉自一七七〇至一七七八年間整整八年的訟事。當時法人誰都知道，誰都作為茶餘酒後的談資，特別是包馬曬的著名的備忘錄（Memoirs）出版後，幾乎沒有人未念過。包馬曬受過不具司法制度不少的苦，他的冤氣都發洩在這幾場裏面。

- ① 歐人嬰孩出世，就給他起個神（Saint）的名字，叫作「教名」。

- ③ 這是包馬曬的個人經驗，他在法庭為自己辯護過，因為沒有律師願意辯護他的案子，結果那次的訴訟他居然獲得勝利。

- ④ Oratio pro Murena，羅馬著名雄辯家西塞羅的辯護詞。

- ⑤ 比阿斯他為銀幣，價值各地不等。



⑦ 霸多老和費嘉樂的爭執起初在  $\text{e}$  (並) 字和  $\text{o}$  (或) 字，後來霸多老接受  $\text{o}$  字，可是不是作「或」字解釋的  $\text{o}$  字，而是作「在那個地方」的  $\text{o}$ ，(與  $\text{o}$  音同義不同，) 意謂「在原來地點歸還該款，在那個地方娶女士爲妻」，就等於又要還款子又要和馬斯憐結婚。譯文因爲找不着單獨一個字，與「或」字同意兼同音，又作法文的  $\text{o}$  解釋，不得已割去七段多對白，好在並沒有十分損害原文。

⑧ 伯爵矯正兩樁司法的弊端：(一) 司法官裁判和本身有關的案子，(二) 司法官斷案不說明理由。包馬驪個人受過這兩種弊端的苦頭，所以他在此特別提出。

⑨ 參考第一幕第四場。

⑩ 從這對白起，在兩箭形裏面的對白，巴黎公演時候，給演員削掉，後來包馬驪把本劇付印時，依舊添上，因爲他素來對於女權問題有很大的興趣。

⑪ 塞維勒的理髮師的舊事重提。

⑫ 「蘇嫻娜，霸多老，馬斯憐，費嘉樂，比利多阿生」——原註。

## 第四幕

一道柱廊，有燭台，燈架，花，花球。簡而言之，是佈置好作婚禮用的。台前右方，有一張桌子，桌上有文具，桌後放着一張沙發。

### 第一場

費嘉樂，蘇娜娜

費嘉樂 (用手圍住蘇娜娜的腰) 喂，愛，你滿意嗎？憑她的燦爛生花之舌，我的媽把她的大夫勸服了。雖然不願意，他也得娶她。你的粗暴的舅舅也就範了，只有大人生着氣，因為我們的親事變成他們結婚的代價。結果這麼好，你得笑笑罷。

蘇姍娜 你見過更奇怪的事嗎？

費嘉樂 也許該說這麼愉快的事。我們祇想迫大人給我們一份班奩，現在有兩份到手，還不是從他的手裏出來的。一個情敵惡狠狠地纏住你，一個瘋婦磨難我！這些一切都改變了，變做最好最好的母親。昨天我好像孤苦零仃活在世上，現在爹娘全有了。不如我粉飾得那麼美，這是真的，可是對我們已經夠了。我們沒有闊人的虛榮心。

蘇姍娜 可是，朋友，你準備好的，我們候着的，還沒到哪。

費嘉樂 姍娜，命運比我們大家作得更好。宇宙就是這樣：我們工作，計劃，安排我們的，命運完成它的。從貪得無厭想吞併全世界的人算起，算到給隻狗領着的和平的瞎子，都逃不掉命運的怪皮氣的玩弄。而且，瞎子比較前呼後擁的盲目者叫命運領導得更好，他的見地少錯誤些。——至於那個可愛的瞎子，叫做愛的那個瞎子……（他

重新用手圍住她的腰）

蘇姍娜 啊！祇有它可以引起我的興趣！

費嘉樂 那麼，允許我發回瘋，當那條好狗，領它到你的美麗的精緻的門，我們一輩子住在裏面。

蘇姍娜 (笑) 愛和你？

費嘉樂 我和愛。

蘇姍娜 你們不會找別的巢窟嗎？

費嘉樂 要是你在別處抓住我，我願意無千無萬的情種……

蘇姍娜 你又胡說了。說你的老老實實的話罷。

費嘉樂 我的最老實的實話！

蘇姍娜 呸，壞人，難道實話也有好幾種嗎？

費嘉樂 嘿，對啦。跟住時間的變遷，以前的瘋話變作哲理名言，往日的小小說語，撒得雖

然不很高明，發生過偉大的真理，所以就有幾千種實話啦。有些實話，我們知道是實話，而不敢傳佈出去，因為不是所有實話都是好說的。有些實話，我們誇張出去，可是

不相信它，因為不是所有實話都是可信的。還有，熱烈的誓言，母親的恐嚇，醉鬼的抗議，要人的允諾，做買賣人的最後的一句話，數不盡那麼多哪。只有我對蘇娜的愛才是貨真價實的實話。

蘇娜 我喜歡你的愉快，因為它帶些瘋味兒。這證明你是快樂的。我們談談伯爵的約會罷。

費嘉樂 也許該說：我們永遠別提起罷。它差點兒犧牲了我的蘇娜。

蘇娜 你不願意它實現嗎？

費嘉樂 要是您愛我，蘇娜，您發個誓，叫他乾等，這是他應受的懲罰。

蘇娜 我以前答應他，很痛苦。現在取消了，最痛快不過。以後別再提了。

費嘉樂 你的老老實實的話！

蘇娜 我，我可不像你們有學問的人。我單祇有一種實話。

費嘉樂 你愛我一點兒嗎？

蘇娜娜 愛得很。

費嘉樂 那麼，就是一點都不愛。

蘇娜娜 怎麼講？

費嘉樂 關於愛，你明白嗎？就算過量也是不夠的。

蘇娜娜 我不懂得這樣的細膩。我祇愛我的丈夫。

費嘉樂 你要能夠守約，你就是普通習慣的一個漂亮的例外啦。（想擁抱她）

第二場

費嘉樂，蘇娜娜，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啊！給我說中了。無論在什麼地方，相信他們在一起決不會錯的。算了罷，費嘉樂，沒到時候就唧唧噥噥，等于盜竊你們的將來，婚禮，和你們自己。他們候着你哪，不耐煩了。

費嘉樂 真的，太太，我忘了。我去給他們瞧瞧我的謝罪的理由。（想帶蘇娜娜下）

伯爵夫人（留住她）她跟住就去。

第三場 蘇珊娜，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 你把我們要來交換的衣服預備好了沒有？

蘇珊娜 用不着了，太太。那個約會取消了。

伯爵夫人 哼！您變主意了嗎？

蘇珊娜 是費嘉樂變的。

伯爵夫人 您騙我。

蘇珊娜 慈悲呀！

伯爵夫人 費嘉樂不是一個肯放棄一份班奩的人。

蘇珊娜 那麼，太太您以為是怎麼樣的？

伯爵夫人 我以為您和伯爵沒有衝突了，所以就懊悔把他的心事告訴過我。我懂透您。

您走開罷。(想下)

蘇珊娜 (跪下) 天呀！您不知道，太太，您多麼冤枉蘇珊娜！您素來待我很好，您又給我一份粧奩，我會……

伯爵夫人 (扶起她) 呃，可是……我不知道我說什麼！你讓我代替你到花園去，你不用去呀，蘇珊娜，你對你的丈夫不失約，同時幫我挽回我的丈夫的心。

蘇珊娜 您叫我多麼難受呀！

伯爵夫人 我糊塗。(吻蘇珊娜的前額) 你的約會在什麼地方？

蘇珊娜 (吻她的手) 我祇聽見花園兩個字。

伯爵夫人 (指桌子) 拿這桿筆，定個地點。

蘇珊娜 寫給他！

伯爵夫人 不能不寫。

蘇珊娜 太太！至少是您……



伯爵夫人 一切都歸我負責。(蘇嫻娜坐下，伯爵夫人口授)「新曲譜……今夕天晴，

大栗樹下……今夕天晴……」

蘇嫻娜 (寫)「大栗樹下……」底下呢？

伯爵夫人 你怕他不懂嗎？

蘇嫻娜 (再念一遍)對啦。(她把條子摺上)用什麼封口？

伯爵夫人 用一根別針，快。它要來作回信的。在背後註明：「把封口還我。」

蘇嫻娜 (含笑寫)啊！封口……太太，它比委任狀的戳子有意思得多啦。●

伯爵夫人 (痛苦地回憶)啊！

蘇嫻娜 (在身上找)我沒有別針，現在。

伯爵夫人 (解開她的長袍)拿這一根罷。(書僮的帶子從她的胸口掉下)啊，我的

帶子！

蘇嫻娜 (檢起帶子)這是那個小偷的呀！您這麼狠心……

伯爵夫人 難道應該留在他的胳膊上面嗎？那就太美啦。給我罷。

蘇嫻娜 太太您別用它啦，給那個少年人的血染髒了哪。

伯爵夫人（收回帶子）給芳舍特用最好不過……回頭她帶給我的第一個花球……

#### 第四場

一個牧羊女孩，薛侶萍（女裝）芳舍特及許多和她一樣裝束手拿花球的女孩子；伯爵夫人，蘇嫻娜

芳舍特 太太，她們是小鎮的姑娘，給您送花來的。

伯爵夫人（趕快藏好她的帶子）她們真可愛！我的孩子們，對不起，我不全認識你們。

（指薛侶萍）這個可愛的規規矩矩的孩子是誰？

牧羊女孩 是我的表妹，太太，她特地來看結婚的。

伯爵夫人 她真美，我一隻手拿不了這許多花球，我們優待外來的客人罷。（她接受薛

侶萍的花球，吻他的前額）她面紅哪！（對蘇嫻娜）你不覺得，嫻娜……她像某人嗎？

蘇娜娜 真的，要是粗心看過去。

薛侶萍 (旁白，把手放在心上) 啊！這一個吻呀，一直吻到我的心哪。

### 第五場

女孩子們，薛侶萍 (在她們裏面) 芳舍特，安東里奧，伯爵，伯爵夫人，蘇娜娜

安東里奧 大人，我跟你說過，他在那兒。她們在我的女兒的屋子替他打扮。他的衣服全都留在那兒哪。您瞧，這就是他的軍帽，我打他的包裹裏面抽出來的。(向前走，一個女孩子看過去，認出薛侶萍，拉下他的女人帽子，把他的長頭髮弄散，把軍帽戴在他的頭上，說) 哼，媽的，瞧，這就是我們的軍官啦。

伯爵夫人 (退後) 啊！天呀！

蘇娜娜 這個小雜種！

安東里奧 我在那兒不就說過是他嗎……

伯爵（怒）哼，太太？

伯爵夫人 啊，伯爵。您看我比較您受驚更大哪。至少，我是跟您一樣生氣的。

伯爵 是的，可是剛才，今天早上呢？

伯爵夫人 如果我再不明白告訴您，我真是有罪啦。今早他是到我的屋子來過。我們正在開始做這些孩子剛做完的玩藝兒。我們正在替他打扮，您忽然而來。您一來就這麼暴躁！他就躲起來，我慌得很，其餘的全是害怕造成的。

伯爵（憤怒，對薛侶萍）您幹嗎不走？

薛侶萍（率直地脫帽）大人……

伯爵 你不服從，我得懲罰你。

芳舍特（不假思索地）啊，大人，您聽我說呀。每次您來親我的嘴，您知道的，您總說：『要是你愛我，小芳舍特，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

伯爵（面紅）我！我說過這句話？

芳舍特 是的，大人。您別懲罰薛侶萍罷。把他配給我，我就會愛您愛到瘋啦。

伯爵（旁白）這東西喝了書僮的迷湯！

伯爵夫人 啊，伯爵，挨着您啦！這個孩子的供詞，和我的一樣天真。終於證明兩種事實：要我叫您担心事，總不是我願意的；至於您哪，您無時無地不加重我的心事，不證明我的心事是有道理的。

安東里奧 您也是一樣的嗎，大人媽的，我得處治她，像她的娘一樣，叫她死於……不是因為有不好的影響，可是，太太很明白，小姑娘長大以後……

伯爵（不痛快，旁白）有個壞精靈專跟我搗鬼！

### 第六場

女孩子們，薛侶萍，安東里奧，費嘉樂，伯爵，伯爵夫人，蘇娜娜

費嘉樂 大人，您要留住小姑娘們不放手，我們就不能開始行禮和跳舞啦。

伯爵 您，您想跳舞！不會罷。您今早掉下去，不是蹶傷了右腿嗎？

費嘉樂（搖搖腿）還有點兒痛哪。不關事。（對女孩子們）走罷，小姐們，走罷！

伯爵（拉回他）您倒好運氣，那塊土頂軟的！

費嘉樂 當然好運氣哪，不然……

安東里奧（拉回他）後來掉下地，就縮小了。

費嘉樂 稍爲伶巧些，就會懸在半空了，是不是？（對女孩子們）您究竟來不來，小姐們？

安東里奧（拉回他）那個時候，小書僮騎一匹馬跑到塞維勒去？

費嘉樂 跑，也許走路……

伯爵（拉回他）他的委任狀在您的口袋裏面？

費嘉樂（有點驚異）當然啦，可是，幹嗎審得我這麼厲害？（對女孩子們）走啦，走啦，

小姐們！

安東里奧（用臂膊拖出薛侶萍）這兒有一個人，他假當我的外甥女婿是個專門說謊的人。

費嘉樂 (驚訝) 薛侶萍…… (旁白) 該死的傻瓜!

安東里奧 你現在明白了沒有?

費嘉樂 (吱唔)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嘿! 他胡扯些什麼?

伯爵 (乾燥地) 他不胡扯。他說是他跳在紫羅蘭上面的。

費嘉樂 (幻想) 啊! 要是他這樣說……也可能的。我不知道的事, 我不爭的。

伯爵 那麼, 您和他……

費嘉樂 幹嗎不成跳的瘋勁兒會傳染的, 您看巴綠序的羊●就是啦。您生氣時候, 誰不

想冒一下子險……

伯爵 什麼? 同時兩個人……

費嘉樂 會跳兩打哪。有什麼關係, 大人, 既然誰都沒受傷? (對女孩子們) 喂, 您究竟願

意來嗎?

伯爵 (怒) 我們玩把戲嗎? (開始一陣喇叭聲) /

費嘉樂 聽呀，這是進行的記號啦。站好，小姐們，站好！來罷，蘇姍娜，我牽住你。（全跑下，薛侶萍一人留下，垂着頭）

第七場 薛侶萍，伯爵，伯爵夫人

伯爵 （看住費嘉樂下）還有比他更放肆的嗎？（對書僮）至於您這個小滑頭，還假裝害羞！趕快給我換衣服去。今天晚上無論什麼地方別讓我碰見您。

伯爵夫人 他就很無聊啦。

薛侶萍 （直率地）無聊！我的前額帶着幸福<sup>①</sup>。就算一百多年的監禁也受得了。（戴上帽子，快跑下）

第八場 伯爵，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用力搨扇子，不言語



伯爵 他的前額有什麼？什麼幸福？

伯爵夫人（窘）一定是他……他的第一頂軍官帽子。對於孩子，什麼都能衝動他們的。（想下）

伯爵 您不留下，和我們在一起嗎，太太？

伯爵夫人 您知道的，我不舒服哪。

伯爵 爲了受您保護的侍俾留一會兒罷，不然，我會當您生我的氣哪。

伯爵夫人 這一對婚禮開始了，我們坐下接他們罷。

伯爵（旁白）婚禮！既然阻止不了，就不能不忍受啦。

〔伯爵和伯爵夫人坐在柱廊的一面〕

第九場 伯爵，伯爵夫人（坐着）

奏西班牙的瘋狂曲，進行的節拍（交響樂樂譜）

## 列隊

獵場守衛隊（荷着槍）

警察隊，法官們，比利多阿生

男鄉下人，女鄉下人（穿着過節穿的衣服）

兩個女孩子（拿着白色羽毛的處女冠）

又兩個（拿着白紗）

又兩個（拿着手套，斜斜地拿着花球）

安東里奧（牽着蘇娜，作她的主婚人）

另一班女孩子（拿着另一頂帽，另一條白紗，另一個白色花球，都和上面所說的那班相同，給馬斯憐的）

費嘉樂（牽着馬斯憐，作她的主婚人。大夫在最後面，身上帶着一個大花球。女孩子們在伯爵面前走過時候，把所有預備給蘇娜和馬斯憐的衣飾交給他的僕人）

男女鄉下人在屋子兩旁的柱後面排列好以後，就開始拿着響板跳西班牙的泛但果舞，跟着奏二音合唱的前奏曲，同時安東里奧領蘇娜到伯爵面前。她朝他跪下。

伯爵替她戴帽子，披頭紗，把花球交給她時候，兩個女孩子合唱下面的曲子。

「新婦，歌頌主人的恩典和光榮，

因為他放棄了對你們的特權，

他愛享樂，他更愛高貴的勝利，

他把貞潔的您交給您的良人。」

蘇娜跪下，唱到最後兩行詩時候，拉拉伯爵的袍子，把手拿着的條子指給他看。於是，舉起近觀衆方面的，手，放在頭上。伯爵假裝替她把帽子弄正點，她就把條子遞給他。

伯爵暗中把它放在懷裏。合唱完，蘇娜站起，對伯爵深深敬禮。

費嘉樂向前走，從伯爵手接受蘇娜，和她一同退到屋子的其他的一犄角，走近馬斯憐身邊，再跳西班牙的泛但果舞。

伯爵急於要看他收到的條子，走近台邊，從懷裏抽出條子。抽出時候，手指給別針重重地刺一下，他搖搖手指，用手擠它，用口吮它。看見條子用別針封口，說

伯爵（當他和費嘉樂同時說話時候，絃樂隊很輕地奏樂）女人真該死，什麼地方都

帶着別針！（把別針擲地下，看條子，吻它）

費嘉樂（全看見了，對他的母親和蘇嫻娜）是一封情書哪，一位小姑娘走過時候偷遞給他的。用別針封口的，刺得他好痛。

〔再跳舞。伯爵看完那張條子，翻過來，看見要還別針作覆信字句，在地上尋找，終於找着別針，把他插在袖口上面〕

費嘉樂（對蘇嫻娜及馬斯憐）愛人手裏得來的東西，全是寶貴的。看他還要揀回那根別針。哼！真是個大傻瓜！

〔當時，蘇嫻娜和伯爵夫人作手勢，互相領會跳舞完畢，重奏二音合唱的前奏曲〕

〔費嘉樂領馬斯憐到伯爵面前，和剛才安東里與領蘇嫻娜一樣。伯爵拿起帽子和合唱將要開始時候，他們被下面的聲音阻止〕

關者（向門外嚷）站住，站住，你們不能都進來呀……來呀，來呀，衛隊！衛隊！（衛隊趕快走到門口）

伯爵（站起）什麼事？

聞者 大人，是巴斯勒先生，給整個村子的人圍住了，因為他一路走一路唱。

伯爵 單讓他一個人進來。

伯爵夫人 讓我走罷。

伯爵 我忘了，您是好意願從我來的。

伯爵夫人 蘇姆娜？……她回頭再來。（旁白，對蘇姆娜）我們換衣服去罷。（和蘇姆娜

同下）

馬斯憐 他要就不來，一來就要搗亂。

費嘉樂 嘿！我去替您叫他別唱高調，胡思亂想。

第十場 上一場的人物，除了伯爵夫人和蘇姆娜。巴斯勒（手拿吉塔琴）蔽日

巴斯勒（上場時候唱喜劇短曲，正唱到末段）

「易感的心，忠貞的心，

罵人朝三暮四的心，

停止刻毒的怨言罷。

變心算得做犯罪嗎？

要是愛神帶着翅膀，

不是要飛來飛去的嗎？

不是要飛來飛去的嗎？

不是要飛來飛去的嗎？

費嘉樂

子？

（朝他走）對啦，正是要這樣，愛神才帶着翅膀哪。朋友，您怎麼樣解釋這個曲

巴斯勒

（指蔽日）我娛樂這位大人的朋友，證明我服從大人，現在該挨着我，請他主

持公道了。

蔽日 嘿，大人，他一點都沒娛樂我，他一曲完了又一曲，都是些破曲子……

伯爵 說罷，巴斯勒，您要什麼？

巴斯勒 我要求屬於我的東西，大人。我要求馬斯憐歸我，我來反對……

費嘉樂 （走近）先生您好些時候沒看見過瘋子了嗎？

巴斯勒 先生，就是現在看見的哪。

費嘉樂 既然我的眼睛照得您這麼清楚，您瞧瞧它，看它怎麼樣警告您。您祇要露出點

神氣，想走近這位太太的身邊……

霸多老 （笑）幹嗎呢？讓他說罷。

比利多阿生 （走到他們兩人中間）難——難道兩個好朋友……

費嘉樂 我們，朋友！

巴斯勒 錯了！

費嘉樂 (快語) 因為他作過些禮拜堂式的破曲子?

巴斯勒 (快語) 因為他作過些報紙式的詩?

費嘉樂 (快語) 小飯館的樂師!

巴斯勒 (快語) 報屁股的主筆!

費嘉樂 (快語) 舞台的丑角!

巴斯勒 (快語) 外交界的牛馬! ②

伯爵 (坐下) 您倆都放肆透了!

巴斯勒 不管在什麼地方,他總瞧不起我。

費嘉樂 說得好,要是對的話!

巴斯勒 到處說我是個傻瓜。

費嘉樂 您當我是個回聲嗎? ①

巴斯勒 至於他自己,又不像我,有天才的歌喉。



費嘉樂 破嗓子。

巴斯勒 他又說了！

費嘉樂 幹嗎不能說，要是真的？您是王爺，要人低聲下氣巴結您嗎？您還是忍受忍受老

實話罷，光棍，既然您沒有錢去酬報說謊的小人。您要怕聽我們的老實話，幹嗎您來騷擾我們結婚？

巴斯勒 （對馬斯憐）您答應過我，是不是，說過了四年找不着人嫁，就要我嗎？

馬斯憐 我答應您有什麼附帶條件的？

巴斯勒 如果您找回一個失掉了的孩子，我就順從您，收他作兒子。

全體 找着了。

巴斯勒 沒有關係！

全體 （指費嘉樂）就是他啦。

巴斯勒 （驚，向後退）我見鬼！

比利多阿生（對巴斯勒）您——您就不要他的娘啦嗎？

巴斯勒 多麼討厭，當這個無賴的爸爸！

費嘉樂 誰叫人當做是你這個無賴的兒子，才討厭哪。你開我的玩笑！

巴斯勒（指費嘉樂）既然先生當上個什麼東西，我就聲明，什麼都不要當了。（下）

第十一場 上一場的人物，除了巴斯勒

霸多老（笑）哈哈，哈哈！

費嘉樂（快樂地跳起來）那麼，我終於有太太了！

伯爵（旁白）我哪，我有情婦了。（站起）

比利多阿生（對馬斯憐）大——大家都滿足了！

伯爵 把兩份結婚證書預備好，我好簽字。

全體 萬歲！（全下）

伯爵 我需要休息一小時。(想和其他衆人全下)

## 第十二場

蔽日, 費嘉樂, 馬斯憐, 伯爵

蔽日 (對費嘉樂) 我去幫忙把焰火放在大栗樹底下罷, 有人吩咐過我的。

伯爵 (跑回來) 哪個僂東西這樣吩咐的?

費嘉樂 有什麼害處呢?

伯爵 (興奮地) 太太不舒服, 叫她在哪兒看焰火? 放在涼台上面, 對着她的屋子。

費嘉樂 你明白了沒有? 沒有蔽日, 在涼台。

伯爵 大栗樹底下, 好主意! (下場時旁白) 他們想在我的約會地點放火!

## 第十三場

費嘉樂, 馬斯憐

費嘉樂 多麼體貼他的太太! (他想下)

馬斯憐（阻止他）我有兩句話跟你說，我的兒。我想對你還清點心事。我的情感摸錯了方向，因此寬了你的可愛的媳婦。我始初當她跟伯爵有私，雖然，我聽巴斯勒說過她老是拒絕他的。

費嘉樂 您認錯了您的兒子了，以為婦女的見識搖得動他的心。我可以叫最狡猾的女人瞧得起我。

馬斯憐 想想總比較好些，我的兒，嫉妬……

費嘉樂 ……是驕傲的傻孩子，或者是瘋子的毛病。哼！關於這一層，我的娘，我有一種哲學……不可搖動的哲學。要是蘇婀娜有一天欺騙我，我會恕過她，預先就恕過她。她得費許多時候去幹……（他轉身，見芳舍特東張西望）

## 第十四場

費嘉樂，芳舍特，馬斯憐

費嘉樂 呃，呃……我的小表妹偷聽我們說話哪！

芳舍特 啊！不，不。我聽說過這是不名譽的。

費嘉樂 是的。可是多少有點用處，所以有些人常常差人偷聽別人哪。

芳舍特 我來看看有一個人不在這兒。

費嘉樂 已經想搪塞了，小滑頭！您知道那個人不會在這兒的。

芳舍特 誰？

費嘉樂 薛侶萍。

芳舍特 我不是找他，我知道清清楚楚他在哪兒。我找我的表姐蘇姍娜。

費嘉樂 我的小表妹找她做什麼？

芳舍特 對您，表姐夫，我不妨說出來。——是……我想把一根別針交給她。

費嘉樂 （興奮地）別針！別針！……誰差您的，小滑頭？您這個年紀就幹這勾……（他

自己抑制住，溫和地說）您當這差使當得真好，芳舍特。我的漂亮的小表妹真叫人

感激……

芳舍特 您跟誰生氣？我走罷。

費嘉樂 (拉住她) 不，不，我鬧着玩的。喂，您的小別針是大人叫您交給蘇蘇的，是用來封他手裏的一張小小的條子的。您看，給我猜着了。

芳舍特 您知道得這麼清楚，幹嗎還問我？

費嘉樂 (找話說) 因為怪有趣的，知道大人怎麼樣會起意差您作這件事。

芳舍特 (天真地) 就是像您說的一樣。『喂，小芳舍特，把這根別針交給你的表姐，單告訴她是大栗樹的封口就夠了。』

費嘉樂 大……？

芳舍特 『……栗樹。』對啦，他還說：『當心，別讓人看見你哪。』

費嘉樂 您應該聽他的話哪，表妹。好在沒有人看見您。好好兒辦您的差使罷，除了大人的吩咐，別對蘇蘇說別的話。

芳舍特 幹嗎對他說別的話？我的表姐夫當我是個小孩子。(跳着下)

## 第十五場

費嘉樂，馬斯憐

費嘉樂

您瞧，我的娘？

馬斯憐

你瞧，我的兒？

費嘉樂

（像透不過氣來）這一着……裏面實在有點……！

馬斯憐

有點呢，有點什麼？

費嘉樂

（雙手放在胸前）娘，我剛才聽着的話像一塊鐵壓住我這裏。

馬斯憐

（笑）這個很有把握的心，原來不過是一個裝滿空氣的氣球？一根別針把一

切都放跑了！

費嘉樂

（狂怒）可是，這根別針，娘，是他揀起來的那一根呀……！

馬斯憐

（重新提起他說過的話）嫉妬啊，關於這一層，我的娘，我有一種哲學……不

能搖動的哲學。要是蘇珊娜有一天抓住我，我會恕過她……

費嘉樂（興奮地）啊，我的娘！我覺得怎麼樣就怎麼樣說。叫個最冷靜的法官辯護他

自己的案子，看他怎麼樣解釋法律！——我不再覺得奇怪，他對焰火有這麼大的心事！——至於別針的可愛的姑娘，她的想頭可弄錯了，我的娘，想到她的大栗樹！如果

我跟她結婚，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生氣，可是結了婚，我就不能拋棄她另娶……

馬斯憐 結論很好！我們不該把一切東西順地生氣，可是結了婚，我就不能拋棄她另娶……

說她騙你，不是騙伯爵？你已經反覆研究過她，所以用不着審她就可判定她有罪嗎？

你知道她準上那些樹底下嗎？知道她打什麼主意才去的嗎？知道她要說些什麼話，要作些什麼事嗎？我還當你比我更明白哪！

費嘉樂（很快樂地吻她的手）她有理，我的娘有理，有理，總是有理！可是我們得承認天性有些道理，到後來我們才更強哪。真的，我們先看看清楚，才責罵人，才動手作。我知道約會地點了。回頭見，我的娘。（下）



## 第十六場

馬斯憐（自語）

回頭見我，我也知道了。阻止過他以後，我得留神蘇婀娜的行動，不還是通知她一聲好些。她多麼美呀！啊，沒有個人利害衝突，叫我們互相殘殺時候，我們都是準備扶助我們的被壓迫的女性，抵抗那驕傲的，可怕的……（笑）可是有點兒傻氣的男性的。（下）

① 參考第二幕第五第十兩場和第三幕第三場。

② 參考辣布萊 (Kabelais) 的邦達居愛勒 (Pantigruel) 第四本第六、七、八段，巴綠序向一個羊商買一隻羊，把它趕下海去，羊商的其餘的羊全跟着跳下去，把一羣羊都淹斃了。

③ 指第五場伯爵夫人在他前額的吻。

④ 西班牙二人舞三拍子，用吉塔琴伴奏。

⑤ 原文 *déchanter*，有兩種意義：（一）停止唱歌（二）停止妄想。

⑥ 指伯爵想帶費嘉樂到倫敦大使館去。

⑦ 意謂人人都說巴斯勒是個傻瓜，用不着設嘉樂像回聲地響應他們。

## 第五幕

花園裏一片栗樹。兩所亭子——東方式或廟宇式的——分佈左右。右後方一塊修飾整齊的樹林空地，前方一張草椅。戲台黑暗。

## 第一場

芳舍持（自語，一手拿着兩塊餅乾一個橙子，另一手拿着一盞點着的紙燈籠）

他說在左手面的亭子。是這個啦——如果現在他不來，我的小角色……：……管伙食的那些壞東西連一個橙子兩塊餅乾都不願意給我——『給誰的，小姐？』——

「呃，先生，給某人的。」——「啊，知道了……。」——什麼時候會這樣子的？因為大人不願意見他，難道他就該餓死了嗎？——可是，爲了這些東西，我叫人在臉上狠狠地親了一下才拿到手……他們懂什麼？他也許會把他還給我的！（看見費嘉樂走近審視她，大叫一聲）啊……（逃走，走進她左手面的亭子）

## 第二場

費嘉樂（肩上添一件大氅，一頂大帽子戴到眼眉毛上面）巴斯勒，安東里奧，霸多老，蔽日，一羣僕人及工人（起先獨自一人）是芳舍特！（望着別的人，當他們漸漸走近。聲音粗暴地說）

晚安，諸位先生，晚安。你們到齊了沒有？

巴斯勒 給你催來的都到了。

費嘉樂 現在差不多是什麼時候？

安東里奧 （望望天空）月亮兒該上了。

霸多老 喂，你出什麼壞主意？他像有什麼陰謀的神氣哪。

費嘉樂 （興奮）請你們告訴我，你們在別墅聚齊，是不是因為婚禮來的？

比利多阿生 當——當然哪！

安東里奧 我們回頭到那面，到花園那面，候着記號舉行慶祝哪。

費嘉樂 你們用不着走開；就在這兒，在栗樹底下，我們大家該慶賀我娶上的誠實的未

婚妻和要她來自己享受的忠直的大人。

巴斯勒 （想起一天的事）嘿，對啦，我知道了。我們躲開罷，你們要是相信我的話。關係

一個幽會哪。我到那面告訴你們罷。

比利多阿生 （對費嘉樂）我——我們回頭再來。

費嘉樂 你們聽見我叫，就趕快跑來。你們要看不着好看的把戲，你們罵我就得啦。

霸多老 記住：聰明人是不在老虎頭上捉虱的。

費嘉樂 我記得。

霸多老 憑他們的身份，他們處處佔我們的上風。

費嘉樂 還沒算上他們的壞心眼哪，您忘了。可是您也該記得：給人知道胆子小的人什

麼臭小子都可以欺負他。

霸多老 好得很。

費嘉樂 而且記得我叫做蠻幹，這個姓是我的娘賞給我的權威。

霸多老 有鬼附在他的身上。

比利多阿生 有——有鬼。

巴斯勒 (旁白) 伯爵和蘇嫻娜用不着我就安排妥當！他捉他們的奸，我倒不見得不稱心。

費嘉樂 (對僕人們) 至於你們這班小子，我吩咐過你們給我點着火把，把這塊地方照得亮亮的，要不，我可是個惡鬼附身，你們裏面誰的胳膊給我抓住…… (他抓住

蔽日的胳膊)

蔽日（一面走一面哭叫）呀呀啊啊！天殺的強盜！

巴斯勒（一面走一面說）當丈夫的先生，保佑天官賜福給您！（他們下）

第三場

費嘉樂（自語，在黑暗中徘徊，聲音最憂鬱地說）

啊！女人，女人，女人！意志薄弱的多詐的造物！……沒有動物會泯滅他的本能的。  
 你的呢？難道欺騙就是你的本能嗎？……我當着她的主婦求她，她倒堅決拒絕我。就  
 在答應我的一剎那，就在我們結婚時候……那個奸夫一面看一面笑我哪，像個傻  
 瓜……不成，伯爵大人，您得不着她……您得不着她……因為您是位大貴族，您就  
 自以為是個偉大的天才！……富貴榮華，叫他這麼揚揚得意！您幹過什麼，配受這麼  
 多好處？您祇費過點力氣，投生個好娘胎，此外什麼都沒有。而且，您也夠平庸的！至於  
 我哪，他媽的，埋在黑暗的羣衆裏面，單爲了生活所費的學問和腦汁，比十年來用作  
 統治西班牙的還要多。您還要跟我鬥……有人來了……是她……沒有人——天

黑透了，我在這兒幹當丈夫的傻勾當，雖然我祇當上半個丈夫（他坐在一張凳子  
上面）還有比我的命運更奇怪的嗎！不知道是誰的兒子，給土匪拐走，在他們的環  
境裏長大，我覺得厭煩，想過誠實的生涯，可是到處碰釘子！我學化學，學製藥，學外科。  
靠一位貴族的力量，勉強拿上手獸醫的刀針。——後來，不願意折磨犯病的畜生，想  
找個相反的職業，<sup>⑤</sup>我不顧一切，投身戲劇界。我懊悔惹火燒身！我很快草成一齣喜  
劇，描寫回教徒的風俗。<sup>⑥</sup>我以為我是個西班牙作家，就可以隨隨便便批評謨罕默  
德。立刻就有一位……不知道哪兒派來的人，控告我，說我字裏行間冒犯了奧吐曼  
帝國，波斯，一部份印度半島，整個埃及，巴爾卡，的黎波里，突尼斯，阿爾澤，和摩洛哥那  
些帝國。於是我的喜劇就摧了，爲了討好我相信沒有一個是識字的謨罕默德王爺。  
他們打得我們遍體鱗傷，還罵我們做「基督教狗教徒！」——不能壓低天才的價  
值，就虐待他們作報復。——我的臉瘦到窪下去，我的債到了期。我遠遠看見假髮上  
面插一根毛的凶惡的差役。我一面哆嗦，一面鼓起勇氣。有個徵文題目，討論財產的

性質。因爲不一定要有什麼才能討論什麼，雖然沒有半個銅子，我寫一篇文章，研究錢幣的價值和它的純利。立刻，我就坐上囚車，看見一所很堅固的別墅，放下一道橋讓我過去，一進去，我就不用再希望，不用再想自由。（站起來）我真想抓住那些五日京兆的要人裏面的一個，那些糊裏糊塗叫人受罪的要人，在他一失了勢就傲氣全消時候，我會對他說……無聊的印刷品祇在被禁止的地方才有重要性；沒有實難的自由就不會有諂媚的讚美；祇有小人才怕小文字。（重新坐下）不願意養一個無聲無臭的食客，他們終於把我放在街上。雖然不再住在監裏，可是不能不吃飯，我於是重新整理筆桿，打聽有什麼問題發生。我聽說在我經濟隱居時候，馬得里新訂一種出版自由的條律，連報紙也適用的。祇要我的作品不談政府，不談宗教，不談政治，不談道德，不談要人，不談有勢力的黨派，不談歌劇場，不談別的遊藝，不談有些面子的人，經過兩三位檢查員審查過以後，我可以自由付印一切作品。想利用這叫人心花怒放的自由，我辦一種定期刊物。免得跟別人發生衝突，我定名為「廢報」。



嘿！上千的可憐的文丐攻擊我，禁止我的報紙，於是我又失業啦！——絕望重重！有人想替我謀一個位置，不幸我配當那個職務。需用的是一個會計，可是給一個跳舞的得着。只賸下作賊那一條路給我走，我開個賭局。那時候，好像伙！我在城裏吃大菜哪，那些正人君子恭恭敬敬把他們的堂子打開給我用，拿贏餘的四分之三給他們作抽頭。我很可以重新望上爬，我開始懂得要掙錢，手段比學問更有用。可是，在我四周圍的人都明火打劫，偏要我誠誠實實，我就不能再走上死路啦。一下子我離開世界，只消二十丈水路，就把我和世界隔離，那時候一位慈悲的天神叫我回到我的原來的職業。我重新拿起我的一捆行當和我的英國皮帶。於是，留下空虛的東西給靠它爲生的傻瓜，留下羞愧在路中心，好像它對於一個步行的人太沉重似的。我從一個城理髮到別一個城，我無憂無慮活下去。一位貴族經過塞維勒，他認識我，我替他娶個媳婦。爲了酬報我的勞苦，他想把我的媳婦搶走！因此陰謀和爭鬥。將要掉下一個火坑，正在要娶我的媽那個時候，我的爹娘一個跟一個發現出來。（站起來，

興奮)努力爭鬥!誰是你們,是他,是我,不是你,不是我們。嘿,那麼,是誰呢?(重新坐下)

啊!一套一套奇怪的事情!怎麼樣到我的身上來的?爲什麼是那些東西,而不是別的呢?給誰指定放在我頭上的?迫我走一條不知不覺走上的路,將來就算不願意也得離開的路,我有多少興頭就鋪下多少花。我還說我的興頭,不知道它是否比別的東西更屬我的,甚至不知道我牽掛着的「我」是什麼東西:一些我不認識的肢體湊起來的怪樣子,後來變成一個脆弱的傻東西,一個好玩的小動物,一個熱烈追求快樂的少年,爲了要享受,有過種種的嗜好,爲了生活,幹過種種的勾當;一會兒主人,一會兒僕人,任憑命運擺佈!因爲虛榮,就有野心,因爲有需要,就賣力氣,可是懶……痛痛快快地懶!有危險就能雄辯,想休息就寫寫詩,有了機會就弄弄音樂,衝動瘋起來就談談戀愛。我什麼都見過,都作過,都嚐透過。於是,我的憧憬消滅了,我知道錯誤了……

……太錯誤了!……蘇姍娜,蘇姍娜,你叫我多麼痛苦呀!——我聽見走路的聲音……

……有人來了。緊張的時候到了。(他向右退,走近台前方)

## 第四場

費嘉樂、伯爵夫人（穿着蘇娜娜的衣服）、蘇娜娜（穿着伯爵夫人的衣服）、馬斯憐

蘇娜娜（低聲對伯爵夫人）是的，馬斯憐告訴我，費嘉樂會到這兒來的。

馬斯憐 他也在這兒哪。說話輕些。

蘇娜娜 那麼，一個偷聽我們，另一個要來找我。我們開始罷。

馬斯憐 不說廢話了，我去躲在亭子裏面罷。（她走進芳舍特剛進去的亭子）

## 第五場

費嘉樂、伯爵夫人、蘇娜娜

蘇娜娜（高聲）太太您哆嗦着哪！您覺得冷嗎？

伯爵夫人（高聲）今晚天氣發潮，我要到裏面去了。

蘇娜娜（高聲）要是太太用不着我，我到那面樹底下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罷。

伯爵夫人（高聲）你會受涼哪。

蘇娜娜（高聲）我慣了的。

費嘉樂（旁白）對啦，受涼！

〔蘇娜娜退近台前方，在費嘉樂的對面台邊〕

### 第六場

費嘉樂，薛侶萍，伯爵，伯爵夫人，蘇娜娜

費嘉樂和蘇娜娜各退到台前方的一邊

薛侶萍

（軍官裝束，愉快地唱羅曼史曲的疊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有一個乾娘，

我永世敬愛她。」

伯爵夫人（旁白）是書僮呀！

薛侶萍（站住）有人在這兒散步。趕快躲起來罷，小芳舍特在那兒……是一個女人呀！

伯爵夫人（聽）啊，天呀！

薛侶萍（彎着腰遠遠望過去）我眼花嗎？那頂帽子插着羽毛遠遠地黃昏矇矓中豎起，看上去好像是蘇婀娜哪。

伯爵夫人（旁白）要是伯爵走到來……

〔伯爵在台後方出現〕

薛侶萍（走進伯爵夫人身邊，拿她的手，她抵抗）對啦，是叫做蘇婀娜的那個可愛的姑娘。嘿，我會弄錯嗎？這軟軟的手，微微的哆嗦，尤其是我的心起伏不定！（想將伯爵夫人的手背放在他的心上，她把手拉回）

伯爵夫人（低聲）滾開。

薛侶萍 難道你可憐我，特爲到花園這塊地方來的？我躲在這兒才不久哪……

伯爵夫人 費嘉樂快要來了。

伯爵 (向前走，旁白) 我瞧見的不是蘇娜娜嗎？

薛侶萍 (對伯爵夫人) 我才不怕費嘉樂哪，因爲你不是候着他的。

伯爵夫人 候誰？

伯爵 (旁白) 有人和她在一起。

薛侶萍 你候着大人，你這滑頭，今早我躲在沙發後面那時候他約你的。

伯爵 (旁白，狂怒) 又是書僮那個小鬼！

費嘉樂 (旁白) 聽說偷聽是不應該的！

蘇娜娜 (旁白) 這個小油嘴！

伯爵夫人 (對書僮) 您作個好事，走開罷。

薛侶萍 辦不到，如果我得不着服從的代價。

伯爵夫人（害怕）您想……？

薛侶萍（熱烈地）先親二十下，算你的帳，再加一百下算替你的漂亮的主婦的。

伯爵夫人 您敢……？

薛侶萍 嘿，對啦，我敢！您在大人跟前代替太太，我哪，我在你跟前代替伯爵。最糟糕的就

是費嘉樂。

費嘉樂（旁白）這個小無賴！

蘇姍娜（旁白）跟所有的書僮一樣胆大。

〔薛侶萍想吻伯爵夫人，伯爵插進他們中間，接受了薛侶萍的吻〕

伯爵夫人（退後）啊，天呀！

費嘉樂（旁白，聽見接吻的聲音）我要上一個可愛的娘子！（他聽着）

薛侶萍（摸摸伯爵的衣服，旁白）是大人，（他逃進芳舍特和馬斯憐走進去的亭子）

## 第七場

費嘉樂，伯爵，伯爵夫人，蘇媞娜

費嘉樂 (走近) 我去……

伯爵 (當做對薛侶萍) 既然您不再親下去…… (當做打他一下耳刮子)

費嘉樂 (正當其衝) 啊!

伯爵 …… 第一個酬報總是這個樣子的。

費嘉樂 (旁白，搓搓面走開) 什麼都得不到好處，連偷聽也沒有好處。

蘇媞娜 (在對面高聲笑) 哈哈哈哈哈!

伯爵 (對伯爵夫人，當做蘇媞娜) 有人懂得這個書僮嗎! 他受了最利害的耳刮子，

還一面走開一面哈哈大笑。

費嘉樂 (旁白) 要是他受着這個苦頭……

伯爵 什麼! 我一動脚總得…… (對伯爵夫人) 可是我們別談這種怪事罷。它損壞我



在此地和你在一起的快樂。

伯爵夫人（摸做蘇嫻娜的聲調）您希望嗎？

伯爵 對啦，收到你的巧妙的紙條以後（握住她的手）你哆嗦？

伯爵夫人 我害怕。

伯爵 不是因為我替你受了那一下親嘴罷。（吻她的前額）

伯爵夫人 沒有規矩！

費嘉樂（旁白）賤人！

蘇嫻娜（旁白）可愛！

伯爵（握住他的妻子的手）你的皮膚多麼細嫩呀！伯爵夫人就缺少這樣美的手！

伯爵夫人（旁白）啊！成見。

伯爵 她有這樣結實，這樣圓圓的胳膊嗎？有這樣秀氣，這樣靈活的手指嗎？

伯爵夫人（摸做蘇嫻娜的口音）那麼，愛情……？

伯爵 愛情……不過是心的幻想，快樂才是心的實境。是快樂把我領到你的裙下來的。  
伯爵夫人 您不再愛她了嗎？

伯爵 我很愛她，可是經過三年的結合，夫妻的關係多麼叫人尊重！

伯爵夫人 您以前喜歡她什麼？

伯爵 （撫愛她）就是我在喜歡你的地方，我的妙人兒……

伯爵夫人 說說看。

伯爵 ……我不知道。也許因為不這麼呆板，舉動上多點刺激，一種我不知道什麼造成的魔力，有時候給她拒絕一下，我不知道。我們的太太以為愛我們就什麼都做到了。一說過，她們就愛我們，愛我們！她們愛我們時候，這麼柔順，總是這麼服服貼貼，永遠如此，不停地如此，結果忽然一天晚上，我們覺得奇怪，以前追求的幸福已經壓足了。

伯爵夫人 啊，好教訓！

伯爵 真的，蘇娜娜，我想過一千多次：我們向別處追求她們身上消失了的甜頭，都是因

爲她們沒透切研究技巧，維持我們的愛好，重新引起我們的愛戀，用形形色色的誘惑，叫我們覺得佔有她們的樂趣。

伯爵夫人 那麼，一切都是該她們做的嗎？

伯爵（笑）男人什麼都不用做嗎？我們想改變自然的程序嗎？我們男人的責任是獲

得她們，她們女人的責任……

伯爵夫人 她們女人的……

伯爵 ……是留住我們。大家都忘了這個道理。

伯爵夫人 我不會忘記的。

伯爵 我也不會的。

費嘉樂（旁白）我也不會的。

蘇珊娜（旁白）我也不會的。

伯爵（握住他的妻子的手）這兒有回聲，我們說話輕些罷。你用不着想，你，愛神把你

造得又活潑又漂亮！祇要稍爲造作一點兒，你就是個最迷人的情婦啦！（吻她的前額）蘇娜娜？卡斯提勸人說一句就是一句。這些金子是我答應給你，贖回我失了的權利，蒙你允許我享受這甜蜜的一刹那的。可是，蒙你垂青是無價的，所以我再加上這一顆鑽石，你爲了我的愛帶住它罷。

伯爵夫人（行禮）蘇娜娜全受下。

費嘉樂（旁白）還有比她更風騷的嗎？

蘇娜娜（旁白）我們又得着些好東西了。

伯爵（旁白）她有目的的，最妙不過。

伯爵夫人（望台後方）我看見些火把哪。

伯爵 是爲你的婚禮預備的。我們走進亭子一會兒，讓他們走過去好不好？

伯爵夫人 沒有亮光！

伯爵（溫柔地拖她）用不着的，我們又不用唸什麼。

費嘉樂（旁白）她進去了！天知道！我以前還不信哪。（向前走）

伯爵（回頭粗暴地說）誰打這兒經過？

費嘉樂（怒）經過！特意來的。

伯爵（低聲對伯爵夫人）是費嘉樂哪……（逃避）

伯爵夫人 我跟您走，（走進在她右手面的亭子，那時候伯爵在台後方樹林裏迷路）

第八場 費嘉樂，蘇娜娜（在黑暗裏）

費嘉樂（找伯爵和他當做蘇娜娜的伯爵夫人的去向）我什麼都聽不着了，他們進去了，我在這兒。（不自然的口氣）你們那些笨頭笨腦的丈夫，花錢僱偵探，費好幾個月工夫還是疑惑不定，還拿不穩，幹嗎不倣我呢？第一天我就釘住我的媳婦，我就偷聽她。一舉手之勞，我就弄得清清楚楚，真有意思。用不着再疑心了，我知道關鍵在那兒了。（興奮地踱步）好在我一點也不在乎，她偷漢子對我毫無關係。我終於抓

住他們了！

蘇娜娜（在黑暗中走上前，旁白）你疑心得好，你會得着你的代價。（模倣伯爵夫人  
的口音）是誰上那面去？

費嘉樂（悻悻地）『是誰上那面去？』是個誠心願意生出來就犯瘟疫病死掉的人……

蘇娜娜（模倣伯爵夫人的口音）啊！可是，這是費嘉樂呀！

費嘉樂（看看，興奮地說）伯爵夫人！

蘇娜娜 說話輕點。

費嘉樂（快說）啊！太太，老天爺領您來得正合時候！您猜大人在哪兒？

蘇娜娜 一個忘恩負義的人跟我有什麼關係？告訴我……

費嘉樂（更快說）還有我的媳婦蘇娜娜，您猜她在哪兒？

蘇娜娜 可是說話輕點呀。

費嘉樂（很快說）那個蘇娜娜，我一向當她是很貞潔的，原來不過是假裝的。他們關在

那兒裏面哪！我去叫人來。

蘇娜娜（用手掩住他的嘴，忘記假裝口音）別叫。

費嘉樂（旁白）呃，是娜娜！  
God-Damn！

蘇娜娜（模倣伯爵夫人的口音）您好像心裏亂得很。

費嘉樂（旁白）好傢伙！她想抓住我！

蘇娜娜 費嘉樂，我們應該報復呀。

費嘉樂 您很想嗎？

蘇娜娜 不想，我就不是女人啦！可是您男人方法多得哪。

費嘉樂（推心置腹地）太太，這裏沒有礙眼的人。您女人的方法……比我們的強得

多啦。

蘇娜娜（旁白）我該怎麼樣打他幾下耳刮子！

費嘉樂（旁白）倒很有趣，在結婚前……

蘇姍娜 報復要帶點愛情所能給的快感，算得什麼呢？

費嘉樂 在任何地方您看不出來我的愛，您可以相信，是給尊敬蒙蓋住的。

蘇姍娜 （受刺激）我不知道您是否誠意的，可是您說來有點勉強。

費嘉樂 （帶點滑稽的熱烈，跪下）啊！太太，我愛您。想想這個時間，這塊地方，這個機會；

我的怨恨補得過我的不夠溫雅的請求。

蘇姍娜 （旁白）我覺得手癢！

費嘉樂 （旁白）我覺得心跳。

蘇姍娜 可是先生，您有沒有想過……？

費嘉樂 有，太太，有，我想過的。

蘇姍娜 ……想過生氣和愛情……

費嘉樂 ……事情一猶疑就吹了。您的手呢，太太？

蘇姍娜 （用她原來的口音說，打他一下耳刮子）在這裏。



費嘉樂 呀！見鬼！好一下耳刮子！

蘇姍娜 （再打一下）好一下耳刮子！這一下呢？

費嘉樂 啥物事？鬼打的！今天難道是打耳刮子的日子嗎？

蘇姍娜 （說一句，打一下）啊，「啥物事？」是蘇姍娜。這一下因爲你疑心我；這一下給你的報復，你的姦情，你的智謀，你的侮辱，你的計劃。這樣就是愛嗎？你照今早一樣說說看。

費嘉樂 （站起來）菩薩爺爺！是的，這樣就是愛啦。啊，幸福啊，愉快啊，最快樂的費嘉樂！打罷，我的愛人兒，可是別把你打累了。你打得我遍體鱗傷時候，姍娜，你慈悲地看一看被媳婦打的最好福氣的人。

蘇姍娜 「最有福氣！」你這光棍，你的甜言蜜語，勾搭得上伯爵夫人哪，真的，我忘了我自己，我替她隨你擺佈哪。

費嘉樂 我聽見你的嬌滴滴的聲音，會弄錯嗎？

蘇娜娜 (笑) 你認得出我嗎? 哼! 我該怎麼樣報復呢!

費嘉樂 給你痛打一頓, 還要記恨心頭, 這最表現女性的特點! 可是, 告訴我, 我當初以為  
你和他在一起的, 我憑什麼福氣看見你在這兒呢? 還有, 怎麼樣這身衣服, 起初矇住  
我, 最後證明你是清白的……

蘇娜娜 哼, 你多麼天真! 跳進預備好去抓別人的圈套! 想捉一隻狐狸, 倒抓着兩隻, 難道是我們的錯處?

費嘉樂 誰抓着那一隻?

蘇娜娜 他的太太。

費嘉樂 他的太太?

蘇娜娜 他的太太。

費嘉樂 (瘋狂地) 啊! 費嘉樂呀, 別活了罷, 你猜不中這一着! ——他的太太啊, 頂聰明  
最最聰明的女性! ——那麼, 在這裏的那些親嘴……?

蘇姍娜 給了太太。

費嘉樂 書僮的呢？

蘇姍娜 (笑) 給了大人。

費嘉樂 還有，剛才在沙發後面的呢？

蘇姍娜 沒給誰。

費嘉樂 沒錯嗎？

蘇姍娜 (笑) 我又要請你吃耳刮子了，費嘉樂。

費嘉樂 (吻她的手) 你的耳刮子像珍珠寶貝，可是伯爵的真不好受。

蘇姍娜 得了罷，你這驕傲的東西，你該謙虛了罷。

費嘉樂 (作他自己所說的動作) 對啦。跪下來，灣腰，倒下，五體投地。

蘇姍娜 (笑) 哈！可憐的伯爵！費多大的勁兒……

費嘉樂 (起來，跪着)……去追逐他的太太！

第九場 伯爵（從台後方入，直到他右手面的亭子）費嘉樂，蘇嫻娜

伯爵（自語）在樹林裏面找不着她。她也許走進了這兒罷。

蘇嫻娜（對費嘉樂，低聲說）是他。

伯爵（開亭子）嫻娜，你在裏面嗎？

費嘉樂（低聲）他找她哪，我倒以為……

蘇嫻娜（低聲）他還沒認出她哪。

費嘉樂 我們做到底罷，你願意嗎？（吻她的手）

伯爵（返身）有一個男人在伯爵夫人的脚下……！！啊，我手無寸鐵。（向前走）

費嘉樂（全身站起來，裝假聲音）原諒我，太太，如果我沒想到這一次的約會是定在

結婚的日子的。

伯爵（旁白）就是今早粧室裏面的那個人啦。（拍自己的前額）

費嘉樂（繼續下去）但是，這種無聊的阻礙不見得是註定來耽誤我們的快樂的。

伯爵（旁白）殺呀，死呀，地獄呀！

費嘉樂（領蘇姆娜到內室，低聲）他咀呪呀。（高聲）快些罷，太太，補償剛才我跳下

窗口，我們所受的損失罷。

伯爵（旁白）啊！事情到底明明白白了。

蘇姆娜（走近她左手面的亭子）慢點進去，先看看有人在後面跟着沒有。（費嘉樂

吻她的前額）

伯爵（大聲叫）報仇呀！

〔蘇姆娜逃進芳舍特馬斯憐及薛侶萍剛進去的亭子〕

第十場 伯爵，費嘉樂

伯爵抓住費嘉樂的胳膊

費嘉樂（假裝害怕得了不得）是我的主人。

伯爵（認出他）哼！賊骨頭，原來是你喂，來個人呀，來個人呀。

第十一場

俾特利爾，伯爵，費嘉樂

俾特利爾（足登皮靴）大人，我到底找着您了。

伯爵好，是俾特利爾。單是你一個人嗎？

俾特利爾從塞維勒回來的。我的馬快累死了。

伯爵走過來，放大嗓子嚷。

俾特利爾（拚命叫）書僮沒找着。這就是他的包裹。

伯爵（推開他）嘿，畜生！

俾特利爾大人，是您叫我嚷的。

伯爵（抓住費嘉樂，總不放手）叫你叫人——喂，來個人呀。聽見的都跑來呀。

俾特利爾 費嘉樂和我，我們兩個在此，您怕什麼？

## 第十二場

上一場的人物，比利多阿生，霸多老，巴斯勒，安東里奧，蔽日所有參加婚禮的人都拿着火把跑上

霸多老 (對費嘉樂) 你看，聽見你的記號……

伯爵 (指他左手面的亭子) 俾特利爾，替我守住這扇門。(俾特利爾走過去)

巴斯勒 (低聲對費嘉樂) 您抓住他和蘇姍娜在一起嗎？

伯爵 (指費嘉樂) 你們大家替我圍住這個東西。要是給他逃掉，我可要你們的命。

巴斯勒 哈哈！

伯爵 (狂怒) 別作聲。(冷冷地對費嘉樂) 您這小白臉，您回答我的話嗎？

費嘉樂 (冷靜地) 呃，大人，我免得了嗎？這裏全是歸您管的，除了您自己。

伯爵 (自抑) 除了我自己！

安東里奧 就是這樣說呀。

伯爵 (更怒) 不，他裝鎮靜，叫我更生氣。

費嘉樂 難道我們是些糊裏糊塗，為別人的利益殺人，再叫人殺死的丘八嗎？我想知道，

幹嗎我應該生氣？

伯爵 (大怒) 啊，好痛心！(自抑) 假裝糊塗的偽君子！您能不能作作好事，告訴我們，

您帶進去這間亭子的女人是誰嗎？

費嘉樂 (惡意地指其他一所亭子) 那一間？

伯爵 (快語) 這一間。

費嘉樂 (冷靜地) 那麼，就不一樣了。是特別瞧得起我的一位年青的女人。

巴斯勒 (驚訝) 哈哈！

伯爵 (快語) 你們聽見了沒有？

霸多老 (驚訝) 聽見了。



伯爵（對費嘉樂）那位年青的女人，您知道她是否有別的盟約束縛着？

費嘉樂（冷靜地）我知道有一位貴人一度傾心過她。可是，也許因為那位貴人冷淡她，也許因為我比別人更會討好她，所以她今天特別選上我。

伯爵（興奮）選上……（自抑）至少，他是天真的！因為他招出來的話，我敢發誓，我已經從他的女同謀的口聽見過的。

比利多阿生（驚呆）他——他的女同謀！

伯爵（狂怒）現在，既然大家都知道這樁不名譽的事，那麼，也該讓大家都看看怎麼樣報復。（走進亭子）

第十三場 所有上一場的人物，除了伯爵

安東里奧 眞公道。

比利多阿生（對費嘉樂）誰——誰吊上誰的太太？

費嘉樂 (笑) 誰都沒有這個福氣。

第十四場 所有上一場的人物,伯爵,薛侶萍

伯爵 (在亭子裏面說話,拉住一個大家還看不見的人) 您強也沒有用了。您完了,太太。您的末日到了! (看也不看就走出來) 多麼好運氣,我最恨的結合不再束縛……

費嘉樂 (大聲叫) 薛侶萍!

伯爵 我的書僮?

巴斯勒 哈哈!

伯爵 (怒旁白) 總是書僮這個小鬼! (對薛侶萍) 您在裏面幹嗎?

薛侶萍 (膽怯地) 是您要我躲起來的。

俾特利爾 好辛苦,把一匹馬累到死!

伯爵 進去,你安東里奧,教敗壞我的家聲的賤人來見她的審判官。

比利多阿生 您是找——找太太嗎？

安東里奧 天開眼。您在這一點上面作過不少的孽……

伯爵 (狂怒) 進去。(安東里奧走進去)

第十五場 上一場的人物，除了安東里奧

伯爵 你們看罷，不單祇書僮在裏面哪。

薛侶萍 (膽怯地) 我的命太苦了，要是沒有心軟的人把它弄得好受一點。

第十六場 上一場的人物，安東里奧，芳舍特

安東里奧 (拉住一個大家還看不見的人的胳膊) 得啦，太太，別教人求您才出來哪，

既然他已經知道您在裏面。

費嘉樂 (大聲叫) 小表妹！

巴斯勒 哈哈!

伯爵 芳舍特!

安東里奧 (回頭大聲叫) 嘿，他媽的！大人，您跟我太過不去，要我親自指明給大家看，

天翻地覆都是爲了我的女兒！

伯爵 (怒) 誰知道她在裏面的？(想走進去)

霸多老 (向前) 慢點，伯爵，事情不很清楚。我是心平氣靜的，我。(走進去)

比利多阿生 又——又是一樁複雜的案子。

第十七場 上一場的人物，馬斯憐

霸多老 (在裏面說話，走出來) 不用害怕，太太，他不會害您的，我敢担保。(回頭，大聲

叫) 馬斯憐……!

巴斯勒 哈哈!

費嘉樂 (笑) 哈, 發狂了嗎! 我的娘也插在裏面?

安東里奧 更糟糕。

伯爵 (怒) 跟我有什麼關係? 伯爵夫人……

第十八場 上一場的人物, 蘇嫻娜 (用扇子遮着臉)

伯爵 …… 啊! 她出來了。(粗暴地抓住她的胳膊)——你們想想, 應該怎麼樣處治一

個臭……

[蘇嫻娜垂着頭跪下]

伯爵 不成, 不成!

[費嘉樂在對面跪下]

伯爵 (更大聲) 不成, 不成!

[馬斯憐在他面前跪下]

伯爵（更大聲）不成，不成！

〔全體跪下，除了比利多阿生〕

伯爵（大怒）就算一百個，也不成！

第十九場 所有上一場的人物，伯爵夫人（從別一個亭子走出來）

伯爵夫人（跪下）至少，我湊湊數看。

伯爵（望着伯爵夫人和蘇珊娜）啊！我看見什麼！

比利多阿生（笑）老天爺，是——是太太呀！

伯爵（想扶起伯爵夫人）什麼，是您嗎，伯爵夫人（懇求口氣）祇有寬大的饒恕……

伯爵夫人（笑）您要是站在我們地位，您就會說『不成，不成』了。我哪，我今天第三

次沒有條件答應您。（站起）

蘇珊娜（站起）我也是。

馬斯憐 (站起) 我也是。

費嘉樂 (站起) 我也是。這裏有回聲。(全體站起)

伯爵 回聲！——我想跟他們弄鬼，他們倒對付我像個小孩子！

伯爵夫人 (笑) 別懊悔，伯爵。

費嘉樂 (用帽子抹膝蓋) 像今天一天的事，很夠造成一位大使哪！

伯爵 (對蘇姍娜) 用別針封口的那張條子？……

蘇姍娜 ……是太太口授的。

伯爵 答覆是應該給她的。(吻伯爵夫人的手)

伯爵夫人 大家該得到本份應得的東西。(把錢袋給費嘉樂，把鑽石給蘇姍娜)

蘇姍娜 (對費嘉樂) 又是一份粧奩。

費嘉樂 (拍拍他拿着的錢袋) 一共三份。這一份最難掙。

蘇姍娜 像我們的結婚一樣難。

蔽日 新娘的腕帶，到底給不給我們？

伯爵夫人（拿出她好好兒保留在胸口的帶子，把它扔在地下）腕帶在她的衣服裏面，這就是啦。

〔觀禮的孩子們想揀起它〕

薛侶萍（比他們更敏捷，跑去揀起它，說）想要的跟我爭一下看！

伯爵（笑着對書僮）先生，您這麼容易動火。剛才給您的那一下耳刮子，您覺得有意思嗎？

薛侶萍（退後，把他的劍抽出一半）給我，長官？

費嘉樂（滑稽地生氣）我的嘴巴替他受了這一子耳刮子。瞧，大人物的主持公道就是這個樣子的！

伯爵（笑）他的嘴巴哈哈，您怎麼講，我的親愛的太太？

伯爵夫人（出神，醒回，動情地說）啊，是的，親愛的伯爵。一輩子，不會紛心，我對您發誓。



伯爵（拍拍比利多阿生的牌子）您呢，比利多阿生，現在請問您的意見。

比利多阿生 關——關於我眼見的事，伯爵！天知道，我哪，我——我不知道該對

您說什麼：這就是我的意見。

全體 判斷得好！

費嘉樂 以前我窮就叫人看不起。我顯出有點聰明，就叫人討厭。現在有一個漂亮的媳

婦，有些錢……

霸多老（笑）以後就會有許多人來親近你。

費嘉樂 可以嗎？

霸多老 我懂得人心。

費嘉樂（向觀眾行禮）除掉我的太太和我的錢不算。大家都要賞我臉，待得我好。

〔奏喜劇短曲的前奏曲〕

短曲

第一節

巴斯勒 三份粧奩，頂漂亮的媳婦；

一位丈夫有這些好處！

一位貴人，一位乳臭的書僮，

傻瓜就會吃他們的醋。

一句拉丁文的舊成語

靈巧的人來參詳參詳。

費嘉樂 我知道了……（他唱） *Gaudeant bene nati* ●

巴斯勒 不對……（他唱） *Gaudeant bene nati* ●

## 第二節

蘇珊娜

一位丈夫不忠於太太，  
他到處誇張，大家都樂；  
他的媳婦要有點騷氣，  
他罵，大家都嚴厲對她。  
這種說不通的公平  
應該說出個道理來嗎？  
法律是有力的人造的。（重唱）

## 第三節

費嘉樂·約翰耶路，  
可笑的醋罐，

又要媳婦又要安靜；

他買一匹凶猛的狼狗，

把它放在他的圍牆內。

晚上，啊，多麼可怕的聲響！

狗到處跑，什麼都給它咬，

除了賣狗的那個漢子。（重唱）

#### 第四節

伯爵夫人 有一位，不再愛她丈夫，

很自負，說信得過自己。

另一位，算得做對丈夫不忠，

可是賭咒說她只愛他。

最不瘋的，  
就是謹慎，  
當心婚娶給她的束縛，  
不敢論長說短的那一位。  
(重唱)

## 第五節

伯爵

對一個沒見過世面的女人  
把婦道當作她的生命，  
就算成功也不希罕；  
走江湖的女人萬歲！  
像塊王爺的金錢，  
丈夫的模型祇有一個，  
她作一切人的寶貝。(重唱)

第六節

馬斯憐 大家都認識他的慈母，

都知道他的生命的來源，

其餘一切是個神祕

這就是愛情的祕密。

費嘉樂

(續下去) 這祕密很能夠表示

怎麼樣一個粗人的孩子

有無限的金子的價值。(重唱)

第七節

依照我們命裏的註定，

一個當皇帝，一個管羊，

命運把他們分得遠遠；

但是聰明什麼都能改變。

受人諂媚的許多皇帝，

一伸腿就誰都不理，

服爾德倒長生不死！（重唱）

#### 第八節

薛侶萍

三心兩意的可愛的女性，

您折磨我們的青春，

大家雖然拚命咀咒您，

大家總要回來跟您談情。

觀衆就是您的影子！

他好像叫人瞧不起，

他的歡心大家倒想博取。（重唱）

第九節

蘇珊娜

這愉快的，瘋狂的作品，

要是裏面藏着些教訓，

瞧着好玩好笑的面子，

包涵包涵裏面的大道理。

就是這樣子，聰明的大自然，

迎合我的心理，領導我們

經過快樂，走到它的目的。



## 第十節

比利多阿生 那麼，諸位，這齣喜——喜劇，

你們現——現在欣賞的那一齣，

我要沒弄錯，是描——描寫

聽着戲的好民族的風氣。

遇着壓迫，他咀咒，他怒吼，

他就抵抗，用許——許多法子。

一切結——結束，都用歌曲。①（重唱）

〔跳舞

① 參考第一幕第七場第五對白。

- ⑤ 塞維勒的理髮師的舊事重提。費嘉樂諷示爾多老因為胆子小，所以在塞維勒的理髮師裏面受阿勒瑪維華伯爵的欺負，搶走他的露絲娜。
- ⑥ 就是說：寫喜劇娛樂身體健康的人類。
- ⑦ 包馬囉本人並未有以同教徒的風俗為題材，寫過喜劇。在費嘉樂的結婚之前，服爾德巴公演過他的謬罕默德 (Mahomet)。
- ⑧ 包馬囉的初稿明白地寫巴士提爾監獄 (Bastille)，路易十五大為不滿，謂如果讓費嘉樂的結婚公演，非把巴士提爾監獄毀掉不可，因此下令禁止公演該劇。詳情見譯者序言。
- ⑨ 塞維勒的理髮師的舊事重提。
- ⑩ 原文 *ques a quo* 為法國南部俗語，即「什麼東西」之意，故譯為滬語「啥物事」。
- ⑪ 原文 *Innocent* 有兩種意義：(一)清白無辜 (二)天真爛漫。費嘉樂謂蘇嫻娜是清白無辜的，蘇嫻娜即抓住他所用的 *Innocent* 字，說「你才是 *Innocent* 哪，」意謂他是天真爛漫的。譯文祇能譯出原作的意，而譯不出原文的一語相關的巧妙處。
- ⑫ 本劇另名狂歡的一日。

① 參考這一幕的第七場第三十八對白。

② 西班牙俗例，新娘的腕帶為吉利物品，婚後應當給予他人，得者即獲吉利。

③ 「祝降生於好人家的人快樂！」——拉丁文的成語。

④ 「祝檢着在好人家的人快樂！」——巴斯勒專門改變成語，參考第一幕第十一場最後四對白。這裏他把拉丁文的 *pari*（降生）改為 *pari*（檢着），祇加上一 *N* 字母。費嘉樂所背的成語指阿

勒瑪維華伯爵，巴斯勒改的成語指費嘉樂。

⑤ 參考這一幕的註九。

⑥ 包馬囉的初稿為「一切結束，都用炮火。」後來才改作「歌曲。」初稿意義更深，費嘉樂的結婚為在法國大革命前，費嘉樂以一僕人反抗伯爵，含有革命思想，所以有人稱本劇為大革命的先驅。後來作者把「炮火」二字改作「歌曲」，當時法國人民對於革命以為可以在歡樂中成功，不用流血的。這種思想在大革命前偏佈在法國人民的心裏，所以謂包馬囉的喜劇為法國大革命前人民的心理的反映亦無不可。

版初月八年十三國民華中

刊環活生化文

種七廿第

編主金巴

人 行 發

林 文 吳

所 行 發

社 版 出 活 生 化 文

弄 四 八 三 路 州 福 海 上

所 刷 印

所 刷 印 活 生 化 文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許 不

婚 結 的 樂 嘉 費

著 嘸 馬 包

譯 元 達 吳

角 五 元 二 價 實

#87

277176

87

277176

